

萬 有 文 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宋 文 鑑

(二十)

呂 祖 謙 諡 次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宋 文 鑑

(二十)

呂祖謙證次

國學基本叢書

宋文鑑卷第九十九

論

三國論

晉論

北狄論

三宗論

漢武帝論

漢昭帝論

漢光武論上

漢光武論下

爭論

原諫

通論

三國論

蘇轍

蘇轍

蘇轍

蘇轍

蘇轍

蘇轍

蘇轍

蘇轍

潘興嗣

潘興嗣

潘興嗣

蘇轍

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勇而遇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不足

用也。夫唯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難。鋒起而難平。蓋嘗聞之。古者英雄之君。遇其智勇也。以不智不勇。而後真智大勇。乃可得而見也。悲夫。世之英雄。其處於世。亦有幸不幸耶。漢高祖唐太宗。是以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者也。曹公孫劉。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以勇擊勇。此譬如兩虎相掉。齒牙氣力。無以相勝。其勢足以相擾。而不足以相斃。當此之時。惜乎無有以漢高祖之術制之者也。昔者項籍有百戰百勝之威。而執諸侯之柄。咄嗟叱咤。奮其暴怒。西向以逆高祖。其勢飄忽震蕩。如風雨之至。天下之人。以爲遂無漢矣。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橫塞其衝。徘徊而不得進。其頑鈍稚魯。足以爲笑於天下。而卒能摧折項氏。而待其死。其故何也。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則必有所耗散。而其智慮久而無成。則亦必有所倦怠而不舉。彼欲以其所長。以制我於一時。而我閉門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求。逡巡求去而不能。而項籍固已憊矣。今夫曹公孫權劉備。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相取。而未知以不才取之也。世之言者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備唯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勝。則亦已惑矣。蓋劉備之才。近似於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其道有三焉耳。先據勢勝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廣收信。越出奇之將。以自輔。其所不逮。有果銳剛猛之氣。而不用以深折項籍猖狂之勢。此三事者。有國之君。其才皆無有能行之者。獨有一劉備。近之而未至。其中猶有翹然自喜之心。欲爲稚魯而不能純。欲爲果銳而不能達。二者交戰於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爲而不成。所欲而不遂。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足尚也。嗟夫。方其奔走於二袁之間。困於呂布。而狼狽於

荊州百敗而其志不折。不可謂無高祖之風矣。而終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唯漢高帝爲不可及也夫。

晉論

蘇轍

御天下有道。休之以安。動之以勞。使之安居而能勤。逸處而能憂。其君子周旋揖讓。不失其節。而能耕田射馭。以自致其力。平居習爲勉強。而去其惰傲。厲精而日堅。勞苦而日強。冠冕佩玉之人。而不憚執天下之大勞。夫是以天下之事。舉皆無足爲者。而天下之匹夫。亦無以求勝其上。何者。天下之亂。蓋常起於上之所憚。而不敢爲。天下之小人。知其上之有所憚。而不敢爲。則有以乘其間。而致其上之所難。夫上之所難者。豈非死傷戰鬪之患。匹夫之所輕。而士大夫之所不忍。以其身試之者耶。彼以死傷戰鬪之患。邀我而我不能應。則無怪乎天下之志於亂也。故夫君子之於天下。不見其所畏。求使其所畏之不見。是故事有所不辭。而勞苦有所不憚。昔者晉室之敗。非天下之無君子也。其君子皆有好善之心。高談揖讓。泊然沖虛。而無慷慨感激之操。大言無當。不適於用。而畏兵革之事。天下之英雄。知其所忌。而竊乘之。是以顛沛隕越。而不能以自存。且夫劉聰石勒王光宗祖約。此其姦詐雄武。亦一世之豪也。譬如山林之人。生於草木之間。大風烈日之所咻。而雪霜飢饉之所勞苦。其筋力骨節之所嘗試者。亦已至矣。而使王衍王導之倫。談笑而當其衝。此譬如千金之家。居於高堂之上。食肉飲酒。不習寒暑之勞。而欲以之捍禦山林之勇夫。而求其成功。此固姦雄之所樂攻。而無難者也。是以雖有賢人君子之才。而無益於世。雖有盡忠致力之意。而不救於患難。此其病起於自處太高。而不習天下之辱事。故富而不能勞。貴而不能苦。蓋古之

君子其治天下爲其甚勞而不失其高。食其甚美而不棄其糲。使匹夫小人不知所以用其勇。而其上不失爲君子。至於後世爲其甚勞而不知以自復。而爲之強強。食甚美而無以自實。而爲晉之敗。夫甚勞者固非所以爲安。而甚美者亦非所以自固。此其所以喪天下之故也哉。

北狄論

蘇轍

北狄之民。其性譬如禽獸。便於射獵。而習於馳騁。生於斥鹵之地。長於霜雪之野。飲水食肉。風雨飢渴。之所不能困。上下山坂。筋力百倍。輕死而樂戰。故常以勇勝中國。至於其所以擁護親戚。休養生息。蓄牛馬。長子孫。安居佚樂。而欲保其首領者。蓋無以異於華人也。而中國之士。常憚其勇。畏避而不敢犯。氈裘之民。亦以此恐中國。而奪之利。此當今之所謂大患也。昔者漢武之世。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天下震恐。其後二十年之間。漢兵深入。不憚死亡。捐命絕幕之北。以決勝負。而匈奴孕重墮壞。人畜疲弊。不敢言戰。何者。勇士壯馬。非中國之所無有。而窮追遠逐。雖匈奴之衆。亦終有所不安也。故夫敵國之盛。非鄰國之所深憂也。要在休兵養士。而集其勇氣。使之不懼而已。今天下之勢。中國之民。優游緩帶。不識兵革之勞。驕奢怠墮。勇氣消耗。而戎狄之賂。又以百萬計。轉輸天下。甘言厚禮。以滿其不足之意。使天下之士。耳熟所聞。目習所見。以爲生民之命。寄於其手。故俯首柔服。莫敢抗拒。凡中國勇健豪壯之氣。索然無復存者矣。夫戰勝之民。勇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隨。蓋所以戰者氣也。所以不戰者。氣之蓄也。戰而後守者。氣之餘也。古之不戰者。養其氣而不傷。今之士不戰而氣已盡矣。此天下之所大憂也。昔者六國之際。秦人出兵於山東。小戰則殺將。大戰則割地。兵之所至。天下震慄。然諸侯猶帥其罷散之兵。合從以擊秦。砥礪

戰士激發其氣。長平之敗。趙卒坑死者四十萬人。廉頗收合餘燼。北摧栗腹。西抗秦兵。振刷磨淬。不自屈服。故其民觀其上之所爲。日進而不挫。皆自奮怒。以爭死敵。其後秦人圍邯鄲。梁王使將軍新垣衍如趙。欲遂帝秦。而魯仲連慷慨發憤。深以爲不可。蓋夫天下之士。所爲奮不顧身。以抗強虎狼之秦者。爲非其君也。而使諸侯而帝之。天下尙誰能出身以事非其君哉。故魯仲連非徒惜夫帝秦之虛名。而惜夫天下之勢有所不可也。今尊奉夷狄無知之人。交歡約幣。以爲兄弟之國。奉之如驕子。莫敢一觸其意。此適足以壞天下義士之氣。而長夷狄豪橫之勢耳。愚以爲養兵而自重。卓然獨立。不聽外國之妄求。以爲民望。而生吾中國之氣。如此數十年之間。天下摧折之志復壯。而夫北狄之勇。非吾之所當畏也。

三宗論

蘇轍

黃帝堯舜壽皆百年。享國皆數十年。周公作無逸。言商中宗享國七十五年。高宗五十九年。祖甲三十三年。文王受命中身享國五十年。自漢以來。賢君在位之久。皆不及此。西漢文帝二十三年。景帝十六年。昭帝十三年。東漢明帝十八年。章帝十三年。和帝十二年。唐太宗二十三年。此皆近世之明主。然與無逸所謂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推耽樂之從。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無以大相過也。至其享國長久。如秦始皇。漢武帝。梁武帝。隋文帝。唐玄宗。皆以臨御久遠。循致大亂。或以失國。或僅能免其身。其故何也。人君之富。其倍於人者千萬也。膳服之厚。聲色之靡。所以賊其躬者多矣。朝夕於其間。而無以御之。至於天死者。勢也。幸而壽考。用物多而害民久。於己自聖。輕蔑臣下。至於失國宜矣。古之賢君。必致於學。達性命之本。而知道德之貴。其視子女玉帛。與糞土無異。其所以自養。乃與山林學道者比。是

以久於其位而無害也。傳說之詔高宗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敦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生成憲，其永無愆，嗚呼！傳說其知此矣。

漢武帝論

蘇轍

天下利害不難知也。士大夫心平而氣定，高不爲名所眩，下不爲利所怵者，類能知之。人主生於深宮，其聞天下事至鮮矣。知其一不達，其二不見，其利不睹，其害而好名貪利之臣探其情而逢其惡，則利害之實亂矣。漢武帝卽位三年，年未二十，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帝問太尉田蚡，蚡曰：越人相攻，其常事耳。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帝使嚴助難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棄之？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救，尙何所愬？帝詘蚡議，而使助持節發會稽兵救之。自是征南越，代朝鮮，討西南夷，兵革之禍加於四夷矣。後二年，匈奴請和親，大行王恢請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請許其和，帝從安國議矣。明年，馬邑豪聶壹因恢言匈奴初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帝使公卿議之，安國恢往反議甚苦，帝從恢議，使聶壹買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覺之而去，兵出無功。自是匈奴犯邊，終武帝無寧歲。天下幾至大亂，此二者，田蚡韓安國皆知其非，而迫於利口，不能自伸。武帝志求功名，不究利害之實，而遽從之。及其晚歲，禍災並起，外則黔首耗散，內則骨肉相殘殺，雖悔過自咎，而事已不救矣。然嚴助交通淮南，張湯論殺之，王恢以不擊匈奴亦坐棄市，二人皆罪不至死，而不免大戮，豈非首禍致罪，天之所不赦故耶？

周成王以管蔡之言疑周公。及遭風雷之變。發金縢之書。而後釋然知其非也。漢昭帝聞燕王之譖。霍光懼不敢入。帝召見光。謂之曰。燕王言將軍都郎道上稱蹕。又擅調益幕府校尉。二事屬爾。燕王何自知之。且將軍欲爲非。不待校尉。左右聞者皆伏其明。光由是獲安。而燕王與上官皆敗。故議者以爲昭帝之賢。過於成王。然成王享國四十餘年。治致刑措。及其將崩。命召公畢。公相康王。臨死生之變。其言琅然不亂。昭帝享國十三年。年甫及冠。功未見於天下。其不及成王者亦遠矣。天壽雖出於天。然人事嘗參焉。故吾以爲成王之壽考。周公之功也。昭帝之短折。霍光之過也。昔晉平公有蠱疾。醫和視之曰。是謂近女。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宥。國之大臣。受其寵祿。而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以此譏趙孟。趙孟受之不辭。而霍光何逃焉。成王之幼也。周公爲師。召公爲保。左右前後皆賢也。雖以中人之資。而起居飲食。日與之接。逮其壯且老也。志氣定矣。其能安富貴。易生死。蓋無足恠者。今昭帝所親信。惟一霍光。光雖忠信篤實。而不學無術。其所與共國事者。惟一張安世。所與斷幾事。惟一田延年。士之通經術識義理者。光不識也。其後雖聞久陰不雨之言。而貴夏侯勝。感蒯瞶之事。而賢雋不疑。然後亦不任也。使昭帝居深宮。近嬖倖。雖天資明斷。而無以養之。朝夕害之者衆矣。而安能及遠乎。人主不幸。未嘗更事。而履大位。當得篤學深識之士。日與之居。示之以邪正。曉之以是非。觀之以治亂。使之久而安之。知類通達。強力而不反。然後聽其自用。而無害。此大臣之職也。不然。小人先之。悅之以聲色。犬馬縱之以馳騁。田獵侈之以宮室器服。志氣已亂。然後入之以讒說。變亂是非。移易白黑。紛然無所不至。小足以害其身。

而大足以亂天下。大臣雖欲有言不可及矣。語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故人必知道而後知愛身，知愛身而後知愛人，知愛人而後知保天下。故吾論三宗享國長久，皆學道之力。至漢昭帝惜其有過人之明，而莫能導之以學，故重論之，以爲此霍光之過也。

漢光武論上

蘇轍

人主之德在於知人，其病在於多才。知人而善用之，若己有焉，雖至於堯舜可也。多才而自用，雖有賢者無所復施，則亦僅自立耳。漢高帝謀事不如張良，用兵不如韓信，治國不如蕭何，知此三人而用之不疑，西破強秦，東服項羽，曾莫與抗者。及天下既平，政事一出於何法，令講若畫一，民安其生，天下遂以無事。又繼之以曹參，終之以平勃，至文景之際，中外晏然，凡此皆高帝知人之餘功也。東漢光武才備文武，破尋邑，取趙魏，鞭笞羣盜，算無遺策，計其武功若優於高帝，然使當高帝之世，與項羽爲敵，必有不能辨者。及既履大位，懲王莽篡奪之禍，雖置三公而不付以事，專任尙書，以督文書，繩姦詐爲賢，政事察察，下不能欺，一時稱治，然而異己者斥，非讖者棄，專以一身任天下，其智之所不見，力之所不舉者多矣。至於明帝，任察愈甚，故東漢之治，寬厚樂易之風，遠不及西漢。賢士大夫立於其朝，志不獲伸，雖號稱治安，皆其父子才智之所止，君子不尙者也。

漢光武論下

蘇轍

高帝舉天下後世之重屬之大臣，大臣亦盡其心力以報之，故呂氏之亂，平勃得致力焉，誅產祿立文帝。若反覆手之易，當是時，大臣權任之甚盛，風流相接，知申屠嘉，猶召辱鄧通，議斬晁錯，而文景不以爲悟。

則高帝之用人其重如此。孝武之後此風衰矣。大臣用舍僅如僕隸。武帝之老也。將立少主。知非大臣不可。乃委任霍光。霍光之權在諸臣右。故能翊昭建宣。天下莫敢異議。至於宣帝。雖明察有餘。而性本忌刻。非張安世之謹畏。陳萬年之順從。鮮有能容者。惡楊惲蓋寬饒。害趙廣漢韓延壽。悍然無惻怛之意。高才之士。側足而履其朝。陵遲至於元成。朝無重臣。養成王氏之禍。故莽以斗筲之才。濟之以欺罔。而士無一人敢指其非者。光武之興。雖文武之略足以鼓舞一世。而不知用人之長。以濟其所不足。幸而子孫皆賢。權在人主。故其害不見。及和帝幼少。竇后擅朝。竇憲兄弟恣橫。殺都鄉侯暢於朝。事發請擊匈奴。以自贖。及其成功。又欲立北單于以樹恩。固位。袁安任隗。皆以三公守義。力爭而不能勝。幸而憲以逆謀敗。蓋光武不任大臣之積其弊。乃見於此。其後漢日以衰。及其誅閹顯立順帝。功出於宦官。黜清河王。殺李固。事成於外戚。大臣皆無所與。及其末流。梁冀之害重。天下不能容。復假宦官以去之。宦官之害極。天下不能堪。至召外兵以除之。外兵既入。而東漢之祚盡矣。蓋光武不任大臣之禍。勢極於此。夫人君不能皆賢。君有不能而屬之大臣。朝廷之正也。事出於正。則其成多。其敗少。歷觀古今。大臣任事而禍至於不測者。必有故也。今畏忌大臣。而使它人得乘其隙。不在外戚。必在宦官。外戚宦官更相屠滅。至以外兵繼之。嗚呼。殆哉。

爭論

潘輿嗣

匹夫之賤。猶立子以爭其惡。立友以議其過。況萬乘之貴。呼吸而霜露變。指顧而榮辱移。朝不爭則暮有。彼其害。暮不爭則朝亦然。至有頃刻而不及者。孔子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又曰。商有

三仁焉。比干諫而死。其旨遠矣。或豈無諫與諷歟。譬之疾耳。有緩補逸養而後定。有攻治而後勝。有針砭而後起者。蓋時有緩急。勢有盈虛。先後之理。不可以一途御也。諷者依違而不切。詩所謂主文而譎諫。此緩補逸養之道也。諫者直指其事。爭者嬰其鱗矣。此攻治之不効。而至於針砭也。若堯咨而舜俞。禹拜而益贊。可以無事於諫爭。猶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君臣相與戒飭。兢業如此。後世之君。奚恤而不用哉。昔者漢高帝謂周昌曰。我可如主。昌曰。陛下桀紂之主也。高帝容之。決非桀紂明矣。如使桀紂之君。雖無道。猶用爭臣。亦不失天下矣。

原諫

潘輿嗣

舜命龍曰。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於臯陶謨。則曰。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顏淵問爲邦。孔子曰。遠佞人。舜固聰明睿智。君臣之間。吁謨戒飭。變此而已。顏淵亞聖。亦云遠佞。然則聖哲之慮遠矣。諫之不行也。其原起於近習。始於纖微。成於浸潤。終至于不可禦。人君者。喜則有賞。怒則有誅。不可不察也。蓋未嘗濫誅矣。誅一小臣。則大臣及之。未嘗濫賞矣。賞一佞人。則大佞及之。不窒其源。雖欲救之。將若之何。予故曰。諫之不行。其源蓋起於近習。不可不慮也。

通論

潘輿嗣

昔者井法大壞。而天下之民病矣。然而智者一出。則藏兵於民。藏食於兵。以全制勝。坐而收功。則謂之屯田者是也。漢嘗以數萬之衆。臨氐羌。氐羌固小矣。而議者謂費而勝之。不若以全制也。於是以萬人留田。果無一矢一鏃之費。而虜平矣。曹操出於擾攘之際。憂不先於天下。而憂食不出於兵也。於是大興屯田。

以示天下之形勢。勢莫微於羌。事莫急於操時。顧必先此者。蓋不苟一切之便。而以深久之利爲慮也。昔者兵賦之法大壞。而天下之武備虛矣。然而智者一出。則兵有府。府有帥。帥有統。唐嘗以六十萬之衆。田於近輔之郊。當四方有事時。長戈利戟。奮然而直往。及其無事。則偃兵以就農。故天下之言武備者。必先府兵。今以數十萬之衆。宿於燕秦晉魏之地。半天下之賦。長轂巨軸。逆險遡波而上。不足以給奉養。重商賈之利。出內帑之金。不足以佐費用。無事之時。顧且如此。一有事。則重以四方之兵。倍數而益之。豈惟費廣而坐餉之驕不足。以臨敵也。亦嘗以二十萬之衆。乘於好水之上。隻輪奇馬。無還者。此養之無制。備之不素。故也。夫燕秦晉魏之郊。地非不廣。民非不悍。勇田非盡闢也。一旦索悍勇之民。闢地而殖之。胡爲而不可耶。擇天下之精兵。置之近輔之郊。擬府而爲之制。亦胡爲而不可耶。不及十年。粟必盈於塞下。而黥墨之徒。可坐而鑠也。晁錯削七國。而七國反。主父偃建分封之法。而諸侯不自知其弱。然則屯田府兵之制行。而天下之驕兵。亦不自知其削矣。何憚而不爲也。邊粟已實。屯兵已強。中州之賦益寬。則北狄不敢愛其贖。羌人不敢慢其禮。此以全制勝也。昔之驕。今也悍。勇昔之不足。今也有餘。不幸而有警。內府出節。外府出兵。擁鉞而下。臨燕而燕動。臨秦而秦驚。此所謂廟勝也。荆楚蜀越。四分五裂之地。天下用武之處也。亦不可以不思。及其有事。而欲以巧勝之。不亦拙且緩乎。

宋文鑑卷第一百

論

隋論

李清臣

石慶論

秦觀

漢文帝

曾肇

諱言

張耒

敢言

張耒

李郭論

張耒

邴吉

張耒

秦論

何去非

西晉論

何去非

隋論

李清臣

治天下者以王道不可爲之以吏治。吏治可以苟天下之安而不可久也。純以王道而治者三代是也。吏治與王道雜然而用者漢唐是也。純用吏治者隋文是也。自禹至於桀。自湯至於紂。自武王至于赧。三代之長各數十世。安而不變者幾二千年。自高祖至於孝平。自光武至於獻帝。自高祖太宗至於僖昭。茲二

姓者。或四百年。或三百年。不及於三代之長。而有過於歷世之祚。若隋文帝之有天下。于時亦可謂之治平。而寡事矣。然纔三世。二十九年而亡。其故何也。吏治與王道之効不同也。故三代用王道而長。漢唐雜之以吏治。而不及於三代。隋文專以吏治。而不及於漢唐。是非王道與吏治薄厚之効邪。隋文之九年滅陳。而天下始一。奮勵於爲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之論事。宿衛之人傳殮而食。至于兵革不用。天下無游食之人。戶口歲增。過於兩漢。其富庶而康樂如此。常人之謂太平。而識者皆知其不能久也。何者。無禮義以維持其政。無忠信以固結其臣。教化不足以導其民。紀綱不足以防其後。一切以辯數勤察爲能。處三王之位。而卑卑焉任智數。數文法。此特吏才之尤者耳。非王者之爲也。故王隆謂其終以不學爲累。而房喬於清平之時。而獨知其將亡。彼或用王道。而常爲百世慮。國祚之永。人可得而近測之哉。嘗觀於三代。其爲治之旨。皆本於仁義禮樂。先教化而後刑名。厚道德而薄功賞。其始雖若迂闊。而其成以至於兵寢刑措。暴炙百姓之耳目。浸漬涵揉。百姓之骨髓。其勢蟠大膠固。如置方石於平土之上。天下之形。可以漸亂。而不可以亟壞也。末世中主。德既不及於古。才亦不至於道。所用者皆俗人。而所尙者皆細法。爭於功用。勇於擊斷。謂簿書刀筆之間。可以爲治。語之以王道。則傾背而竊笑。強者爲之。及其盛。猶可以自守。一有勢罅。則怨心紛然。內外皆爲之擾動。姦豪乘其敝而起。其撓天下。如驅羣羊。而蕩王業。如振欵器耳。是故民衆而益亂。地大而益危。嗚呼。彼安知三代有長久難動之法乎。後之王者。鑒於三代兩漢隋唐之事。不恃吏治之安。而留意於王道。其可以長有天下之民矣。

臣聞漢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內修法度。外攘胡粵。封泰山。塞決河。朝廷多事。丞相李蔡、嚴、青、翟、趙、周、公孫、賀、劉、屈、鼂之屬。皆以罪伏誅。其免者平津侯公孫洪、牧丘侯石慶而已。平津以賢良爲舉。首用經術。取漢相。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其免故宜。牧丘鄙人耳。爲相已非其分。又以全終何也。蓋慶之終於相位。非其才智之足以自免也。事勢之流。相激使然而已矣。何則。夫君之與臣。猶陰之與陽也。陰勝而僭陽。則發生之道闕。陽勝而偪陰。則刻制之功虧。僭實生偪。偪亦生僭。兩者無有。是謂大和。萬物以生。變化以成。方武帝卽位之始。富於春秋。武安侯田蚡以肺腑爲丞相。權移人主。上滋不平。特以太后之故。隱忍而不發。當此之時。臣彊君弱。陰勝而僭陽。武安侯既死。上懲其事。盡收威柄於掌握之中。大臣取充位而已。稍不如意。則痛法以繩之。自丞相以下。皆惶恐救過而不暇。當此之時。君彊臣弱。陽勝而偪陰。夫豪傑之士。類多自重。莫肯少殺其鋒。鄙人則惟恐失之無所不至也。當君彊臣弱。陽勝偪陰之時。雖有豪傑。安得而用。雖用之。安得而終。然則用之而終者。惟鄙人而後可也。慶爲相時。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慶。慶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正言。嘗欲治上近臣。反受其過。上書乞骸骨。詔報反室。自以爲得計。既而不知所爲。復起視事。嗚呼。此其所以見容於武帝者歟。夫慶終於相位。是田蚡之所致也。故曰。事勢之流。相激使然而已矣。然則平津之免也。洪之才術。雖不與慶同日而語。至於朝奏暮議。開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旨。如此之類。則與慶相去爲幾何耶。洪與慶爲人不同。其所以獲免者一也。蓋是時非特丞相也。如東方朔、枚臯、司馬相如、嚴助、吾丘壽王、朱買臣、主父偃之屬。號爲左右親幸之臣。而亦多以罪誅。唯相如稱疾避事。朔臯不根持論。以此獲免。由是觀之。

武帝之廷臣鄙人者多矣。豈特慶也哉。故淮南王謀反。惟憚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至說公孫洪等如發蒙耳。嗚呼。如黯者可謂豪傑之士也。

漢文帝

曾肇

予嘗謂治天下本於躬化。而觀漢文帝躬行節儉。以德化民。宜其有以振起衰俗。而賈誼以謂殘賊公行。莫之禁止。其說以背本趨末者爲天下之大殘。淫侈之俗爲天下之大賊。則當時風俗可謂敝矣。豈所謂躬化者。果無益於治哉。蓋文帝雖有仁心仁聞。而不修先王之政。故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則有不忍人之政。而其政必本於理財。理財之法。其定民之大方有四。而任民之職有九。士農工商以辨其名。九穀草木山澤鳥獸材賄絲枲聚斂轉移以辨其職。又爲之屋粟里布。夫家之征。以待其不勤。是故天下無遷徙之業。無游惰之民。其於生財可謂衆矣。至於愛養萬物。必以其道。故尉羅網罟斧斤弓矢皆以時入。而覆巢靡卵。殺胎伐天皆爲之禁。取之又有其時也。於是制禮以節其用。天子都千里之畿。諸侯各專百里之國。卿士大夫至於庶人。莫不有田。而視其位之貴賤。稱其入之厚薄。而爲之法制度數。以待其冠婚賓客。死喪祭祀之用者。隆殺多寡。各適其宜。爲上者謹名分以示天下。而人人安於力分之內。無覬覦於其外。是以淫僻放侈之心不生。而貧富均一。海內充實。無不足之患。然後示之以廉恥。興之以德義。故民從之也輕。方此之時。游惰者無所容。而雖有僭侈之心。亦安所施於外哉。教化之所以成。殘賊之所以熄。蓋出於是也。自秦滅先王之籍。而漢因之。務爲一切之制。由天子至於庶人。無復有度量分界之限。而人人去本趨末。爭於僭侈。高祖嘗禁賈人不得曳絲乘車。其令卒於不行。至文帝之時。商賈富厚。力過吏執。而末

技游食害農者蕃。庶人牆屋之飾。僕妾之衣。皆宗廟之奉。天子之服。則其俗之不善可知矣。而文帝不知修先王之政。以救其敝。方其開籍田以勸耕者。衣弋綈而斥文繡。以示光宗嫌名朴爲天下先。其意美矣。然法度之具不行。而欲以區區之一身率四海之衆。豈非難哉。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爲政。非虛言也。雖然。以彼之德。成之以先王之政。則庶幾三代之賢主哉。

諱言

張耒

高宗自誅長孫無忌。放褚遂良等後。天下以言爲諱者二十餘年。其後一御史嘗抗論一不急事。時謂鳳鳴朝陽。方其以言爲諱也。武氏不出房闈。而取其國。天子自殿陛之下。門闕之外。顛倒錯亂。無由知之。而其左右忠臣良士。豈無良策善計。亦不敢告。故以牝奪雄。坐房奧。奪廟社。犯天下之至不順。爲天下之難成。而有功。此譬如盜入主人之家。執其主。塗其耳目。而唯其所爲。何求而不得哉。張子曰。天將亂人之國。則必使諱人之言。人之愛其身。其寢食起居。有少異焉。而人告之。則必信之。又從而治之。夫如是。則可以終身而無疾。今其寢食起居。類非平人之狀。而其親戚朋友。旁視而不敢告。一日疾作而死矣。太宗以蘭陵公主園賞言者。其直百萬。非好名也。事當然也。

敢言

張耒

漢王鳳以外戚輔政。殺王章。以杜天下能言之口。而梅福以南昌尉上書顯攻之。而不忘。唐文宗時。宦人握禁兵。制天子。樞密使權過宰相。誰敢少忤其意。而劉蕡對策。肆言其惡。斥其篡弑廢立之罪。而明皇時。李林甫爲相。幾二十年。固寵市權。愚瞽其君。內助楊氏之勢。外成祿山之亂。補闕杜璡嘗再上書論事。斥

爲下邦令。林甫以語動其餘曰：立伏馬，終日無聲，飫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爭路絕矣。夫林甫之威，未慘於漢庭之外戚，唐文宗之宦官也。而梅福、劉蕡敢犯之，而林甫徒以區區貶斥，而天下之士震怖如畏虎狼，此其故何也？王鳳得政之初，帝失德未深，猶可與論道理，商成敗，而漢之公卿猶有賢智忠義之士也。文宗大和二年，名臣在朝者，如裴度、李絳、韋處厚之徒，猶數人。公卿侍從之間，差可告語，其勢足以持典刑也。故此二子者，非妄發恣行，而心實有所恃也。若林甫之時，人主淫昏於上，視天下之治亂，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不可與言矣。而朝廷之士，有一介之善，略能別白黑者，則林甫斥逐之，而無餘矣。國中空無人，上下內外皆從君於昏者也。而天下之士雖欲有言，何恃以救其禍乎？此人之所甚畏也。嗚呼！國無善人，國非其國也。可不懼哉！明皇嘗論林甫曰：此子妬賢嫉能，無與爲比，則其時人物可知也。

李郭論

張耒

雄傑好亂之士，可伏以天下之大義，不可掩以匹夫之小數，何也？彼其心甘爲理屈，不肯負人，以其智幸而掩之得志，其後必大亂，凶悖放恣，而後其志乃已。此不可不慎也。漢高祖苟一時之便，僞游雲夢，而執韓信，雖能執信，而信之反心自此生矣。當此時高才智士，亦有輕其君之心，故英布、貫高之亂，繼踵而起者，此非伏英雄之道也。李光弼提孤軍，與安史健虜百鬪百勝，其治軍行兵，風采出郭子儀之右，而當時諸將皆望風伏子儀如敬君父，而光弼之在彭城，諸將已不爲使。子儀能使吐蕃謂父，而史思明乃上書請誅光弼，大抵光弼之實不及子儀之名，子儀安坐而有餘，光弼馳騁而不足。余嘗思其故，讀史思明傳。

見光弼使烏承恩潛殺史思明事。而後知李郭之優劣。蓋子儀之爲人。至誠不欺。主於忠信。其胸中洞然。大人也。故靜則人安其德。動則人伏其義。光弼用烏承恩。使襲殺史思明。此雖狡夫猾虜之常態。意其人雖雄悍驍勇。而中有所不可保信者。市井之智。盜賊之謀。有時而用之也。不然。何以召史思明之悔。而田承嗣之膝。獨爲尙父屈歟。此於伏人之道小矣。嗚呼。成事以材。不若以德。服人以智。不若以理。惟德與理。始鈍終利。以之治大。以之行遠。未之有悔也。

邴吉

張耒

邴丞相爲人至深厚也。余獨有恨焉。虜入雲中。詔問丞相御史以虜所入。郡吏御史不能對。得譴責。而丞相能具知見。謂憂邊思職。夫吉之能知。馭吏之力也。夫平日不知從事於其所當急。而一時際會於他人之力。亦可以爲微幸。謂之眞憂邊思職也。可乎。因微幸以得譽。遂從而冒之。坐視人之得譴責。而不分謗。則亦少欺矣。龔遂因王生一言。天子以爲長者。遂不敢以爲出已。曰。此乃臣議曹教臣。夫遂之能歸功於君。其善微。而不冒人之善。其德厚矣。方天子讓御史。吉如曰。臣與御史等耳。臣之僕有先白臣者。臣是以知之。此其爲能。豈獨憂邊思職而已哉。世人有未嘗射。挾弓注矢。一發而中。不知者曰。天下之善射者也。其人不讓。則知之者笑之矣。邴吉脫宣帝於死。能絕口不道。獨貪一馭吏之功。殆必不然。傳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吉未之思歟。夫冒微幸之福。而安處之。此庸人之所常行。獨爲邴丞相恨也。

秦論

何去非

兵有攻有守。善爲兵者。必知夫攻守之所宜。故以攻則克。以守則固。當攻而守。當守而攻。均敗之道也。方

天下交臂相與而事秦之彊也。秦人出甲以攻諸侯。蓋將取之也。圖攻以取人之國者。所謂兼敵之師也。及天下攘袂相率而叛秦之亂也。秦人合卒以拒諸侯。蓋將却之也。圖拒以却人之兵者。所謂救敗之師也。兼敵之師。利於轉戰。救敗之師。利於固守。兵之常勢也。秦人據崤函之阻。以臨山東。自繆公以來。常雄諸侯。卒至於并天下。而王之。豈其君世賢耶。亦以得乎形便之居故也。二世之亂。天下相與起而亡秦。不三歲而爲墟。以二世之不道。顧秦亦何足以亡。然而使其知捐背叛之山東。嚴兵拒關。爲自救之計。雖以無道行之。而山西千里之區。猶可歲月保也。不知慮此。乃空國之師。以屬章邯。李由之徒。越關千里。以搏寇。而爲鄉日堂堂兼敵之師。亦已悖矣。方陳勝之首事。而天下豪傑爭西嚮而誅秦也。蓋振臂一呼。而帶甲者百萬。舉麾一號。而下城者數十。又類皆山林倔起之匹夫。其存亡勝負之機。取決於一戰。其鋒至銳也。而章邯之徒。不知固守。所以老其師。乃提孤軍。棄天險。渡漳踰洛。左馳右驚。以嬰四合之鋒。卒至於敗。而沛公之衆。揚袖而入空關。雖二世之亂。足以覆宗。天下之勢。足以夷秦。而其亡遂至於如此之亟者。用兵之罪也。夫秦役其民。以從事於天下之日久矣。而其民被二世之毒未深。其勇於公關樂於衛上之風聲氣俗猶在也。而章邯之爲兵也。以攻則不足。以守則有餘。周文常率百萬之師。傳於戲下矣。章邯三擊而三走之。卒殺周文。使其不遂。縱以搏敵。而坐關固守。爲救敗之師。關東之士。雖已分裂。而或秦未潰也。或曰。七國之反漢也。議者歸罪於吳楚。以爲不知杜成臯之口。而漢將一日過成臯者數十輩。遂至於敗亡。今豪傑之叛秦。而罪二世之越關搏戰何也。嗟夫。務論兵者。不論夫者。不論其逆順之情。與夫利害之勢。則爲兵亦疎矣。夫秦有可亡之形。而天下之衆亦銳於亡秦。是以豪傑之起者。因民志也。關東非爲

秦役矣。漢無可叛之釁。而天下之民無至於負漢。則七國之起。非民志矣。天下皆爲漢役者也。以不爲秦役之關東。則二世安得卽其地而疾戰其民。以方爲漢役之天下。則漢安得不趨其所而疾誅其君。此戰守之所以異術也。昔者賈誼司馬遷。皆謂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則山西之地可全而有。卒取失言之譏於後世。彼二子者。固非愚於事機者也。亦惜夫秦有可全之勢耳。雖然。彼知秦有可全之勢。而不知至於子嬰。而秦之事去矣。雖有太公之佐。其如秦何哉。

西晉論

何去非

天下之禍。不患其有可觀之迹。而發於近。而患其無可窺之形。而發於遲。有迹之可觀。雖甚。愚怯必加所警備。而發於近者。其毒嘗淺。無形之可窺。雖甚。智勇亦忽於防閑。而發於遲者。其毒常深。昔者五胡之禍。晉室其起者。非一朝一夕也。探其基而積之。乃在於數百歲之淹緩。國更三姓。而歷君數十。平居常日。不見其有可窺之形。是以一發而莫之能支。夫非無形也。蓋爲禍之形。常隱於福。爲福之形。常隱於禍。人見其爲今日之禍。福而已。不就其所隱。而逆窺之。是以於其未發。皆莫覩其昭然之形。此其爲禍。至於不可勝救也。先王之制夷狄。於要荒也。甚惡。其猾夏而亂華。未嘗不欲驅攘而擯之。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夷蠻戎狄之君。立於四門之外。使無與乎備物盛禮之觀。後世之君。幸其衰敝。而悅其向服也。因內徙而親之。其事肇於漢之孝宣。漸於世祖。而盛於魏武。或空其國。而罷徼塞之警。或藉其兵。而爲寇敵之扞。夫既去其侮。而又役其力。可謂世主之大欲。國家之盛福矣。不知積之既久。而大禍之所伏。一旦洵然而發。若決防水。莫之能遏。晉爲不幸。而適當之。以其平居常日。不觀其昭然之形故也。昔者孝宣承武帝攘擊匈奴。

之威。會五單于內爭。始納呼韓邪。使之依阻塞下。稍通五原。而來其朝。至于孝元。而呼韓邪乃願保塞。而請罷邊備。賴侯應之策。以爲自孝武攘之幕北。奪其陰山。匈奴失所蔽隱。每過陰山。未嘗不哭其喪亡也。今罷備塞。則示之大利。元帝雖報謝焉。自是胡人亦浸而南顧。漢亦甚悅其來。而不之却也。世祖因匈奴日逐之至。遂建南廷。以安納之。稍內居之。西河美稷。而其諸部。因遂屯守北地。朔方五原。代郡雲中。定襄鴈門之七郡。而河西之地。鞠爲虜區。加徙叛羗。錯置三輔。魏武復大徙武都之氏。以實關畿。用禦蜀寇。而匈奴五郡。皆居汾晉。而近在肘腋矣。於晉之興。大率中原半爲夷居。元海匈奴也。而居晉陽。石勒羯人也。而居上黨。姚氏羗也。而居扶風。符氏氏也。而居臨渭。慕容鮮卑也。而居昌黎。種族日蕃。其居處飲食。皆趨華矣。而其桀暴貪悍。樂鬪喜亂之志態。則亦無時而變也。是以元海一倡。而并雍之胡。乘時四起。自長淮之北。無復晉土。而爲戰國者幾二百年。所謂發於遲而爲毒深也。雖然。彼之內徙而聽役也。亦迫於制服之威。而其情未嘗不懷土而思返。固甚怨夫中國羈拘而賤侮之也。是以劉猛發憤而反於晉。事雖不濟。而劉氏諸部。未嘗一日而忘之也。自魏而上。非無明智之主。足以察究微漸。爲子孫萬世之慮。然皆安其內附。或樂用其力。唯恐不能鳩令而牧役之。雖有夫爲禍之形。皆不爲之深思遠慮。就其所伏而消厭之。由晉而下。自武帝之平一吳會。徧撫天下。固無藉乎夷狄之助矣。苟於此時。有能探其所伏之禍。而逆制焉。因其懷返之情。加之恩意。以導其行。爲之假建名號。而廩資之。使各以種族而還之舊土。彼樂引輕去。而惟恐其後也。然後嚴斥障塞。使有華夷內外之辨。後雖有警。則無至發於肘腋之間。而被不可勝言之禍矣。雖然。自非明智果斷之主。爲子孫後世之慮。則不能決於有爲。以救其未發之深禍也。彼晉武自平

一吳會方以侈欲形於天下。其能及此乎。雖郭欽抗疏。江統著論。其言反復切至。皆恬然不爲省。方抱虎而熟寐爾。嗟乎。爲天下者。無恃其爲平日之福。而忽其所隱之禍也。

宋文鑑卷第一百一

論

明皇論

崔鷗

楊嗣復論

崔鷗

察言論

唐庚

憫俗論

唐庚

義

公食大夫義

劉敞

士相見義

劉敞

致仕義

劉敞

明皇論

崔鷗

穆王戒太僕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仲虺告成湯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夫實凡也。而自以爲聖。則偃然以天下爲莫己若。以天下爲莫己若。則有罪不聞。有過不改。禍亂之形成。而卒以不悟。是亡之道也。以唐考之。克有天下者十有八王。而不以諛臣之故。別加稱號者。高祖太宗睿宗文宗四君而已。其餘皆立虛名。而開元天寶之間。羣臣至六上尊號。嗟乎。諛亦甚矣。而明皇受而不辭。蓋

將自以爲聖者歟。其播越流離。至於亡國。非不幸也。夫加以天地道德聖神文武之號。兼覆載之大美。極古今之徽稱。彼其臣遂以爲誠爾耶。直以爲吾君好諛喜佞。故逢之也。以爲誠爾。則天不以號。然後推其高地。不以名。然後推其厚。三皇無有也。五帝無有也。自古賢君懿主。皆無有。而吾祖宗亦無有也。彼其後世中君。幽主獨有之。是直以好諛喜佞待吾君。而以諛佞逢之人。君之賊也。聖矣夫。光武之爲君也。詔天下。上書不得言聖。明矣哉。顯宗之爲君也。曰先帝詔書。禁人言聖。自今有過稱虛譽。尙書宜抑而不省。示不爲諂子。嗟也。嗚乎。姦人之情得矣。其成建武永平之盛。有以矣夫。

楊嗣復論

崔鷗

氣類所合。物莫能間。君臣相與。必有所謂合者。君子不之察。欲彊以口舌折姦人之鋒。勢必不振。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一也。人情逆之則怒。順之則喜。毀之則怒。譽之則喜。小人性便諛佞。志在詭隨。而君子任道直前。有犯無隱。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二也。君子正直是與。不妄說人。而小人竊爵祿。以植朋黨。竭智力以市內援。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三也。君子難進而易退。小人易進而難退。易進則常在上。以制人。難進則常在下。而爲人所制。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四也。君子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虐幼賤。不畏高明。而小人之於人。失勢則鼠伏以事之。得勢則虎步以凌之。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五也。君子窮則以命自安。而不尤人。達則以恕存心。而不害物。小人在下則不安。而懷毒以伺上。居上則快意。而肆虐以害人。此小人所以常勝。而君子所以常不勝。六也。君子一有不安於其心。則畏君畏親。畏天畏人。而小人欲濟其姦。則欺君欺親。欺天欺人。無不可者。此小

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七也。君子厲廉節。崇名譽。小人苟獲其欲。則天下賤之而不羞。萬世非之而不辱。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八也。君子於言欲訥。於行欲敏。有過則改。見義則服。而小人矜利口。以服人。喜姦言而文過。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九也。天下善人少。不善人多。故君子爲國求人。難於選拔。而凶邪一嘯。則千百爲羣。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十也。君子不念舊惡。以德報怨。而小人忘恩背義。至以怨報德。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十一也。君子有若無。實若虛。有功不矜。有善不伐。而小人無而爲有。虛而爲盈。露巧而揚能。矜功而賣善。以惑時君。以冀徼倖。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十二也。君子小人之不敵。亦明矣。此鄭覃陳夷行所以罷黜。李德裕所以謫死窮荒。逢吉宗閔楊嗣復輩。所以卒乎翔伴而得計。豈足怪哉。

察言論

唐庚

古之人臣。抵掌緩頰。說人主以用兵者。其言未嘗不引義慷慨。豪健俊偉。使聽者踊躍激發。奮然而從之。至考論其心。則有爲國計者。有爲身謀者。是不可以不察也。今夫戰則除害於時。不戰則遺患於後。此有必勝之勢。彼有必敗之道。思慮深熟。利害之形。了然於胷中。知其決不誤國。而後爲之。若此者。爲國計非身謀也。張華裴度是已。天下旣平。謀臣宿將。以候就第。杜門却掃。無所用其奇。則瞋目扼腕。爭爲用兵之說。庶幾有以騁其智勇。而舒其意氣。若此者。爲身謀非國計也。臧宮馬武是已。國家無事。貪財嗜利之臣。無所僥倖。則必鼓倡兵端。以求其所欲。兵革一動。則金錢貨幣。玉帛子女。何求而不得。若此者。爲身謀非國計也。陳湯甘延壽是已。官崇祿厚。無所羨慕。惴惴然唯恐一日失勢。而不得保其所有。則必建開邊之

議以中人主之欲。以久其權。若此者。爲身謀。非國計也。楊國忠是已。前侯故將。失職之臣。負罪憂畏。思有以撼動其君。則爭議邊功。以希復進。若此者。爲身謀。非國計也。竇憲是已。古之人臣。逆節已萌。而功效未著。人心未服。則未嘗不因戰伐之功。以收天下之望。若此者。爲身謀。非國計也。桓溫劉裕是已。嗟乎。秦漢以來。說人主以用兵者多矣。或勝或不勝。要之爲國計者。至少。爲身謀者。如此其多途也。可不鑒哉。可不戒哉。

憫俗論

唐庚

自古諸侯。風俗小大。曷嘗不與其國相稱。齊地負海。膏壤二千里。則其俗闊達寬緩。而多智。全晉未分時。在春秋世。最爲彊國。則其俗用意深遠。有古帝王之遺風。鄒魯居洙泗之間。迫於齊楚。國小而地狹。則其俗亦復齷齪而謹畏。今天下大矣。堯舜三代之地。蓋不至於此。民生其間。耳之所聞。目之所睹。體之所安者。壯矣。而風俗之大。不足以稱之。有是理否。風俗非一事。要以人材爲本。今士大夫達時變。識事情。警敏有餘矣。至於學治道。通大禮。氣力度量。足以支久而任重者。未可多得。是豈無有也。有而不容於時。今之建言者。類皆薄物細故。非天下所以治亂安危。而士之所言。亦不過趣一切辨治而已。非能有益於宗廟社稷也。學術小故。無大論議。力量狹。故無大功名。以爲上世悉然。則前此風俗。嘗廣矣。當是之時。唯恐其疏爾。形勢非有不同。年表日曆。非甚相遠。而更病其隘。是必有說矣。吾聞江海之水。必有吞舟之魚。通邑大都。必有千金之家。以四方萬里之國。而非得恢今上宏遠之風。以充之。是猶衣九尺之衣。束十圍之帶。高視闊步。而血氣不逾中人也。可乎。建武永平之治。未必優於西京。而風俗不及者。正其小也。傳曰不

知其形視其影也。今百工之所造商賈之所鬻士女之所服者日益狹陋而一時人物大率悍而短小此非其影耶。古之化俗惡者可使爲善邪者可使爲正今俗非有他也獨患小爾顧不可使知大乎。

義

公食大夫義

劉敞

食禮公養賓國養賢一也。親之故愛之。愛之故養之。養之故食之。食而弗愛猶象之也。愛而弗敬猶蓄之也。饗禮敬之至也。食禮愛之至也。饗爲愛弗勝其敬。食爲敬弗勝其愛。文質之辨也。公使大夫戒必以其爵恭也。已輕則卑之。已重則是以其貴臨之也。賓三辭聽命。言是禮之貴弗敢當也。弗敢當故難進也。公迎賓于大門內。非不能至于外也。所以待人君之禮也。臣之意欲尊其君子之意欲尊其父。故迎賓于大門內。所以順其爲尊君之意也。三揖至于階。三讓而升堂。充其意諭其誠也。於廟用祭器。誠之盡也。君子於所尊敬不敢狎。不敢狎故神明之。故忠臣嘉賓樂盡其心也。大夫立于東夾南西而北上。士立于門東北面西上。小臣東堂下南面西上。宰東夾北西面北上。內官之士在宰東北面南上。百官有司備以樂養賢也。設筵加席几。致安厚之儀也。公設醬然後宰夫薦豆菹醢。士設俎。公設大羹然後宰夫設鉶啓筮。言以身親之也。賓徧祭。公設梁。宰夫膳稻。士膳庶羞爲殷勤也。賓三飯。飯梁以涪醬。此君之厚已也。賓必親徹。有報之道也。庭實乘皮。侑以束帛。雖備物猶欲其加厚焉也。公拜送終之以敬也。有司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不敢褻其餘也。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庶羞二十。其餘衰。是見德之殺也。君子之言曰。愛人者使人愛之者也。敬人者使人敬之者也。親人者使人親之者也。自卑者使人尊之者也。是故公養賓國

養賢其義一也。未有愛之敬之親之尊之。而其位不安者也。未有不愛不敬不親不尊。而能長有其國者也。將由乎好德之君。則將飴焉。唯恐其不足於禮。將由乎驕慢之君。則將曰是食於我而已矣。故禮君子所不足。小人所泰也。孔子食於少施氏。將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將殮。主人辭曰不足。殮也。孔子退曰。吾食而飽。少施氏有禮哉。故君子難親也。將親之。舍禮何以哉。

士相見義

劉敞

自天子至于庶人。皆有摯。摯者致也。所以致其志也。天子之摯鬯。諸侯玉。卿羔。大夫鴈。士雉。鬯也者。言德之遠聞也。玉也者。言一度不易也。羔也者。言柔而有禮也。鴈也者。言進退之時也。雉也者。言死其節也。故天子以遠德爲志。諸侯以一度爲志。卿以有禮爲志。大夫以進退爲志。士以死節爲志。明乎志之義。而天下治矣。故執斯摯也者。執斯志者也。君之摯以事神。臣之摯以養人。惟君受摯者。惟君受養也。非其君則辭摯。不敢當養也。古者非其君不仕。非其師不學。非其人不友。非其大夫不見。士相見之禮。必依於介紹。以言其不苟合者也。必依於摯。以言其以道親也。苟而合。唯小人而不恥者能之。君子可見也。不可屈也。可親也。不可狎也。可遠也。不可疎也。賓至門。主人三辭。見賓稱摯。主人三辭。摯所以致尊嚴也。大夫以禮相接。士以禮相諭。庶人以禮相同。然而爭奪興於末者。未之有也。人苟爲悅而相親若者。未必爭。苟爲簡而相親若者。未必怨。是故士相見之禮者。人道之大也。所以使人重其身。而毋邇於辱也。所以使人審其交。而無邇於禍也。唯仕於君者。召而往。未仕而見於君者。冠而奠摯。在邦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君雖召不往也。是故雖有南面之貴。千乘之富。士之所以結者。禮義而已矣。利不足稱焉。刑罰行於國所

誅者好利之人也。未有好利而其俗不亂者也。無介而相見。君子以爲諂。故諸侯大國九介。次國七介。小國五介。

致仕義

劉敞

自頃有司屢言士大夫過七十而不致政。請引籍校年而却之。天子弗忍也。以詔戒告之而已。予謂致仕之義。君非使之。臣自行也。宜乎天子弗忍督迫之。而以詔書戒告也。然而天下之老臣猶自若也。甚矣夫其非天子之意也。故作致仕義。致仕之義。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仕。君非使之也。臣自行也。臣雖行之。君曰。是猶足以佐國家社稷也。留之不可失也。於是乎有凡杖之賜。安車之錫。所以致留之也。君留之。臣曰。吾不可貪於人之榮。不以園於人之朝。不可塞於人之路。再拜稽首反其室。君不彊焉。義也。母奪其爵。母除其祿。母去其榮。邑終其身而已矣。此古者致仕之義也。此之謂上下有禮。故古者大臣讓。小臣廉。庶人法。百姓不競。由此道也。是以古之爲臣者。不四十不祿。不五十不爵。不七十不致事。四十而祿。爲不惑也。五十而爵。爲知命也。七十而致事。則以養衰老也。不惑。故可與謀大計矣。知命。故可以受大寵矣。養衰老。故可以全節儉。教百姓矣。故古之仕者。爲道也。非爲食也。爲君也。非爲己也。爲國也。非爲家也。是以時進則進。時止則止也。是以進不貪其位。止不慕其權也。凡致仕之義。君曰。畜犬馬不可盡其力。而況士大夫乎。是雖誠賢也。雖誠智也。吾不可盡其力也。此恩之至也。臣曰。爲人臣者。不顧力。雖然。吾力不足矣。不可以當社稷之役。而蒙干戈之任矣。不可以勞夙夜之慮。而苟旦暮之利矣。全而歸焉。亦可已矣。此義之至也。故君以恩御臣。臣以義事君。貪以是息。而讓以是作。今之人則不然。仕非爲道也。而爲食也。非爲君也。而

爲己也。非爲國也。而爲家也。是以進不知止。而困不知恥也。是以當老者。上雖屢督教之。而猶莫從也。有司雖痛詆發之。而猶莫顧也。此無它。廉讓之節不素厲。而賞罰之政混也。然則奈何。曰。必引籍校年而命之退。則薄於恩。而殺於義。必母引籍校年而待其退。則疾貪位。而害民蠹國。均之二者。莫若察有功者。而必賞之。無問其齒焉。察無功者。而必廢之。無問其齒焉。彼知賞不出於有功。廢不遺於無功也。則震而自謀矣。震而自謀。則賢不肖去。與就決矣。如是亦焉用引籍校年而命之退。以損吾義哉。今夫無功與有功者。皆雜然莫辨也。彼所以得偷容於其間也。故夫偷容之人。而欲其畏義由禮。以自潔於繩墨之外。是難能也。聖王之治也。非禮義所誘。則毆之以法。歐之以法。亦不廢其禮義之指。故此法之毆也。嗚呼。爲致仕而卒以法毆也。不已薄乎。其亦出於不得已而爲之者乎。然則又何憚而不爲哉。

宋文鑑卷第一百二

策

內帑

敍燕

息戍

兵制

根本

明禁

責臣

言治

明禮

去宄

內帑

王者官天下。家六合。風化普暨。孰非王土。經產雜出。悉爲邦賦。故守之以至德。推之以大公。調度所共。皆有藝極。國計之外。不聞私積。周禮內府受九貢。以待邦之大用。外府供百物。以待邦之小用。以此故有內

田況

尹洙

尹洙

尹洙

石介

石介

石介

劉敞

蔡襄

蔡襄

田況

外之異。非天子之私藏也。若或任聚斂之臣。規蘊蓄之厚。雖恭儉之主。嗇用而致。然於德音無所益也。況繼統之君。席有其富。或肆侈靡。以遺患乎。唐明皇踐祚之初。銳意於理。躬履儉德。述宣醲化。後之言治者。比開元如正觀。逮乎末年。乃恃泰寧。內縱奢樂。權臣怙寵。巧說媚上。以謂賦稅所取。則歸之有司。以濟用度。進獻所入。當納于天子。以奉宴私。明皇悅之。遂爲瓊林大盈之庫。王鉷每歲進錢百億。皆云不出租庸。侵牟黎元。厚餌寇盜。厥後章阜李兼杜亞劉贊之徒。競爲貢奉。曲祈恩寵。至於裴肅窮賈鬻之利。以遷廉察。嚴綬傾軍府之資。以拜刑曹。末俗流風。遂而莫禦。陸贄嘗爲德宗備陳其失。可謂切至端嚴之論也。國家開疆窮朔南。建號侔周漢。舟車所達。上給中都。而計利之司。稽勾繁廣。研及圭撮。歲求倍蓰。加以鳴社慶辰。升煙大祀。冊禮昭緝。容典交修。九州之人。無不咸獻其力。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衰於公賦。輸之內帑。雖異乎唐室方貢之物。然亦非邦計之羨餘也。往歲軍須不充。計臣致請。內出錢幣。謂之假貸。職掌之者。旋復追索。經遠之士。咸以爲非。且王者之於貨財。豈有內外。國家之有天下。豈有公私。使外足而內不足。君孰與不足。私足而公不足。君孰與足。昔漢文之享御也。施利澤。省繇費。民有餘力。國有滯財。孝武得不因其資。而騁嗜奔慾。翫兵黷武。用旣殫費。執不可已。於是桑羊孔僅之徒。專務功。而權酤算緡。坐市販物。鹽鐵鈇趾。株送補卹之法。流弊於千古矣。嚮非高祖文帝之德。沿著於前。昭帝霍光之勤。休息於後。則生民虛耗。未易集也。靈帝之世。多蓄私藏。中上方歛諸郡之歛。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繒。民困調繁。目爲導行之費。漢家業衰於此矣。漢室尙爾。矧陳隋之末世乎。是府庫之積。不爲私也。章章矣。今縱未能盡出所積。以付道司。亦當眎豐凶之年。卹疲羸之俗。去出納之吝。通內外之財。俟乎下民寬饒。大計盈

給然後內於別藏。歛其餘貲。亦不爲過也。抑又聖人大寶曰位。見於易繫。天子不私求財。存乎書法。蓋寶乎位。則它物非足寶。私乎財。則何舉不爲私。以是而言。所本尤大。若天心獨捨。近謀遠。則無窮之慶。及於萬嗣矣。

敘燕

尹洙

戰國世。燕最弱。二漢叛臣。持燕挾虜。箠能自固。以公孫伯珪之彊。卒制於袁氏。獨慕容乘石虎亂。乃并趙。雖勝敗異術。大槩論其彊弱。燕不能加趙。趙魏一。則燕固不敵。唐三盜連衡百餘年。虜未嘗越燕。侵趙。魏是燕獨能支虜也。自燕覆於虜。虜日熾大。顯德世宗雖復三關。尙未盡燕南地。國初虜與并合。勢益張。然止命偏師備禦。師伐蜀伐吳。秦然不以兩河爲顧。是趙魏足以制虜明矣。并寇旣平。悉天下銳。專力於虜。不能攘尺寸地。頃嘗以百萬衆駐趙魏。訖敵退莫敢抗。世多咎其不戰。然我衆負城有內顧心。戰不必勝。不勝則事亟矣。故不戰未當咎也。原其弊在兵不分。設兵爲三壁于爭地。犄角以疑其兵。頓堅城之下。乘間夾擊。無不勝矣。蓋兵不分有六弊。使敵蓄勇以待戰。無他支梧一也。我衆則士怠二也。前世善將兵者。必問幾何。今以中才盡主之。三也。大衆儻北。彼遂長驅。無復顧忌。四也。重兵一屬。根本虛弱。織人易以干說。五也。雖委大柄。不無疑貳。復命貴臣監督。進退皆由中御。失於應變。六也。兵分則盡。易其弊。是有六利也。勝敗兵家常勢。悉內以擊外。失則舉所有以棄之。苻堅淝水。哥舒翰潼關。是也。是則制敵在謀。不在衆。以趙魏燕南。益以山西。民足以守。兵足以戰。分而帥之。將得專制。就使偏師挫衄。它衆尙奮。詎能繫國安危哉。故師覆于外。而本根不搖者。善敗也。昔者六國有地千里。師敗於秦。散而復振。幾百戰。猶未及其都。

守國之固也。陳勝項梁舉關東之衆，朝敗而夕滅。新造之勢也。以天下之廣，謀其國不若千里之固，而襲新造之勢，徼幸於一戰，庸非惑哉！兵久弭，士大夫誦聖，謂百世不復用，非甚妄者不談。然兵果廢則已，儻後世復用之，鑒此少以悟世主，故迹其勝敗云。

息戍

尹洙

國家割棄朔方，西師不出三十年，而亭徼千里，環重兵以戍之。雖種落屢擾，卽時輯定。然屯戍之費亦已甚矣。西戎爲寇，遠自周世，西漢先零，東漢燒當，晉氏羌，唐禿髮，歷朝侵軼，爲國劇患。興師定律，皆有成功。而勞弊中國，東漢尤甚。費用常以億計。孝安世，羌叛十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及段紀明，用裁五十四億，而剪滅殆盡。今西北涇原、邠寧、秦鳳、鄜延四帥，戍卒十餘萬，一卒歲給無慮二萬，平騎卒與穴卒較，其中者總廩給之數，恩賞不在焉。以十萬較之，歲用二十億。自靈武罷兵，計費六百餘億。方前世數倍矣。平世屯戍，且猶若是，後雖無它警，不可一日輟去。是十萬衆有益而無損明也。國家厚利募商入粟，傾四方之貨，然無水漕之運，所輓致亦不過被邊數郡。爾歲不常登，廩有常給，頃年亦嘗稍匱矣。儻其乘我荐飢，我必濟師，饋餉當出於關中，則未戰而西夏已困，可不慮哉！按唐府兵，上府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爲今之計，莫若籍丁民爲兵，擬唐置府，頗損其數。又今邊鄙雖有鄉兵之制，然止極塞數郡，民籍寡少，不足備敵。料京兆西北數郡，上戶可十餘萬，中家半之，當得兵六七萬，質其賦，無它易賦以泉石者，不易以五穀畜馬者，又蠲其雜徭，民幸於庇宗，樂然隸籍。農隙講事，登材武者爲什長，隊正，盛秋旬閱，常若寇至，以關內河東勁兵，傅之，盡罷京師禁旅，慎簡守帥，分其統，專其任，分統則

柄不重專任則將益勵堅於守備習其形勢積粟多教士銳使虜衆無隙可窺不戰而懼兵志所謂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其廟勝之策乎。

兵制

尹洙

今之戎狄地兼燕涼。然疆大之勢。未過乎前世。中國士卒。專力武事。非若古者籍兵於民。農戰兼用者也。是中國兵勝於古。夷狄不勝於古也。古者中國鞭笞四夷。而役屬者有之。給繒帛以懷來者有之。與之戰或勝。或負者有之。今厚賂以厭其求。惟恐不及。或與之較。未嘗一勝焉。其故何哉。非夷狄之兵彊。非中國之兵弱。法制之失也。何謂法制之失。以吏事而制戎事也。爲今而言。策之長在戰與守。策之失在禦與救。廢策之長。用策之失。所以亟敗也。假以虜事言之。若聞其將寇我境。我之大將。不計敵衆寡之勢。不論戰遲速之利。必分兵禦之。禦之不勝。制令者曰。吾知出兵而已。行者曰。吾知奮命而已。朝廷必薄其責。議者亦置其罪。苟不禦之。雖全其師。朝廷誅其逗留。議者稱其畏懦。此所以必禦之也。若聞一城被圍。不計受攻之急。緩。不論城壘之堅脆。必盡銳救之。救之不勝。制令者曰。吾知救之而已。行者曰。吾知死之而已。朝廷必薄其責。議者亦置其罪。苟不救之。雖城獲全。朝廷咎其不進。議者言其坐觀。此所以必救之也。禦與救。非將之罪也。以吏事制戎事。法制之失也。或曰。禦亦戰也。救亦戰也。禦與救皆爲失策。何謂戰爲長策也。夫禦與救非利戰。不得已而戰也。非我利。則敵之利也。所謂戰者。我利則戰。不利則不戰。先計而後戰者也。先計而後戰。鮮不勝矣。不幸而不勝者。將之罪也。然則中國之爲守備久矣。何得謂守爲長策。而廢不用也。所謂守者。方面之守。非一堡一障之守也。非尺寸之地守也。今敵入吾地。不計衆寡利害而禦之。

敵圍吾城。不計堅脆急緩而救之。禦之必敗。救之必敗。兵潰于外。民潰于內。失所以爲守矣。守方面者。異于是。使城自守。毋望救兵之出。蓋兵不出則勢不分。勢不分則有以待之。夫待之者不戰則敵疑。作戰則敵懼。必戰則敵北。能守所以辦戰。能戰所以濟守。明戰守之利。而不得志於夷狄者。未之有也。

根本

石介

善爲天下者。不視其治亂。視民而已矣。民者國之根本也。天下雖亂。民心未離。不足憂也。天下雖治。民心離可憂也。人皆曰。天下國家。孰爲天下。孰爲國家。民而已。有民則有天下。有國家。無民則天下空虛矣。國家名號矣。空虛不可居。名號不足守。然則民其與天下存亡乎。其與國家衰盛乎。自古四夷不能亡國。大臣不能亡國。惟民能亡國。民之根本也。未有根本亡而枝葉存者。故桀之亡以民也。紂之亡亦以民也。秦之亡亦以民也。漢有平城之危。諸呂之難。七國之反。王莽之奪。漢終不亡。民心未去也。唐有武氏之變。祿山之禍。思明。朱泚。宗權。希烈。諸侯之叛。唐終不亡。民心未去也。夫四夷大臣。非不能亡國。民心尚在也。觀漢高祖。文景。唐太宗。其有以結民心之固。王莽奪取。漢已亡矣。而民尙思漢。恩未已。故光武乘之中興。武氏祿山滔泚。思明宗權。希烈諸侯之亂。唐已亡矣。而民尙思唐。德未已。故終至於三百年。民之未叛也。雖四夷之彊。諸侯之位。大臣之勢。足以移國。足以傾天下。而終不能亡也。莽等不能亡漢。武氏祿山諸寇不能亡唐。是也。噫。民之未叛也。雖以百里。雖以匹夫。猶能亡國。湯以七十里亡夏。文王以百里亡商。陳勝以匹夫亡秦。是也。噫。民之未叛也。雖四夷諸侯大臣。不臣不能亡國。況匹夫乎。民之叛也。雖匹夫猶能亡國。況四夷乎。矧諸侯乎。矧大臣乎。噫。爲天下國家者。可不務民乎。書曰。可畏非民。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

爲輕。故古之天子重民也。不敢侮於鰥寡。民雖匹夫也。有姦雄。有豪傑。有義勇。伊尹呂望。義勇也。陳勝豪傑也。黃巢姦雄也。伊尹呂望。不忍桀紂之民塗炭。奮於耕釣。起佐湯武。放桀係紂。義勇矣。夫陳勝不堪秦之民役苦。憤然舉兵。以誅秦。豪傑矣。夫黃巢伺唐之隙。因民之飢聚兵。以擾天下。姦雄矣。夫書曰。可畏非民。有姦雄。有豪傑。有義勇。可不畏乎。是以聖人不敢侮於鰥寡。蓋不可以匹夫待民也。孟子謂民貴。社稷次君。輕。蓋不敢以萬乘驕民也。吁。昏君庸主。不知民爲天下國家之根本。以草莽視民。以鹿豕視民。故民離叛。天下國家傾喪。嗚呼。民可忽哉。臣觀太祖皇帝太宗皇帝真宗皇帝皇帝陛下。養民勤矣。愛心至矣。然而天下之民困其故何哉。郡守縣令濫也。僧尼多也。祠廟繁也。差役重也。支移遠也。貢獻勞也。館驛弊也。吏易數也。兼并盛也。游墮衆也。今欲息民之困。在擇郡守縣令。減僧尼。禁祠廟。省差役。罷支移。停貢獻。寬館驛。久使任。抑兼并。斥游墮。謹求其利病。而各著于篇。

明禁

石介

國家之禁。疎密不得其中矣。今山澤江海皆有禁。鹽鐵酒茗皆有禁。布綿絲枲皆有禁。關市河梁皆有禁。子去其父則不禁。民去其君則不禁。男去耒耜則不禁。女去織紵則不禁。工作奇巧則不禁。商通珠貝則不禁。士亡仁義則不禁。左法亂俗則不禁。淫文害正則不禁。市有游手則不禁。官有游食則不禁。衣服踰制則不禁。宮室過度則不禁。豪彊兼并則不禁。權要橫暴則不禁。賄行於上則不禁。吏貪於下則不禁。夫子去其父則亂也。民去其君則叛也。男去耒耜。女去織紵。則離其業也。工作奇巧。商通珠貝。士亡仁義。則棄其本也。左法亂俗。則中華夷也。淫文害正。則經籍息也。市有游手。官有游食。則公私墮也。衣服踰制。宮

室過度。則上下僭也。豪彊兼并。權要橫暴。則貧人困也。賄行於上。吏貪於下。則公道闕也。如是不禁。彼山澤江海。人所取財也。鹽鐵酒茗。人所取資也。布綿絲枲。人所取用也。關市河梁。人所取濟也。而禁。豈先王之法乎。三代之制乎哉。或曰。如何則先王之法也。三代之制也。曰。惟禁其不禁。而弛其禁。則先王之法也。三代之制也。

責臣

石介

大過上六。君子矣。心在救時。至於滅頂。凶而無悔。且當棟橈之世。居無位之地。而過涉以扶衰拯弱。可謂君子矣。今國家有西北邊之憂。聖君夙夜勤勞。日旰不食。重擇大臣。付以專征。大官以寵之。富祿以厚之。節旄以榮之。宜竭智力以幹乃任。盡謀策以濟厥事。智力竭矣。謀策盡矣。然後以死繼之。可也。乃偃蹇。君命優游私家。謂聞金鼓之震天。不若聞絲竹之淫耳。謂見羽旄之翳目。不若見趙衛之侍前。謂若被甲冑。不若服輕紈。謂若冒矢石。不若御重裘。不竭智力。不盡謀策。乃稱才不稱任。飲食加多。筋力完壯。乃謂病不任事。上以罔於君。下以欺於人。以圖其身之安噫。國家久安無事。乃將乃相。爾公爾侯。貪榮取寵。不知休止。聚財積貨。不知紀極。飽而嬉。醉而眠。間則陳功勞。敍閥閱。矜材能。薦智略。恨爵位之不高。任使之不先。曾不曰。才不稱任。病不任事。國家一日有邊鄙之憂。聖君倚之以安。則曰。臣病。臣不才。至於兩銓三班。院除人往西北邊去。多不肯行。嗚呼。食人之祿。死人之事。況聖君英威睿武。仁行如春。義行如秋。敢茲不肅。是臣得以慢君。君不能以使臣也。天子之命。豈不行乎。傳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又曰。主憂臣辱。大官以被其身。富祿以厚其家。四郊多壘。則曰。非我之辱也。主憂則曰。非我之事也。有官責而不勤其官。

矧在於無位之地乎。吾是以責斯人而賢上六也。嗚呼。賴聖君洪覆如天。不以真諸法。若有如孔子者出。則當以春秋亂臣同誅矣。

言治

劉敞

爲治者有其迹矣。而迹未必可復也。語治者有其言矣。而言未必可常也。遺迹而因於時。忘言而徇於理。治之大方也。故昔者無懷氏神農氏。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者。七十有二君。而治未嘗同。此道之謂也。崔寔論爲政。仲長統善之。賈誼謀匈奴。班固非之。自漢以來。莫謂不然。寔之言曰。明君者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大宋之興。剗五代之敝。除其苛虐。吏以鞭朴赦贖爲治。而天下以寧。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外無彊桀之虜。內無羣黨之寇。民不見金革之患者。於今百年。自三代以來。未嘗有也。此可謂以嚴致平者乎。固之言曰。誼欲試屬國。設五餌。三表以釣匈奴。其術已踈矣。先帝與戎約和。內愛百姓。外親隣國。略循誼之策。而匈奴服從。至今五十餘年。自三代之盛。講信脩睦。附疏柔遠。亦未嘗有若此其久也。可謂術已踈者乎。從此觀之。爲治者因於時。而迹不足守也。語治者徇於理。而言不足專也。故自詩書禮樂治世之具者。皆遺迹而求其所以迹者也。忘言而索於所以言者也。非仲長統班固之徒所能見也。

明禮

蔡襄

二帝三王相因。作禮樂以正民性。革其非心。使之寡罪而遠刑。通萬世之法也。秦任兵刑而棄禮樂。漢魏以還。至晉日用干戈。禮典殘缺。至於民俗盡矣。唐興四方治定。欲有所爲。制作雖具。朝廷之禮。時亦修舉。

而風教習尚各隨其俗。五代禍亂日不遑暇。專以刑治之。宋興五十餘年。太祖太宗平天下。皆以兵威助治。真宗皇帝契丹結好之後。遂至無事。朝廷禮文罔不修舉。仁宗皇帝好生卹刑。澤及禽獸。然四方之俗未聞由禮。尚專用法。法者網羅過咎。而施刑耳。臣請以一二事言之。冠婚葬喪。禮之大者。冠禮今不復議。婚禮無復有古之遺文。而喪禮盡用釋氏。獨三年日月則類古矣。臣請集大儒鴻博之士。約古制而立今禮。使百官萬民皆有等夷。便而易行。遠罪省刑之一途也。

去宄

蔡襄

治天下者如治家。凡民之家。隨其富貧。視其族屬幾何。一歲之費幾何。賓客之資。公上之須。復用幾何。度其家之所入。然後量力而出之。如是乃可以爲家計也。不如是。其家無以自給。則族屬不得自少。不知也。樞府不知財用。日日添兵。而財用有無不知也。三司使守藏吏也。歲了一歲。便爲辦事。不幸有邊境之急。必取於民。譬之家計。是不度所入。不量所出。國不富實。陛下未得高枕而優游。臣故謂兵宄爲大。其次又有官宄。今且以轉官一事言之。太祖太宗朝。仕宦者或有功勞。或有名譽。則拔任其人。人莫不勸。然以孤遠守常之人。湮沉不遷者有之。真宗設三年磨勘之法。然後孤遠守常之人。與夫權要圖進之士。無異也。日月既久。漸以成俗。雖有長材異能出衆人者。有小過累。未可遷也。但能飲食言語。於人無忤者。數月必遷。此三年一遷之法。今爲大弊也。祖宗時。卿監郎中。無數十人。觀今班簿。姓名可見也。天下州軍三百餘處。合入知州軍。凡幾何人。局少員多。每至除授待闕。須一二年。通判知縣之類。率皆如此。真宗時。選人磨勘。有遷京官者。有不遷者。仁宗時。但無過咎。無不轉官。官宄如此。豈可不思其變更之術也哉。去宄百端。

此二者最大願陛下熟思之漸求消冗之說

宋文鑑卷第一百三

策

原賞

蔡襄

禮法

鄭獬

資格

孫洙

嚴宗廟

孫洙

擇使

孫洙

光宗儉

錢彥遠

嫌名

蘇軾

策略

蘇軾

決壅蔽

蔡襄

原賞

古之所謂賞者。有大功則賞之。臨兵戎者。前死有榮。退生有辱。雖小功必賞。以其履死地也。今之臣。一切務賞。何謂賞。所謂酬獎者是也。守土之臣。刺史縣令。招徠逃戶。磨勘稅賦。皆其職所當爲之。不修其職。罪當罰也。今有爲之者。必自陳而求賞。不立賞格。則不爲也。天子斂生民之財。以祿之分。職位以寵之。借威權以使之。可謂至矣。而於官守常事。動卽求賞。天子豈與羣臣爲市道哉。至於茶鹽酒稅之局。物物皆有

賞格。下至吏人百姓。莫不皆然。此爲政之弊也。戰功必賞也。捕賊之法必賞也。功異於常者賞也。其餘無名酬獎。可漸罷之。以正官守之法也。

禮法

鄭獬

孔子作春秋。常事不書。變禮則書。明聖人之典禮。中國世守之。不可以有變也。甚矣浮屠氏之變中國也。浮屠夷禮也。古者建辟雍立太學。以育賢士。天子時而幸之。躬養三老。五更。習大射。講六經。用以風動天下之風教。而今之浮屠之廟。蘿蔓天下。或給之土田屋廬。以象養其徒。天子又親臨之。致恭乎土木之偶。此則變吾之辟雍太學之禮。而爲夷矣。古者宗廟有制。唐虞五廟。商周七廟。至漢乃有原廟。行幸郡國及陵園。皆有廟。漢之於禮已侈矣。而今之祖宗神御。或寓之浮屠之便室。虧損威德。非所以致肅恭尊事之意也。此則變吾之宗廟之禮。而爲夷矣。古者日蝕星變水旱之眚。則素服避正殿。減膳撤樂。責躬以答天戒。而今之有一災一異。或用浮屠之法。集其徒。螺鼓呶噪。而禳之。此則變吾之祚禳之禮。而爲夷矣。古者宮室之節。上公以九。侯伯以七。子男以五。惟天子有加焉。五門六寢。城高七雉。宮方千二百步。而今之浮屠之居。包山林。跨阡陌。無有裁限。穹桀鮮巧。窮民精髓。侈大過於天子之宮殿數十倍。此則變吾之宮室之禮。而爲夷矣。古者爲之衣冠。以莊其瞻視。以節其步趨。禁奇袤之服。不使眩俗。而今之浮屠。髡首不冠。其衣詭異。方袍長裾。不襟不帶。此則變吾之衣冠之禮。而爲夷矣。自有天地。則有夫婦。則有父子。則有君臣。男主外。女主內。父慈子孝。天子當辰。羣臣北面而朝事之。而今浮屠不婚不娶。棄父母之養。見君上未嘗致拜。此則變吾之夫婦父子君臣之禮。而爲夷矣。古者喪葬有紀。復奠祖薦虞祥之祭。皆爲之酒醴。

牢牲。籩豆鼎簋。享薦之具。而今之舉天下。凡爲喪葬。一歸之浮屠氏。不飯其徒。不誦其書。舉天下詬笑之。以爲不孝。狃習成俗。沈酣潰爛。透骨髓。入膏肓。不可曉告。此則變吾之喪葬之禮。而爲夷矣。故自古聖人之典禮。皆爲之淪陷。幾何其爲不盡歸之夷乎。使孔子而在。記今之變禮者。將操簡濡筆。特書之不暇。而天下方恬然不爲之怪。朝廷未嘗爲之禁令。而端使之攻穿壞敗。今或四夷之人。有扣弦而向邊者。則朝廷必擇帥遣兵以防捍之。見一虜夫一獠民。必擒捽之。束縛之。而加誅絕焉。彼之來。小不過利吾之囊篋。困奪牛羊。大不過利吾之城郭土地而已。而浮屠之徒。滿天下。朝廷且未嘗擒捽束縛而加誅焉。反曲拳跪。踞而尊事之。彼之所利。乃欲滅絕吾中國聖人之禮法。其爲禍。豈不大於扣弦而向邊者耶。豈莊子所謂盜鉤金者。誅盜國者爲諸侯者耶。夫勝火者水也。勝夷狄者中國也。中國所以勝者。以有典禮也。宜朝廷敕聰博辯學之士。刪定禮法。一斥去浮屠之夷。而明著吾聖人之制。布之天下。上自朝廷。下至士大夫。俾遵行之。禮行而中國勝矣。中國勝則爲浮屠氏之說。又何從而變哉。

資格

孫洙

三代而下。選舉之法。何紛紛乎。其法始得者。終必失也。故孝廉之始。得也。人務本行也。其終失也。計口繆舉也。辟署之始。得也。人樂自修也。其終失也。流競成俗也。限年之始。得也。光宗嫌諱德養器也。其終失也。少成不貴也。九品之始。得也。家舉人興也。其終失也。愛憎在吏也。清議之始。得也。名實相尙也。其終失也。浮僞相沮也。銓選之始。得也。權不外假也。其終失也。美惡同流也。故孝廉失之繆。辟舉失之詭。限年失之同。九品失之僞。清議失之激。銓選失之雜。是六者之法。皆足以救一時。而不足以通百世也。故始終而各有得。

失焉。今始終一切皆失者。其國家資格之法乎。臣請言其弊。今賢材之伏於下者。資格閱之也。職業之廢於官者。資格牽之也。士之寡廉鮮恥者。爭於資格也。民之困於虐政暴吏者。資格之人衆也。萬事之所以玩弊。百吏之所以廢弛。法制之所以頹爛決潰而不之救者。皆資格之失也。惟天之生大賢大德也。非以私厚其人。將使之輔生民之治者也。惟人之有大材大智者。非以獨樂其身。將以振生民之窮者也。今小人累日而取貴仕。君子側身而困卑位。賢者戴不肖於上。而愚者役智者於下。爵不考德。祿不授能。故曰賢材之伏於下者。格資閱之也。才足以堪其任。小拘歲月而妨之矣。力不足以稱其位。增累考級而得之矣。所得非所求也。所求非所任也。位不度才。功不索實。故曰職業之廢於官者。豈格牽之也。今夫計歲閱而爭年勞者。日夜相鬪也。有司躡一名。差一級。則攝衣而羣爭。愬矣。其甚者。或懷黃敕而置于丞相之前也。其行義去市賈者。亡幾耳。故曰士之寡廉鮮恥者。爭於資格也。來而暴一邑。既歲滿矣。又去而虐一州也。非以賊敗。至死不黜。虎吏鬪牙而食於民。賢者鬱死於巖穴。而赤子不得愛其父母也。故曰民之困於虐政暴吏者。資格之人衆也。夫資格之法。起於後魏崔亮。而復行之於唐之裴光庭。是二子者。其當世固已罪之。不待後世之譏矣。然而行之前世。不過數十年者也。後得稱職者。矯而更之。故其患不大。今資格之弊。流漫根結。踵爲常法。方且世世而遵行之矣。往者不知非。來者不知矯。故曰萬事玩弊。百吏廢弛。法制頹爛決潰而不之救也。雖然。不無小利也。小便也。利之者。恣愚而廢滯者也。便之者。蓋老而庸昏者也。而於天下國家焉。則大失也。大害也。然而提選部者。亦以是法爲簡而易守也。百品千羣。不復銓敍人物。而綜覈功實。一吏在前。勘簿呼名而授之矣。坐廟堂者。亦以是法爲要而易行也。大官大職。列籍按氏。差

第日月遷然而登之矣。上下相冒而賢材愈遠。可爲太息也。爲今之急。誠宜大蠲弊法。簡拔異能。爵以功。爲先後。祿用才。爲序次。無以積勤累勞者爲高。敍無以深資久考者爲優。選智愚以別。善否陳前。而萬事不治。庶功不熙者。臣愚未嘗聞也。

嚴宗廟

孫洙

臣嘗考洪範五行傳曰。簡宗廟。廢祭祀。則水不潤下。國家比年以來。京師仍歲大水。百川暴溢。變異甚大。臣伏思之。切恐陛下承事宗廟之禮。及四時之祭。有夫合古制者也。臣聞古者宗廟四時之祭。祔祠烝嘗。禘祫。皆天子所自親享。不使有司攝事也。蓋聖人內自竭盡以承其親者。惟祭祭非自外至。由中出生於心也。古者宗廟之祭。君親牽牲。執鸞刀以割。冕而摠干。以樂皇尸。其躬自力以致其誠心。如此之盡一也。及周衰。禮壤樂崩。典籍皆滅棄。漢興草創。禮之存者才十二三。事宗廟之禮。蓋闕如也。然猶四時車駕間出享廟。及八月飲酎。以盡孝思。繼漢而下。荒乎無以禮樂爲也。唐之盛時。可以制作矣。而宗廟之祀。亦踵習舊常。開元之禮。雖有天子四時親享太廟之制。而行之蓋希闊。帝王之親享廟者。一世不過再三焉。豈三代祭法終不可復也。而百世莫之行者。相循而失也。今國家宗廟之事。每歲四孟及季冬。凡五享。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皆有司侍祠。而天子未嘗親事也。唯三歲親郊。一行告廟之禮而已。而五神御殿酌獻。一歲徧焉。是失禮經之意。而相循近世之失也。夫四時宗廟之祭。大事也。神御別殿酌獻。小禮也。大事不正。其本而委之有司。小禮煩而車駕數出。不合禮意矣。夫王者卜宅都邑。營建神位。而左立七廟。誠宜世世子孫。嚴祇而奉承之。瞻視梁棟。而時思之。以永念王業之艱難也。今春秋霜露之感。禘祫昭穆之序。禮之

最所重者。一諉於祠官矣。而神御酌獻。三歲告謁。禮之輕者。而天子躬焉。非嚴祖尊考之義也。非事神訓民之意也。嗚呼。宗廟之事。王者不自親。由漢氏以來。失之矣。而百世之君。曾不知復也。今京師浮圖老子塔廟。或遇水旱。陛下皆親禱祠之。及歲時游幸。亦至焉。而祖宗神靈之廟貌。四時唯有司侍祠。三歲郊見。而才一至也。豈陛下孝思之至乎。夫使有司侍祠。則犧牲醴酪。或不能致其潔。容禮服器。或不能竭其恭。此神靈所以未降福也。陛下與其修祈禳於浮圖老子之祠。曷若盡孝思於祖宗之廟也。與其歲行酌獻之小禮。曷若以四時親享。而示大孝於天下也。臣竊思陛下至孝。烝烝非不能也。直以禮久不講。而大費不可省爾。臣謂今之吉禮。在典籍者。蓋粲然矣。而享祭之禮。又磅礴大備。以陛下之明聖。舉而措之。非甚難也。然而議者謂法駕一動。大費不可貲。臣又謂議者之過憂也。國家之禮。常病於吝小費。而失大典。文采繁而誠質薄。故朝廷每舉一廢禮。若籍田明堂之類。觀聽者以爲異。則內外厚糞賚賜。百官過幸。增秩蓋國家議禮太繁。名物太縟。故百禮常病不能舉也。今若詔太常禮官。約其禮。簡其儀。盡去繁飾。大駕不動。鹵簿不設。如唐之禮。享廟拜陵。皆用小駕。今且如常日行幸。罷每歲神御別殿酌獻。而以四時親薦享廟。前期齋於路寢。以其日質明。車駕謁太廟。親享七室。以盡陛下嚴祖尊考事。神訓民之誠心。豈不美哉。夫禮簡則誠至。儀略則易行。傳曰。禮與其恭不足而禮有餘也。曷若禮不足而恭有餘也。祖宗唯享陛下之誠。百姓唯樂陛下之孝。不在乎禮文之繁具也。陛下起百王之廢典。紹三代之墜禮。使大孝塞乎天地。而橫乎四海。又以答寒洪範傳大水之異。何則。四時親享廟。前世未有行者。由陛下而立制。使萬世子孫承之。是天下之盛福也。臣愚妄議大禮。惟陛下少留聖意。而幸擇。

擇使

孫洙

今北虜強抗中夏。若古之大敵國。聘問歲至。日窺吾國家之隙。暴侮甚矣。朝廷比遣使介。初不擇人。頗無辯對之材。可使張明中國之威信。以讐伏戎虜之心者。苟欲以戎人幣賜寵之。故所遣使人。不復有稱於絕域者。徒侈潔車服。整飾騶旅。以夸視於夷落。細禮曲謹。悉受訓策。屈膝虜庭。拜望跪起。少不敢輒異。還上語記。一辭不中繩度。則按以重罪。罷遣削黜矣。雖復間選左右名德。方重之臣。然皆束於儀矩。屈鬱憤結。俯仰上下。雖有勁辭直氣。奇謀博辯。刀筆在後。蓄不得發。其毅然欲存國大體者。法吏反以爲生事。而左遷之。故妄庸之臣。苟欲畢事。低首下視。暗不敢高吐氣。甚者或發狂疾。以自免。或對館人。醉舞跳跟。笑呼妄詬。重爲黠虜之所姗笑。彼戎主方驕。吾以繁禮妄說之。未足怪也。至於鬚首之胡館。勞王人者。亦復狂誕晨夜。皆邀枉王人屢省。而蹇仰自便。甚可怪也。夫以堂堂中國。而一介之使如此。折辱天威。墮損國命。臣切羞之。昔漢鄭衆。不忍持大漢節。對氈裘獨拜。而拔刀自誓。唐商侑。堅立不動。責可汗之失禮。李景略。以氣制梅祿。坐受其拜。近者晉天福中。王權猶曰。義不能稽顙於穹廬之長。而違詔得罪。欣然就貶。故大節之士。直躬狗義者。非私一身。而以尊主上重國家也。今陛下待虜過厚。責使者之法太密。故不復有倜儻偉節之士。立威名於戎虜。而使虜知中國之多賢也。而使者亦復氣息奄然。不自振起。唯戎人之所嫚視。而倨俟之。臣聞古之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定社稷者。專之也。又曰。受命不受辭。何則。機事之會。間不容一息。樽俎之間。折衝萬里。豈復拘以應對之細失。容貌之苛謹哉。陛下宜與大臣預擇廷臣。辯論通古今。剛直有威望者。俾使北庭。使一言足以雄中國之威。奪彊胡之氣。譬說禍福。以厭抑貪狼之心。其

舉動言辭小不合者。無法以繩之。非有大過。類可關略。使得馳騁辯博。應變不窮。則專對造命之士出矣。

光宗
嫌名

錢彥遠

臣聞享四海之奉者。文采藩飾。備味極盛。勢適當然。豈過自刻損。稱爲儉德。蓋去泰甚。屏奢侈之爲儉爾。一人儉則百官儉。百官儉則庶民恥。費光宗嫌名朴浮囂輕僞。無所售利。農夫工女。完固充給。我太祖太宗。知稼穡艱難。奉養清約。裁冗貶侈。今郊廟大禮。陳國初器械車服。堅樸素質。至甚。餘可追驗矣。先帝雖據太

平全盛之實。然儉節聖躬。嘗見內直黃門給錦衾。命紫綯代。幸西京時。嬪御食品。準從駕羣臣。天禧間。欲禁塗金飾。下詔自乘輿始。朞月遠邇杜絕。化之之誠。耆老于今稱道。陛下嗣位。音樂宮室車馬。亡所加。近歲差踰前。臣踈遠不悉時事。但聞調諸官署財物。爲玩好頗衆。北門內作工。雕鏤鎔冶。刻削幾千人。復以太官調絮籠略。就近署私立饗饈。後苑置酒府醞釀。共燕昵之須。宮中發取市物。百賈震動。掖廷親戚。亟齒班列。佩印綬。給侍禁省。是數者皆無益。睿明臣料此誠。左右佞諂。恐天聰納諫。切厲兢兢。畏天下過已。始相與迎志。先意隱屏。爲此快一時欲圖。少頃兌說。賜予放宕流溢。源發有漸。殊不知暴於外。則愈損美德。謹按禮王者。皮弁以食。重身防微。故有和食。醫嘗食。監失饕療職。則刑而別庖。所薦異內。羞正饌。旋取區肆間。或非時珍怪。不問從出。不思時禁。止小使三數人。尤其事。陛下安自輕御焉。奈宗廟社稷。何臣之深憂也。且京師四方回首。易聽取爲表式。今縱未大失風俗。已溢經曰。上好是下。必有甚者。臣視貴臣家。悉相耀以技巧。聲色狗馬。或竊蓄尙方器物。起屋室。跨通衢大路。富商豪族。歆慕結納。貨賂上流。緣而民益貧。游手益衆。猾細作淫巧。日變月新。營媚富貴耳目。且利令智昏。盛令心驕。昏則慮不精。驕則所惜重。

元僚邇臣。安危所托。使昏且驕。復何望耶。昔秦王責范雎。以楚鐵劔利。優倡拙。吾恐其圖秦。夫倡優巧拙。小節也。古人用胡勝負。況奢儉乎。使天下聞之可也。四夷聞之不可也。臣嘗行都下。見先朝宰相。若呂端。李沆。舊第存焉。窮僻庫陋。今公卿隸人所舍。或加之。蓋當時法令肅而習尚正也。故衣弋絺。焚雉頭裘。是迺帝王末事。前史皆書之者。顧治亂所繫。迺深美絕稱。聳示後世。陛下宜醇法列聖成績。歷攷三代。所以得失。凡違典章舊制者。亟罷。揭還有司。抑減內寵之勢。其父子兄弟。纔賜衣食。不命以要官劇職。諸郡國織靡輕綃之服。止其歲輸。雕纂奇器。毀斥破撤。藏有金銀飾者。出付度支。助軍費。皇皇然穆穆然。用天子禮。以自澹樂。而且節儉。不偪下。使知聖人之心。垂精勤勞。興亡之際。羣下率化。廉恥張立。萬一有特榮阿近。遂惡未悛者。嚴刑刑之。假一勸百。所舉雖尊俎俯仰。而所濟遠矣。

策略

蘇軾

臣聞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之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運之乎茫茫之中。安而爲太山。危而爲累卵。其間不容毫釐。是故古之聖人。不恃其有可畏之資。而恃其有可愛之實。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勢。而恃其有不忍叛之心。何則。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天子恃公卿以有其天下。公卿大夫士。以至于民。轉相屬也。以其富貴。苟不得其心。而欲羈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恃之勢者。其平居無事。猶有以相制。一旦有急。是皆行道之入。掉臂而去。尙安得而用之。古之失天下者。皆非一日之故。其君臣之歡。去已久矣。適會其變。是以一散而不可復。方其未也。天子甚尊。大夫士甚賤。奔走萬里。無敢後先。儼然南面。以臨其臣。曰。天何言哉。百官俯首就位。斂足而退。兢兢惟恐有罪。羣臣相率。爲苟安之計。賢者旣無所施其才。而愚者亦

有所容其不肖。舉天下事聽其自爲而已。及乎事出於非常。變起於不測。視天下莫與同其患。雖欲分國以與人。而且不及矣。秦二世。唐德宗。蓋用此術。以至于顛沛而不悟。豈不悲哉。天下者器也。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器久不用。而置諸篋笥。則器與人不相習。是以扞格而難操。良工者使手習知其器。而器亦習知其手。手與器相信而不相疑。夫是故所爲而成也。天下之患。非經營禍亂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何者。懼其一旦至于扞格而難操也。昔之有天下者。日夜淬勵其百官。撫摩其人民。爲之朝聘會同。燕享以交諸侯之歡。歲時月朔。致民讀法。飲酒蜡獵。以遂萬民之情。有大事。自庶人以上。皆得至于外朝。以盡其詞。猶以爲未也。而五載一巡守。朝諸侯于方岳之下。親見其耆老賢士大夫。以周知天下之風俗。凡此者。非以爲苟勞而已。將以馴致服習天下之心。使不至于扞格而難操也。及至後世。壞先王之法。安於逸樂。而惡聞其過。是以養尊而自高。務爲深嚴。使天下拱手以貌相承。而心不服。其腐儒老生。又出而爲之說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史且書之。後世且以爲譏。使其君臣相視而不相知如此。則偶人而已矣。天下之心既已去。而偃偃焉抱其空器。不知英雄豪傑已議其後。臣嘗觀西漢之初。高祖創業之際。事變之興。亦已繁矣。而高祖以項氏創殘之餘。與信布之徒。爭馳于中原。此六七公者。皆以絕人之姿。據有土地。甲兵之衆。其勢足以爲亂。然天下終以不搖。卒定於漢。傳十數世矣。而至于元成哀平。四夷嚮風。兵革不試。而王莽一豎子。乃舉而移之。不用寸兵尺鐵。而天下屏息莫敢或爭。此其故何也。創業之君。出于布衣。其大臣將相。皆握手之歡。凡在朝廷者。皆其嘗試嚼啜。以知其才之短長。彼其視天下如一身。苟有疾痛。其手足不期而自救。當此之時。雖有近憂而無遠患。及其子孫生于深宮之中。而狃於富貴之勢。尊卑闊絕。

而上下之情疎。禮節繁多而君臣之義薄。是故不爲近憂而常爲遠患。及其一旦固已不可救矣。聖人知其然。是以去苛禮而務至誠。黜虛名而求實效。不愛高位重祿。以致山林之士。而欲聞切直不隱之言者。凡皆以通上下之情也。昔我太祖太宗既有天下。法令簡約。不爲崖岸。當時大臣將相。皆得從容終日。歡如平生。下至士庶人。亦得以自效。故天下稱其言。至今非有文采緣飾。而開心見誠。有以入人之深者。此英主之奇術。御天下之大權也。方今治平之日久矣。臣愚以爲宜日新盛德。以激昂天下。久安怠惰之氣。故陳其五事。以備采擇。其一曰。將相之臣。天子所恃以爲治者。宜日夜召論天下之大計。且以熟觀其爲人。其二曰。太守刺史。天子所寄以遠方之民者。其罷歸。皆當問其所以爲政。民情風俗之所安。亦以揣知其才之所堪。其三曰。左右扈從侍讀侍講之人。本以論說古今興衰之大要。非以應故事。備數而已。經籍之外。苟有以訪之。無傷也。其四曰。吏民上書。苟小有可觀者。宜皆召問。優游以養其敢言之氣。其五曰。天下之吏。一命以上。雖其至賤。無以自通於朝廷。然人主之爲。豈有所不可哉。察其善者。卒然召見之。使不知其所從來。如此則遠方之賤吏。亦務自激發爲善。不以位卑祿薄。無由自通于上。而不修飾。使天下習知天子樂善親賢。卹民之心。孜孜不倦。如此。翕然皆有所感發。知愛於君。而不可與爲不善。亦將賢人衆多。而姦吏衰少。刑法之外。有以大慰天下之心焉耳。

決壅蔽

蘇軾

所貴乎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訴而無冤。不謁而得所欲。此堯舜之盛也。其次不能無訴。訴而必見察。不能無謁。謁而必見省。使遠方之賤吏。不知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民。不識官府之難。而

後天下治。今夫一人之身。有一心兩手而已。疾痛苛癢。動於百體之中。雖其甚微。不足以爲患。而手隨至。夫手之至。豈其一一而聽之心哉。心之所以素愛其身者深。而手之所以素聽於心者熟。是故不待使令。而卒然以自至。聖人之治天下。亦如此而已。百官之衆。四海之廣。使其關節脉理相通。爲一叩之而必聞。觸之而必應。夫是以天下可使爲一身。天子之貴。十民之賤。可使相愛。憂患可使同。緩急可使救。今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訴其冤。如訴之於天。有不得已。而謁其所欲。如謁之於鬼神。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詳。悉而付之於胥吏。故凡賄賂先至者。朝請而夕得。徒手而來者。終年而不獲。至於故常之事。人之所當得。而無疑者。莫不務爲留滯。以待請屬。舉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錢無以行之。昔者漢唐之弊。患法不明。而用之不密。使吏得以空虛無據之法。而繩天下。故小人以無法爲姦。今也法令明具。而用之至密。舉天下惟法之知。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指以爲瑕。所欲與者。雖有乖戾。而可借法以爲解。故小人以法爲姦。今天下所爲多事者。豈事之誠多耶。吏欲有所鬻。而未得。新故相仍。紛然而不決。此王化之所以壅遏而不行也。昔桓文之霸。百官承職。不待教令而辨。四方之賓至。不求有司。王猛之治秦。事至纖悉。莫不盡舉。而人不以爲煩。蓋史之所記。麻思還冀州。請於猛。猛曰。速裝行矣。至暮而符下。及出關。郡縣皆已被符。其令行禁止。而無留事者。至于纖悉。莫不皆然。符堅以戎狄之種。至爲霸王。兵強國富。垂及升平者。猛之所爲。固宜其然也。今天下治安。大吏奉法。不敢顧私。而府史之屬。招權鬻法。長吏心知而不問。以爲當然。此其弊有二而已。事繁而官不勤。故權在胥吏。欲去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厲精省事。莫如任人。厲精莫如自上率之。今之所謂至繁。天下之事。關於其中。訴者至多。而謁者之衆。莫如中書與三司。天下之事。分于百官。

而中書聽其治要。郡縣錢幣制于轉運使。而三司受其會計。此宜若不至於繁多。然中書不待奏課。以定其黜陟。而關與其事。則是不任有司也。三司之吏。推析贏虛。至于毫毛。以繩郡縣。則是不任轉運使也。故曰。省事莫如任人。古之聖王。愛日以求治。辨色而視朝。苟少安焉。而至于日出。則終日爲之不給。以少而言之。一日而廢一事。一月則可知也。一歲則事之積者不可勝數也。欲事之無繁。則必勞於始而逸於終。晨興而晏罷。天子未退。則宰相不敢歸安于私第。宰相日昃而不退。則百官莫不震悚。盡力於王事。而不敢晏遊。如此則纖悉隱微。莫不舉矣。天子求治之勤。過于先王。而議者不稱王季之晏朝。而稱舜之無爲。不論文王之日昃。而論始皇之量書。此何以率天下之怠耶。臣故曰。厲精莫如自上率之。則壅蔽決矣。

宋文鑑卷第一百四

策

勸親睦

蘇軾

師友

王安國

舉士

王安國

臣事

蘇轍

民政

蘇轍

教原

李清臣

明責

李清臣

勸親睦

蘇軾

夫民相與親睦者。王道之始也。昔三代之制。畫爲井田。使其比閭族黨。各相親愛。有急相賙。有喜相慶。死喪相卹。疾病相養。是故其民安居無事。則往來懽忻。而獄訟不生。有寇而戰。則同心并力。而緩急不離。自秦漢以來。法令峻急。使民乖其親愛懽忻之心。而爲鄰里告訐之俗。富人子壯則出居。貧人子壯則出營。一國之俗。而家各有法。一家之法。而人各有心。紛紛乎散亂而不相屬。是以禮義之風息。而爭鬪之獄繁。天下無事。則務爲欺詐相傾以自成。天下有變。則流徙渙散。亡以自存。嗟夫。秦漢以下者。天下何其多故。

而難治也。此無他。民不愛其身。故輕犯法。輕犯法。則王政不行。欲民之愛其身。則莫若使其父子親。兄弟和。而妻子相好。夫民仰以事父母。旁以睦兄弟。而俯以卹妻子。則其所賴於生者重。而不忍以其身輕犯法。三代之政。莫尚於此矣。今欲教民和親。則其道必始於宗族。臣欲復古之小宗。以收天下不相親屬之心。古者有大宗。有小宗。故禮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古者諸侯之子弟。異姓之卿大夫。始有家者。不敢禰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後之。則爲大宗。族人宗之。雖百世而宗子死。則爲之服。齊衰九月。故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禰別子。而自使其嫡子爲後。則爲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則無服。其繼禰者。親兄弟爲之服。其繼祖者。從兄弟爲之服。其繼曾祖者。再從兄弟爲之服。其繼高祖者。三從兄弟爲之服。其大功九月。而高祖以外。親盡則易宗。故曰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小宗四。有繼高祖者。有繼曾祖者。有繼祖者。有繼禰者。與大宗爲五。此所謂五宗也。古者立宗之道。嫡子旣爲宗。則其庶子之嫡子。又各爲其庶子之宗。其法止於四。而其實無窮。自秦漢以來。天下無世卿。大宗之法。不可以復立。而其可以收合天下之親者。有小宗之法存。而莫之行。此甚可惜也。今夫天下所以不重族者。有族而無宗也。有族而無宗。則族不可合。族不可合。則雖欲親之而無由也。族人而不相親。則忘其祖矣。今世之公卿大臣。賢人君子之後。所以不能世其家。如古之久遠者。其族散而忘其祖也。故莫若復小宗。使族人相率而尊其宗子。宗子死。則爲之加服。犯之則以其服坐。貧賤不敢輕。而富貴不敢以加之。冠昏必告。喪葬必赴。此非有所難行也。今夫良民之家。士大夫之

族亦未必無孝悌相親之心。而族無宗子。莫爲之糾率。其勢不得相親。是以世之人有親未盡而不相往來。寇昏不相告。死不相赴。而無知之民。遂至于父子異居。而兄弟相訟。然則王道何從而興乎。嗚呼。世人之患在於不務遠。見古之聖人合族之法。近於迂闊。而行之朞月。則望其有益。故夫小宗之法。非行之難。而在乎久而不怠也。天下之民。欲其忠厚和柔而易治。其必自小宗始矣。

師友

王安國

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詩之序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然則師友之於人。其不可以無也如此。夫養父母。蓄妻子。而衣食出於其力者。庶人之事。盡此矣。其所以慮於憂患之際。甚微。而猶曰。須友以成。況士大夫守宗廟。與朝廷之事。甚衆。則不可以無友。士大夫尙然。又況諸侯守一國之大乎。至於天子之勢。大於諸侯。則尤不可以不學無師友也。湯之於伊尹。文武之於太公望。高宗之於甘盤。皆上盡悃幅。以求於下。而下之自重。不可以詘者。豈以其道德足以驚上哉。蓋以爲所以望於吾者。以道德。而其求也不勤。則其聽也不一。故君之於臣也。忘其貴。臣之於君也。忘其賤。論道德於君臣之際。而無貴賤者。此天下國家之所以治也。記曰。取人以身。脩身以道。夫脩身至於足以取人者。學之效也。而果可以不學於師友乎。以夫四海九州之民。屬於一人之治。聰明不足以當萬事之視聽。操天下之要者。取人而已。果可以不學於師友乎。自先王之澤竭。而禮義詘乎戰國之俗。權使天下之士。而君臣之際。形隔勢絕。師友之道。遂堙滅不聞於後世。雖有學於其臣者。豈復有懷惻之心哉。夫治亂之幾。出乎此。而世俗之談者。不能推見本末。徒以其事之末者。甚淺而易見。而安知夫效於本者如此。有天下者可不戒哉。

舉士

王安國

朝廷間歲下詔。自進士等而至明法。聽其以狀來謁。既貢於鄉。而禮部又加之以陞黜。然後第之於廷。公相百執之選。槩出於此。而臣愚竊敢議其不然者。夫待之無其禮。則不足以養有恥之俗。取之無其實。則不足以得可用之才。其進也未嘗知其行於疇昔。而一日使之更相保任。賢否於以類致。則保任之不足恃也。固可知矣。惰遊苟賤。見棄於閭巷。而得與豪傑之士。馳騁上下。有司以一吏誰何於前。而擊踞俯伏。聽命於後。其試也。守之以吏卒。而譏訶搜索。恣所欲陵。有司以其混殺。而不欲寬以繩墨。率以謂上無求於彼。而彼有利於仕也。待之以此足矣。彼習於耳目之久。而既仕之後。其能撓以廉恥。而不僥倖聲利乎。所謂詩賦策論。章句律令之藝。不足以爲天下之用。而徒以弊學者精銳之志。限以禮部之格。而可否出於數人之斷。設盡如其格。固不足善。又況取舍未能無繆於好惡乎。古之人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今之人常患乎好自私也。爲有司者。未聞自以不能求止者。於是宜有幸得之士也。彼既幸矣。一日必任有司。而如其類者。能勿取乎。此所以潰潰然不知勸沮。而無以抑其來也。又所謂賢良茂才之學。其敝尤甚者。自六經史氏百子之說。而兼之以傳注乖離。精粗無所不記。然後能應有司之問。雖使聰明捷敏之姿。而所閱如此之博。則理必不能深探熟考。以得聖賢之意。雖無聲病之拘牽。而擿抉名數。難其中選。未嘗試其一言之效。而卒所以得者。不過善其記問文辭而已。此推恩與進士之上第者。皆計日以致高位。朝廷患其然也。故稍裁之。雖徒能見於此。而其敝有不盡革者。此臣之所未諭也。議者方且謂今賢不乏於朝廷。而其法亦足以得人矣。何必易哉。孰知夫此蓋得於萬一之幸爾。以今天下選用之不一。而任事者常患

乎不學也。昔鄭以尹何爲邑。而子產卒不之與。曰：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也。彼以一邑而猶不可以用。不學之人。又況任有大於此者乎？詩賦章句律令。非古之所謂學也。徒以求舉於今爾。施之行治。而茫然如未嘗閱書也。雖策論稍異於此。然亦取辭而已。且設法欲四方萬里之材。一切無所遺逸。以今觀之。其能無所遺逸乎？臣固知其不能也。其甚則患夫有道德者。往往恥於求舉。而僂俛以爲貧者。又多困於不售。夫不售者。古以爲有司之罪。而今之操陞黜者。反咨嗟嘆息。以爲彼有所制。而吾亦無如之何。爲天下而使有道德者。恥不願仕。有司不得行其志。而歸之於命。然則法之弊也。可謂極矣。幸今君聖臣賢。一時之盛。能相與博盡羣臣之謀。而究極其本。又何患乎不可革哉？臣以爲宜使爲進士者。人占二經。策以古今之治亂。而使傳經以對。反復於一二日。而用此易其詩賦。賢良茂才。宜罷勿試。敕近臣得薦士之材。行尤異者。聚之京師。而數使豫朝廷之議論。實可用。則寵之官。卓犖者。待以臺閣之選。而其下。則使內外之官。辟爲其屬。如不稱所聞。則坐其薦者。律令之學。可廢勿舉。學究則去其貼經墨義。而責以大旨。不必規規然蔽於傳注也。此庶幾得可用之材矣。而欲養之以廉恥。而使其不自列也。則宜敕內外設學校。而士無不學於其中。則任事者可以察其行。而不必使之類相保任也。此固未足以爲成法於萬世。然朝廷能繼之以惓惓不倦之意。而討論已熟。爲之以漸。則三代之法自此有不復者乎？在君臣之際。力行何如爾。

臣事

臣聞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名。天下之人。知惡夫權臣之專。而世之重臣。亦不容於其

蘇轍

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爲之不類。是以舉嫉之而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今夫權臣之所爲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爲權臣耶。必將內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已之權。而沒其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歡愛悅懌。無所不順。而安爲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不歸命。而爭爲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爲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不可拔。至於重臣則不然。君有所不可而必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故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之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爲之踧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於其側。爵祿慶賞。已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求以爲己之私分。刀鋸斧鉞。已得以參其輕重。而不求以爲己之私勢。要以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爲。而羣下有所震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爲重臣者。不待天子之歸己。而爲權臣者。亦無所事。天子之畏己也。故各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故曰。爲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也。且今使天下而無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爲。而無所可否。雖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重之勢。誰肯觸忌諱。冒罪戾。而爲天下言者。惟其小小得失之際。乃敢上章讜諱。而無所憚。至於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繫。則將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所大患也。悲夫。後世之君。徒見天下之權臣。出入唯唯。以爲有禮。而不知此乃所以潛滑其國。徒見天下之重臣。剛毅果敢。喜逆其意。則以爲不遜。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二者淆亂於心。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仍。而不悟。可足傷也。昔者衛太子聚兵以誅江充。武帝振怒發兵而攻之。京師至使丞相太子相

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所往。而翦滅其迹。當此之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擁護太子。以待上之意。少解徐發其所蔽。而開其所怒。則其父子之際。尙可得而合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知之。而不敢言。臣愚以爲凡爲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奪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息而不作。然及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者。誰能知其果無有也。不爲之計哉。抑臣聞之。今世之弊在於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律令。法吏且以爲言。而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雖天子之大臣。亦安敢有所爲於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爲天子之計。莫若少寬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爲法之所奪。昔申屠嘉爲丞相。至召天子之侍臣鄧通。立之堂下。而詰責其過。是時通幾至於死。而不救。天子知之。亦不以爲怪。而申屠嘉亦卒非漢之權臣。由此觀之。重臣何損於天下哉。

民政

蘇轍

臣聞三代之時。無兵役之憂。降及近世。有養兵之困。而無興役之患。至於今。而養兵興役之事。皆不得其常。而可爲之深憂。蓋古者兵出於農。而役出於民。有農則不憂無兵。而有民則不憂無役。五口之家。常有一人之兵。而二十之男子。歲有三日之役。故其兵彊而費不增。役起而人素具。雖有大兵大役。而不憂事之不集。至於兵罷役休。而無日夜不息之費。其後周衰。井田破壞。陵夷至於末世。天下無復天子之田。皆民之所自有。天下之民。不食天子之田。是故獨責其稅。而不任之以死傷戰鬪之患。天子有養兵之憂。而天下無攻守劬勞之民。以爲大憂。故調其財以爲養兵之用。而天下之役。凡其所以轉輸漕運。營建興築。

之事。又皆出於民。當此之時。民之所以供上之令者。三曰租。曰調。曰庸。租者地之所當出。調者兵之所當費。庸者歲之所當役也。故使之納粟於官。以爲田之租。人入布帛。以爲兵之調。歲役其力。不役則出其力之所直。以爲役之庸。此三者。農夫皆兼爲之。而遊惰未作之民。亦不免於庸調。運重漕遠。天子不知其費。而一出於民。民歲役二旬。而不役者當帛六十尺。民亦不至於大苦。故隋唐之間。有養兵之困。而無興役之患。此其爲法。雖不若三代之兵。不待天子之養。然天下之役。猶有可賴者。皆民爲之也。及其後世。又不能守。乃始變法。而爲兩稅。以至於今。天下非有田者。不可得而使。而有田者之役。亦不過奔走之用。而不與天子之大事。天下有大興築。有大漕運。則常患無以爲使。故募冗兵。以供力役之急。不知擊刺戰陣之法。而坐食天子之奉。由是國有武備之兵。而又有力役之兵。其所以奉養之具。皆出於農也。而四海之遊民。無尺寸之庸調。爲農者常使陰出古者遊民之所入。而天子亦常兼任養兵興役之大患。故夫兵役之弊。當今之世。可謂極矣。臣愚以爲天子平日無事。而養兵不息。此其事出於不得已。惟其于戈旗鼓之攻。而後可使任其責。至於力役之際。挽車船。築宮室。造城郭。此非有死亡陷敗之危。天下之民。誠所當任。而不辭。不至以累兵革之人。以重費。天子之廩食。然當今之所謂可役者。不過曰農也。而農已甚困。蓋常使盡出天下之費矣。而工商技巧之民。與夫遊閑無職之徒。常遍天下。優游終日。而無所役屬。蓋周官之法。民之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今可使盡爲近世之法。皆出庸調之賦。庸以養力役之兵。而調以助農夫。養武備之士。而力役之兵。可因其老疾死亡。遂勿復補。而使遊民之丁。代任其役。如期而止。以除其庸之所當入。而其不役者。則亦收其庸。不使一日而闕。蓋聖人之於天下。不唯重乎苟廉。而無求。唯其能緩天下。

之所不給而節其太幸。則雖有取而不害於爲義。今者雖能使遊民無勞苦嗟嘆之聲。而常使農夫獨任其困。天下之人皆知爲農之不便。則相率而事於末。末衆而農衰。則天子之所獨任者愈少。而不足於用。故臣欲收遊民之庸調。使天下無僥倖苟免之人。而且以紓農夫之困。苟天下之遊民自知不免於庸調之勞。其勢不耕則無以供億其上。此又可驅而歸之於南畝。要之十歲之後。必將使農夫衆多。而工商之類漸以衰息。如此而後使天下舉皆從租庸調之制。而去夫所謂兩稅者。而兵役之憂。可以稍緩矣。

勢原

李清臣

君之所以安危。國之所以存亡。治亂令之所以行不行。勢也。不善知勢。不能爲創業之君。不知勢之可畏。而失其所以審度將順。不可以爲持成之君。經治之臣。故善用國者。勢而已矣。理勢循則行。忤則變。動則險。止則平。輕能重。緩能速。故物有至小。而力不可勝。既有至易。而攻不可勝。原發如毫芒。針端而巨。若丘阜。本在拱把。而遠際窮髮者。勢也。戶之運也。車之馳也。弩之圓也。矢之激也。衡以一權。而舉數倍之重也。水之注於卑澤也。原火之燎於風中也。勢也。兵奮寡可以走衆。人乘高可以抑下。亦勢也。豈惟萬物然。今夫一人而勝天下之大。制天下之衆。兼聽天下之廣。沛焉有餘。非勢而何如也。故明者用勢。闇者用於勢。明者提至要之處。持其關鍵。制其機樞。動靜在我。開闔在我。弛張在我。一教一令。一賞一罰。必輔之以形勢。故教之而行者易。令之而從者速。賞一而千萬人勸。罰一而千萬人懼。仁少而悅者多。義近而服者遠。無它。理勢爲之也。教令賞罰。仁義而無形勢之輔。必且人人而治之矣。人人而治之。教之行也。必艱。令之出也。必煩。天下之善有餘。而賞不足。天下之惡有餘。而罰不足。天下之民無窮。而仁義不足。無它。理勢

不先也。夫千世之君。可僂指而數之矣。或善惡。或仁義。其間差不能銖寸。而功名輒相倍蓰。禍福輒相千萬者。無它。形勢之異使然也。成湯祝獸網。而歸者三十六國。文王葬枯骨。而天下三分有其二。千世之君。德有大於此者矣。而湯文用此。收天下之助。蓋其從民情。而集天下之勢也。方形勢之在桀紂。夏臺之囚。羑里之獄。如拘匹夫。及善惡之暴也。形勢之變而遷。如林之師。而莫敢射車中之木主。故天下之勢。安則難動。動則難安。當其安也。垂紳端委。深拱於堂。奧戶牖之內。而高論治古之上。尊明如天日。閔隱如雷霆。煦煦如雨露。肅肅如風霰。指顧叱咤。而天下莫不趨走。鞭笞海外之蠻夷。若制童妾。雖有劉項之魁。維曹馬之姦桀。必且老死民籍。而不敢唱。及乎昏懦爲之也。席先王之澤。未涸。天下之勢未運。目視其安也。以爲無有危事也。任一喜怒。從一嗜欲矣。而患未切已也。以爲可爲而無傷也。習知天下之尊服已也。以爲人終古莫敢蹙路馬之芻。觸困兔之毛也。簸頓關紐。嬉弄機樞。動靜不以時。開闔不以道。張弛不以節。淫樂在宮中。而怨毒被天下。略易在一朝。而患禍遺千日。民心之它屬也。君柄之旁落也。勢之翩然而離也。雖欲安之。不可能也。竊譬之山之高厚也。萬夫不能墮壞也。朽壤生乎中。歸石震乎上。及其傾也。人力不能支柱而維持也。非天事也。勢也。故前聖創業。起今之利。變昔之害。所以治天下之具。甚備。憂天下之慮。甚深。綴民心而久天下之勢。堅完固密。爲不可拔。及其久未嘗無罅缺蠹漏也。然而其剝也。亦有漸矣。在後聖時。節其勢而繕之耳。汰則約之。危則平之。擾則靜之。微則養之。弱則扶之。急則縱之。緩則持之。塞則導之。使萬事之理。百物之節。皆不至於窮極。而大變則勢久而長。無危亡之形矣。故勢之在我也。蓄積之固。勢之審則發。弗便則居。故勢爲我使。而天下莫能逆也。若一失其要。則縱肆奔悍於外。不可復收。雖有

天下一旦驅擠排壓而仆矣。臣故曰如戶之運也。如車之馳也。如弩之圓也。如矢之激也。如一權而舉數倍之重也。如水之注於卑澤也。如原火之燎於風中也。如兵之奮寡而走衆人之乘高而制下。其動不可以不慎也。人主之勢則處治如將亂。處存如將亡。處安如將危。而亂與危亡亦且不至。臣故作勢原。

明責

李清臣

今天下之勢如何哉。君仁而民不被澤。兵多而夷狄驕。時平而生民困。土廣而中國之氣常屈。災歲少而財益匱。文法備而吏多姦。時之多敝也。如此而已。天下之大。萬官之富。卒未見奮然而大有爲。能一割當世之弊。致吾君復之乎。前古之治者。何乏人之如是邪。豈治平之世無所施其才邪。將用之非其道。有才而不克施邪。謂世之乏人。則古未嘗有無人之世。謂治平之世無施其才。則多敝又如前所陳者。夫陰陽之英氣。天地之醇靈。生而爲賢智之士。陰陽之英氣。天地之醇靈。未聞有時而歇。故天下未嘗無賢也。議者患治道之不及於古。則曰天下無賢。不知有賢而不能用也。夫用賢而非其道。瑰傑豪偉之材。皆化爲偷懦。循縮而亡能爲矣。則以謂無人焉。此可爲悼嘆者也。亦嘗聞古者之用人矣。視成不視始。責大而不責細。過一而功百。則忘其缺。而圖其效。心至而迹未至。則優假而待其所施。苟付之以事。固弗屑其餘也。今者之用人。較小罪而不觀大節。恤浮語而不究實用。雖有稷契周召之佐。類以一言一事而爲之進退。迹稍出於庭壇畦隴之外。志不獲就業。不能訖而去矣。惟固已持祿。避事。隨時之人。乃無譴而得安焉。故庸平者安步而進。忠憤者半途而氣折。大臣懼怯。小臣凌兢。而天下之事。靡靡日入於衰敝。其所以然者。有其人而不能用。用其人而不能盡之之失也。今夫拔一臣而加之百官之上。以爲輔相。非求其謹潔而

無過。將任之以天下之責也。拔一士而加之一郡一邑之上。以爲守令。非求其能自全。將任之以一郡一邑之責也。拔一夫而加之萬衆之上。以爲將帥。非求其循法而不失小行。將任之以安危勝負之責也。故古者責宰相。必曰廣教化。和陰陽。使百官各任其職。責郡守縣令。必曰使豪彊沮伏。盜賊不作。百姓安業。境內大治。責將帥。必曰士卒樂爲用。敵國不敢謀。下此則凡執事者。莫不皆有責焉。故上下自任其責。而天子無爲矣。今則不然。罷退宰相。皆攻其疵瑕。而未嘗指天下之不治爲宰相之罪。糾劾守令者。皆以小法而未嘗指郡邑之不治爲守令之罪。遷謫將帥者。以庖廚宴饋之間。微文細故之末。未嘗以蠻夷驕橫。兵氣弗強爲將帥之罪。故上下莫自任其責。局局自守。惟求不入於罪。而朝廷大計。生民實患。卒無有任者。是故以天下之大。萬官之富。而常若無其人。尊官厚祿者相繼。而英績偉烈。寂寂於數十載。資格之所羈縛。文法之所躡躒。抱才負志。不得有爲。而老死沉沒者。相望於下。可不惜哉。夫人臣之姦。身安於寵。形無可罪。而實不任責。是爲大姦。張禹之所以默默而亡。漢李林甫之所以守格令而亡。唐也。今皆重夫寡過者。以爲賢。而嫉夫敢爲者。以爲生事。一落陷穽。沒齒不復言。故猾民悍吏。得以輕罪。把持其上。游士談客。得以口舌。恐嚇內外之臣。而招其資。胥吏得以挾簿書。執格例。而爭於廟堂之前。當其任者。知姦而或不敢除。見賢而或不敢用。天下之害。不得亟罷。天下之務。不敢亟爲。因仍苟且。相顧腹議。名曰至公。而萬事益病。其弊莫甚於今之世者。欲救斯敝。是亦非難。寬小過而責大體而已矣。

宋文鑑卷第一百五

議

左右僕射東宮三師爲表首議

祖宗配侑議

郭稹不應爲嫁母持服議

請置廉察罷轉運議

爲兄後議

濮安懿王典禮議

廟議

南北郊議

左右僕射東宮三師爲表首議

得尙書省牒奉前月二十八日勅節文御史臺太常禮院定左右僕射東宮三師爲表首未有所從令臣等參議以聞者臣等今詳東宮三師爲表首討論故實全無證據其左右僕射援引制勅合爲表首者其事有六謹按周官先敍六官又準六典尙書爲百官之本今自一品至六品常參官每班以尙書省官爲首則僕射合爲表首一也又按唐會要及禮閣新儀貞元二年十月七日御史臺奏每有慶賀及須上表

竇儀

宋祁

宋祁

黃亢

劉敞

司馬光

韓維

陳襄

竇儀

並令上公行之。如無上公，卽尙書令僕已下行之。其嗣王合隨宗正。若有班位，合依王品。此則嗣王雖一品，不得爲表首。二也。又據故事，僕射位次三公，則僕射合爲表首。三也。又準故事，僕射是百寮師長，卽無東宮一品爲師長之文。是知上臺表章，僕射當爲表首。四也。又準晉天福二年敕節文，今後凡有謝賀上表，並令上公行之。如三公闕，令僕射行之。則上臺表章，僕射當爲表首。五也。又立班之制，卑者先入後出，尊者後入先出。見今東宮一品立定，僕射乃入。僕射旣退，兩省班退後，東宮一品方出。卽輕先重後之禮，較然可知。則僕射合爲表首。六也。伏以百王儀制，歷代遵承。凡欲改更，必求典故。今御史臺檢討有憑，事理甚允。議者或引百寮起居之日，宰相偶不押班，東宮一品在前，不可却通僕射。臣等答曰：必若合通前立之者，則兩省官班在前。如通最在前班，必求宰相之次爲首，則非上臺僕射而誰。又曰：一品爲尊，二品爲次，臣等答曰：班秩之內，緊慢是分。或有自四品入三品爲黜官，丞郎入卿監是也。從四品入五品爲進秩，少卿入郎中是也。四品在三品之上，諸行侍郎於卿監是也。七品八品在雜五品之上，殿中侍御史補闕拾遺監察於三丞五博是也。若不以省臺緊慢次第相準，居此官者，肯以品爲定乎。又大凡尊卑各有倫等，雖繫君臣之際，可論父子之間。上臺則君父之官也，東宮則臣子之官也。若或品位懸邈，亦可尊卑各申。奈將臺職緊慢不同，實恐統攝不得。假若輕重雖等，亦須推獎上臺。議者又曰：新定合班，最可爲準。臣等答曰：近敕合班之位，僕射與東宮三師，不曾改移。上件所引故實，敕文當時與今無異。此乃仍舊，不是新條。又議者曰：僕射重輕，不同往日。臣等答曰：此官崇重，儀亞三公。上事舊規，典冊具在。公參之禮，立朝之儀，見今可知。何曾損減。又議者曰：假如百寮同署一狀，必須依次署名。臣等答曰：此議只爲表章，獨

以一人結銜爲首。且云文武百寮。臣等此則是總統文武衆官。見有正衙重官。太子宮臣。難以爲首。若援引依次連署。實又與此不同。又議者曰。表首之人。近亦曾有少。臣等答曰。今爲在朝。見有僕射。表首難定。宮臣。歷朝典據分明。都來不取。近或重輕顛倒。卻引爲憑。脫或不論官曹。不取緊慢。不以近尊爲重。但只據品而言。則上來班位。及於資品。以至僕射出入。今後並合改更。若變舊章。於時何益。臣等欲請依唐貞元。晉天福。敕及諸故實。并今御史臺衆議。以僕射爲表首。一則正上臺之綱紀。一則遵歷代之楷模。免至鑿空。驟從臆說。俾其名分。不至奪倫。

祖宗配侑議

宋 祁

臣等聞王者建廟。祔之嚴。合昭穆之綴。祖一而已。始受命也。宗無豫數。待有德也。由宗而下。等胄之疏戚。以爲迭毀之制。使後嗣雖有顯揚。褒大猶不得與祖宗並列。所以一統乎尊。尊古之道也。皇帝陛下躬孝治。發德音。永惟三后之盛烈。際天接地。而推奉之禮有所未稱。明發悼懼。圖惟厥衷。使攸司得稽舊章。開羣議。攄懿鑠。闡孫謀。將以膈合靈心。垂榮無極。非臣等孤陋所能及已。竊以太祖皇帝。誕受寶命。付畀四海。鋪郭燮伐。潛黜不端。夷澤潞之畔。兼淮海之味。東焚吳輿。右壘蜀壘。湘楚閩禺。請吏入朝。當此之時。天下之人。去大殘。蒙更生。卜年長世。丕闡洪業。太宗皇帝。敦受其璽。席運下武。龔天之討。底定太原。由是慎九刑之辟。藝四方之貢。信賞類能。重食勸分。官無煩苛。人無恫怨。又引搢紳諸儒。講道興學。炳然右文。與三代同風。眞宗皇帝。乾粹日昭。執競維烈。重威撫和。休寧北方。順斗布度。先天作聖。遂考夏諺。乂虞巡祕牒。岱宗育穀。冀壤翕受。瑞福普浸。黎元肖翹。跂行罔有不寧。百度已備。眷授明辟。洪惟一祖二宗之烈。歷

選墳誥。未有高焉者也。昔成湯爲商之祖。太甲太戊武丁。實號三宗。后稷爲周之祖。文王武王。庸建二祧。高帝爲漢之祖。孝文孝武。特崇兩廟。皆子孫世世奉承不輟。我皇伯祖。經綸艸昧。遂有天下。功宜爲帝者之祖。皇祖勤勞。制作皇考。財成治定。德宜爲帝者之宗。三廟並萬世不遷。宣布天下。以示後世。臣等請如聖詔。至於升侑上帝。哀對先謨。本之周道。克厭典禮。昔太宗親郊。奉宣祖。太祖配焉。真宗肇祀。奉太祖。太宗配焉。自爾有司。不敢輕議。今二宗同躋不祧之位。則禮無異等。伏請自今以往。太祖爲定配。二宗爲迭配。稱情適事。理實無嫌。其將來皇帝親祠。伏請以三聖偕侑。上顯對越之盛。次申遙追之感。聖人之能事。羣臣之大願。此後迭配。還如前議。昔唐高宗之上封也。太武皇帝。文皇帝。配昊天。明皇之上封也。以高祖配天。睿宗配地。開元之著禮也。高祖配方丘。太宗配神州。此二宗迭配之前比。垂拱開元之間。高祖太宗高宗。同配昊天。真宗登介丘。降社首。並以太祖太宗崇配天地。此三聖皆侑之明準。其歲時常祀。則至日圓丘。仲夏皇地祇配。以太祖孟春祈穀。夏雩祀。冬祭神州。配以太宗孟春感帝。配以宣祖。季秋大饗。配以真宗。伏請皆如禮便。陛下重宗祧之事。鑒照前載。抑畏虔鞏。讓而不專。故令臣等得申愚管。謹用敷罄。惟聖心財鑒。謹用議狀奏聞。

郭稹不應爲嫁母持服議

宋 祁

臣竊惟禮者。敍上下。制親疏。別嫌明微。以爲之節也。故三年之喪。雖天下達禮。至於情文相稱。必降殺從。宜故尊有所申。則親有所屈。不敢以所承之重。而輕用於其私者也。伏見前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郭稹。生始數歲。卽鐘父喪。而母邊氏更適士人王渙。稹榮榮孤苦。以訖成立。見無伯叔。又鮮兄弟。奉承郭氏之

祭者。惟積一身而已。母邊氏適王氏。更生四子。今邊不幸而訃聞。積乃解官行服。以臣愚管見。深用爲疑。伏見五服制度。敕齊衰杖葦降服之條。曰父卒母嫁。及出妻之子爲母。其左方注曰。謂不爲父後者。若爲父後者。則爲嫁母無服。今詳邊氏嫁。則從夫。已安於王室。死將同穴。永非於郭偶。而積旣爲父後。則宜歸重本室。雖欲懷有慈之愛。推無絕之義。亦不得爲已嫁之母。亢父而盡其禮也。何者。輕奉父統。則郭之承重。更無他親。備執母喪。則王之主祀。自有諸子。臣詳求制旨。疑積不當解官行服。夫禮有所殺。君子俯就也。誼有所斷。聖人不專也。況當孝治。宜謹彝經。伏乞降臣此狀。下有司博令詳議。其郭積爲父後爲嫁母。應與不應解官行三年之喪。然後明垂定制。俾守洪規。

請置廉察罷轉運議

黃亢

惟王建國。稽古治人。旣設其官。必立其長。歷觀方冊。可得而知。其在唐虞。則十有二牧。在三代。則有連率焉。有方伯。正牧焉。在兩漢。則或稱刺史。或稱州牧。其實一也。在皇唐。則其大府有節度。其次有觀察。皆所以綱舉百職。柄持衆政。作天子之藩宣也。是故民之所仰望。吏之所畏服。朝之所毗倚。其官必重。其人必賢也。今則不然。外官小大。自足及額。悉統之轉運。轉運非古也。起唐中葉。所以督錢穀而已矣。今夫用錢穀之職。總守宰之官。守宰主宣教化者也。教化義也。錢穀利也。利與義不能兩全。是以下憂歲之不登。而民之不粒。上恐財之不豐。而貢之不多。是上下相戾也。矧其充使者。不過郎官御史。其官旣輕。其人未必賢。是民所仰望者。卑也。吏所畏服者。弛也。朝之毗倚者。輕也。使政不平。刑不清。和氣未充。祥鳥未來。得非由此歟。有芻蕘之民。竊議於下曰。錢穀之職。宜委之郡守。郡守縣宰。宜統之廉察。則廉察宜置。轉運宜罷。

也。所以復古官也。不使吾民謂天子重利而薄義也。不知朝廷三事大夫爲是邪爲非邪。

爲兄後議

劉敞

禮。天子之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所謂昭者。父道也。所謂穆者。子道也。天子諸侯。未必皆身有子。故或取於兄弟之子以爲嗣。親同則取其賢者。賢同則取其長者。長同則卜其吉者。非兄弟之子。則弗取。故不以諸父爲嗣。兄亦尊也。不以諸弟爲嗣。弟已之倫也。此古者七廟五廟之序。所以昭穆不相越。迭毀不相害也。至乎後世。國家多事。或傳之諸兄。或傳之諸弟。蓋有不得已焉。則禮散久矣。然旣已受國家天下。則所傳者雖非子。亦猶子之道也。傳之者雖非其父。亦猶父之道也。以天下國家爲重矣。春秋僖公實閔公之兄。閔公遭弑。僖不書即位。明臣子一體也。公孫嬰齊卒。春秋謂之仲嬰齊。以謂爲人後者爲之子。當下從子例。不得獲顧兄弟之親。稱公孫也。春秋之義。有常有變。夫取後者不得取兄弟。此常也。旣已不可及。取兄弟矣。則正其禮使從子例。此變也。故僖公以兄繼弟。春秋謂之子嬰齊。以弟繼兄。春秋亦謂之子。所謂常用於常。變用於變者也。旣正其子名。則僖公不得以閔公爲昭。歸父不得以嬰齊爲穆。旣正其昭穆。則迭毀之次。不得以一代一也。而儒者或疑禮無後兄弟之文。遂以春秋書仲嬰齊爲不與子爲父孫。非也。子爲父孫。誠非禮之正。有不得已者。春秋正其爲臣子一體而已。故實公孫嬰齊。而謂之仲嬰齊。若春秋本不聽其爲後者。則當書曰公孫嬰齊卒。學者問之曰。此仲嬰齊。曷爲謂之公孫嬰齊。不與爲兄後也。乃可矣。夫春秋家猶重之。況國乎。國爾猶重之。況天下乎。故凡繼其君。雖兄弟必使子之。繼其大宗。雖兄弟必使子之。如繼其君。繼其大宗。而不使子。是教不子而輕其所託。

也。此文公所以受逆祀之貶也。然春秋固爲衰世法。非太平正禮也。太平之世未嘗有也。漢時定迭毀之禮。丞相玄成。丞相衡。引昭宣兩帝並爲昭。獨以孫爲昭。而不知禮無兩昭。使昭帝之天下無所傳。宣帝之天下無所受。失禮意矣。又惠帝文帝皆高祖子。惠帝親受之高祖。文帝則受之惠帝。雖皆兄弟。此與閔公僖公何異哉。存當以臣子敍之。死當以昭穆正之。而漢世議者皆推文帝使上繼高祖。而惠帝親受高祖。天下者。反不與昭穆之正。至於光武當繼平帝。又自以世次爲元帝之子。上繼元帝。而爲元帝後。皆悖經。違禮而不可傳者也。自漢世以來。其議尤衆。皆曰兄弟不相爲後。不當以昭穆格之。妄也。若不以昭穆格之。則天下受之誰乎。凡人君以兄弟爲後者。必非有子者也。引而爲嗣。臣子一體矣。而當嗣者反以兄弟之故。不繼所受國。而繼先君。則是所受國者。竟莫有嗣之者也。不可一矣。生則以臣子事之。死則以兄弟治之。忘生悖死。不可二矣。已實受之後君。不受之先君。今當自繼先君者。不唯棄後君命已之命。又當廢先君命兄之命。不可三矣。天下國家。則歸之己。而父子之禮。則恥不爲。不可四矣。徐邈曰。若兄弟爲昭穆者。設兄弟六人爲君。至其後世當祀不及祖禰。此又妄之甚者。禮有所極。義有所斷。爲之後者爲之子。所以正授受。重祖統也。兄弟六人。相代爲君。亦六代祀祖禰矣。假令非兄弟相代。其祖亦當遷矣。不得故存也。卽如此言。使有兄弟六人爲君。各自稱昭。是有十三廟也。又其最後一君。當上繼先君。而五君終爲無後也。豈其所以傳重授國之意乎。禮爲人後者。降其私親。設兄弟六君。故當各自爲嗣。義不可曲。顧其親。可謂祀不及祖禰哉。凡言禮者。惡其諂時君之意。苟曰益廣宗廟。大孝之本。而不詳授受之道。春秋之義。使當傳國者。不忍以國與其宗。曰非吾子也。當受國者。又不肯以臣子之禮事其君。曰非吾父也。至令宗

廟猥衆。昭穆駢積。而鬼有不嗣者。推生嗣死。獨可悖哉。獨可悖哉。

漢安懿王典禮議

司馬光

臣等謹按儀禮喪服爲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之父。母昆弟之子若子若子者皆如親子也。又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特重於大宗降其小宗也。又爲人後者爲之子不敢復顧私親。聖人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施於彼則不得專一於此。故也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父母以爲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爲聖朝法。況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母后。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祇承天地之意。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拔聖明。授以大業。親爲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永有天下。漢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宸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者。皆先帝之德也。臣等愚賤不達古今。竊以爲今日所崇奉漢安懿王典禮。一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譙國太夫人襄國太夫人仙遊縣君亦改封大國太夫人。考之古今實爲宜稱。

廟議

韓維

伏以親親之序。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聖人制事存送終之禮。皆以此爲限。是衆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不與衆人同者。則又因事之宜。斷之以義。而爲之節文也。昔先王既有天下。其基業之所由起。奉以爲太祖。所以推功業重本始也。蓋王者之祖有繫天下者矣。諸侯之祖有繫一國者矣。大

夫士之祖。繫其宗而止矣。亦其理勢然也。荀卿曰。王者天太祖。諸侯不敢壞。大夫士有常宗。所以別貴始。貴始德之本也。蓋有天下之始。若后稷。有一國之始。若周公。大夫士之始。若三桓。所以貴者配天也。不祧也。有常宗也。此其所以別也。今直以契稷爲本統之祖。則是下同大夫士之禮。非荀卿之所謂別也。或曰。湯文武去契稷。皆十有餘世。其間子孫衰微奔竄者。非一。湯文武之有天下。契稷何與哉。曰。南宮适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曰。君子哉。若人。禹之有天下則然矣。稷諸侯也。而曰有天下何哉。豈非積累功德。至文王而興乎。孟子曰。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然則小國亦王之所待也。所謂七十里百里者。非契稷所受。以遺其子孫之國乎。由是言之。商周之所興。契稷不爲無所與也。則正考父作頌。追道契湯高宗。商所以興。子夏序詩。稱文武之功起於后稷。豈虛語也哉。國語亦曰。契勤商。十有四世而興。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興。穀梁曰。始封必爲祖。南宮适。孟軻。卜子夏。左丘明。穀梁。亦生於周代。其所言皆親聞而見之者。其學問又俱出於孔子。宜若可信。則尊始祖以其功之所起。秦漢諸儒亦有所受之也。後世有天下者。皆特起無所因。故遂爲一代太祖。所從來久矣。伏惟太祖皇帝。孝友仁聖。睿智神武。兵不血刃。坐清大亂。子孫遵業。萬世蒙澤。功德卓然。爲宋太祖。無少議者。億祖雖於太祖。高祖也。然仰迹功業。未見其有所因。上尋世系。又不知其所以始。若以所事契稷奉之。竊恐於古無考。而於今亦有所未安也。臣以均之論。未有以相奪。仍舊便。若夫藏主合食。則歷代嘗議之矣。然今之廟室。與古殊制。古者每廟異宮。今所以奉祖宗者。在一堂之上。西夾室猶處順祖之右。考之尊卑之次。似亦無嫌。至于禘祫。自是序昭穆之祭。億祖東嚮。禮無不順。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者也。孔子曰。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如臣絳等議。非臣所

知此臣所以闕而不敢同也。

南北郊議

陳襄

臣謹按周禮大司樂以圓鍾爲宮。冬日至於地上之圓丘。奏之六變。以祀天神。以函鍾爲宮。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八變。以祭地示。夫祀必冬日至者。以其氣來復于上。天之始也。故宮用夾鍾。于震之宮。以其帝出乎震也。而謂之圓鍾者。取其形以象天也。三一之變。圓鍾爲宮一變。黃鍾爲角。太族爲徵。姑洗爲羽。各一變。合陽奇之數也。祭必以夏日至者。以其陰氣潛萌于下。地之始也。故宮用林鍾。于坤之宮。以其萬物致養于坤也。而謂之函鍾者。取其容以象地也。四二之變。函鍾爲宮。太族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各二變。合陰偶之數也。又大宗伯以禋祀實柴。標燎祀其在天者。而以蒼璧禮之。以血祭。沈豕醢辜。祭其在地者。而以黃琮禮之。皆所以順其陰陽。辨其時位。倣其形色。而以氣類求之。此二禮之不得不異也。故求諸天而天神降。求諸地而地示出。得以通精誠而逆福釐。以生蒸民。以阜萬物。此百王不易之禮也。去周既遠。先王之法不行。漢元始中。奸臣妄議。不原經意。附會周官大合樂之說。謂當合祭。平帝從而用之。故天地共饋。禮之失自此始矣。由漢歷唐。千有餘年之間。而以五月親祠北郊者。惟四帝而已。如魏文帝之太和。周武帝之建德。隋高祖之開皇。唐睿宗之先天。皆希闊一時之舉也。然而隨得隨失。卒無所定。垂之本朝。未遑釐正。恭惟陛下。恢五聖之述。作舉百王之廢墜。典章法度。固已比隆先王之時矣。豈襲後世一切之禮乎。是以臣親奉德音。俾正訛舛之禮。首宜正其大者。大者不正。而末節雖正。無益也。況天地歲祀。今亦不廢。願惟有司攝事而已。誠未足以上盡聖誠恭事之意也。臣以謂既罷合祭。則南北二郊。自當別祀。伏請陛下。每遇親祀之歲。先以夏日至祭地。

示於方丘。然後以冬至祀昊天於圓丘。此謂所大者正也。然議者或謂先王之禮其廢已久不可復行。古者齊居近齊古者致儀衛省用度約。賜予寡。故雖一歲遍祀而國不費。人不勞。今也齊居遠。儀衛繁。用度廣。賜予多。故雖三歲一郊而猶或憚之。況一歲而二郊乎。必不獲已。則三年而迭祭。或如後漢以正月上丁祠南郊。禮畢。次北郊。或如南齊以正月上辛祠昊天。次辛瘞后土。不亦可乎。臣竊謂不然。記曰。祭不欲疎。疎則怠。夫三年迭祭。則是昊天大神。六年始一親祀。無已怠乎。記曰。大事必順天時。二至之郊。周公之制也。捨是而從後王之失禮。可謂法歟。彼議者徒知苟簡之便。而不睹尊奉之嚴也。伏惟陛下鑒先王已行之明效。舉曠世不講之大儀。約諸司之儀衛。而幸祠宮。均南郊之賜予。以給衛士。蠲青城不急之役。損大農無名之費。使臣得以講求故事。參究禮經。取太常儀注之文。以正其訛謬。稽大駕鹵簿之式。以裁其繁冗。惟以至恭之意。對越大祇。以迎至和。格純嘏。庶成一代之典。以示萬世。

宋文鑑卷第一百六

議

救災議

賞罰議

議禦戎

議水

渾儀議

邊議四首

世守邊郡議

選小臣宿衛議

民議

皇族稱伯父叔父議

議官

官制

救災議

宋文鑑 卷第一百六

曾鞏

趙瞻

仲訥

王同

沈括

張載

呂大鈞

呂大鈞

呂大鈞

顏復

李清臣

畢仲游

曾鞏

河北地震水災。隳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乏食。主上憂憫。下緩刑之令。遣持循之吏。恩甚厚也。然百姓患於暴露。非錢不可以立屋廬。患於乏食。非粟不可以飽。二者不易之理也。非得此二者。雖主上憂勞於上。使者旁午於下。無以救其患。寒其求也。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矣。然有司之言。特常行之法。非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今河北地震水災。所毀敗者甚衆。可謂非常之變也。遭非常之變。亦必有非常之恩。然後可以振之。今百姓暴露乏食。已廢其業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廩於上。則其勢必不暇乎他爲。是農不復得修其畎畝。商不復得治其貨賄。工不復得利其器用。閭民不復得轉移執事。一切棄百事而專意於待升合之食。以偷爲性命之計。是直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非深思遠慮爲百姓長計也。以中戶計之。戶爲十人。壯者六人。月當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粟一石二斗。率一戶月當受粟五石。難可以久行也。則百姓何以贍其後。久行之。則被水之地。旣無秋成之望。非至來歲麥熟賑之。未可以罷。自今至於來歲麥熟。凡十月。一戶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者十餘州。州以二萬戶計之。中戶以上。及非災害所被。不仰食縣官者。去其半。則仰食縣官者爲十萬戶。食之不遍。則爲施不均。而民猶有無告者也。食之徧。則當用粟五百萬石。而後可以辦。此又非深思遠慮爲公家長計也。至於給授之際。有淹速。有均否。眞僞。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措置一差。皆足致弊。又羣而處之。氣久蒸薄。必生疾病。此皆必至之害也。且此不過能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於屋廬構築之費。將安取哉。屋廬構築之費。旣無所取。而就食於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居。雖有頽牆壞屋之尙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尙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尙可賴者。必棄之而不暇顧。甚則殺牛馬而去者有

之伐桑棗而去者有之。其害又可謂甚也。今秋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處不知所蔽，蓋流亡者亦已衆矣。如不可止，則將空近塞之地，空近塞之地，失戰鬪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慮，而不可謂無患者也。空近塞之地，失耕桑之民。此衆士大夫所未慮，而患之尤甚者也。何則？失戰鬪之民，異時有警，邊戍不可不增。爾失耕桑之民，異時無事，邊糴不可以不貴矣。二者皆可不深念歟？萬一或出於無聊之計，有窺倉庫，盜一囊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已負有司之禁，則必鳥駭鼠竄，竊弄鋤耒於草茅之中，以扞游徼之吏。彊者既囂而動，則弱者必隨而聚矣。不幸或連一二城之地，有枹鼓之警，國家胡能晏然而已乎？況夫外有夷狄之可慮，內有郊祀之將行，安得不防之于未然，銷之于未萌也？然則爲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今被災之州爲十萬戶，如一戶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常產之貲，平日未有及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脩其畎畝，商得治其貨賄，工得利其器用，閭民得轉移執事，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待二升之廩於上，而勢不暇乎他爲，豈不遠哉！此可謂深思遠慮爲百姓長計者也。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爲粟五百萬石。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爲粟一百萬石。況貸之於今，而收之于後，足以振其艱乏，而終無損於儲之實。所實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此可謂深思遠慮爲公家長計者也。又無給授之弊，疾癘之憂，民不必去其故居。苟有頽牆壞屋之尙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尙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尙可賴者，皆得而不失。況乎全牛馬，保桑棗，其利又可謂甚也。雖寒氣方始，而無暴露之患，民安居足食，則有樂生自重之心，各復其業，則勢不暇乎他爲。雖驅之不去，誘之不爲盜矣。夫飢歲聚餓殍之民，而與之升合之食，無益於救災補敗之數。此

常行之弊法也。今破去常行之弊法，以錢與粟，一舉而賑之，足以救其患，復其業。河北之民，聞詔令之出，必皆喜上之足賴，而自安於畎畝之中，負錢粟而歸，與其父母妻子脫於流轉死亡之禍，則戴上之施，而懷欲報之心，豈有已哉？天下之民，聞國家措置如此，恩澤之厚，其孰不震動感激，悅主上之義於無窮乎？如是而人和不可致，天意不可悅者，未之有也。人和洽于下，天意悅於上，然後玉路徐動，就陽而郊，荒夷殊陬，奉幣來享，疆內安輯，里無囂聲，豈不適變於可爲之時，消患於無形之內乎？此所謂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不早出此，或至於一有枹鼓之警，則雖欲爲之，將不及矣。或謂方今錢粟恐不足以辦此，夫王者之富藏之于民，有餘則取，不足則與，此理之不易者也。故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蓋百姓富實而國獨貧，與百姓餓殍而上獨能保其富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故又曰：不患貧而患不安。此古今之至戒也。是故古者二十七年耕有九年之蓄，足以備水旱之災，然後謂之王政之成。唐水湯旱而民無捐瘠者，以是故也。今國家倉庫之積，固不獨爲公家之費而已，凡以爲民也。雖倉無餘粟，庫無餘財，至於救災補敗，尙不可以已。況今倉庫之積，尙可以用，獨安可以過憂將來之不足，而立視天民之死乎？古人有言曰：剪爪宜及膚，割髮宜及體。先王之于救災，髮膚尙無足愛，況外物乎？且今河北州軍，凡三十七，災害所被，十餘州軍而已。佗州之田，秋稼足望，令有司於糴粟常價，斗增一二十錢，非獨足以利農，其于增糴一百萬石易矣。斗增一二十錢，吾權一時之事，有以爲之耳。以實錢給其常價，以茶荈香藥之類，佐其虛估，不過捐茶荈香藥之類，爲錢數鉅萬貫，而其費已足。茶荈香藥之類，與百姓之命，孰爲可惜，不待議而可知者也。夫費錢五鉅萬貫，又捐茶荈香藥之類，爲錢數鉅萬貫而足，以救一時之患。

爲天下之計。利害輕重。又非難明者也。顧吾之有司。能越拘攣之見。破常行之法。與否而已。此時事之急也。故述斯議焉。

賞罰議

趙瞻

世之大患在賞罰焉。賞以徵文。梏賢。罰以定令。幸姦。則是國代賢者辭。而法爲姦人地也。有吏于此。齧伐閱詣。考課曹曹。必曰。某在斯職。事若干年。當遷某官。某在斯課。最若干數。當增某秩。斯人大賢。大不肖。雖朝廷王公。不得擅輒議其存捨動搖者。或迹狀白著。有非常不在詔令。則以問故事。與令有所差駁。突兀亦不爲舉。夫以賢者難進。易退。廉恥謙服之心。詎非代之辭者歟。若爾伊尹。太公常齒匹夫。傳說箕子。常編壘囚。冀缺寧戚。常伍耕農。管仲五殺。常沒虜獲。尙屑與時爭盆鼓之逋賦。列時刻之積效。而邀遷次邪。又或以罪付理官曹。曹必曰。以甲令當某罰。以乙詔當某科。有輕重疑。則爲奏以請上。上之所進退。亦旁法律繩尺爾。夫以姦人狡獪。窺幸之備。詎非爲之地者歟。且唐虞流共工。放驩兜。湯誅尹譖。文王誅潘正。太公誅華仕。管仲誅傅里乙。子產誅鄧析。史傳孔子誅少正卯。周書有三風十愆。禮經有四誅無赦。孟軻以楊朱墨翟邪說之無君親者拒之。荀卿以宋鉏公孫龍衆惑之亂名實者禁之。故若晉羊舌肸以掠美尸。齊阿大夫以虛譽烹。彌子瑕佞幸似忠孝而得罪。郭解豪俠似仁義而蒙戮。皆姦雄桀黠。傷蝕風教之尤者。然以之示有司。則罪無所當矣。非勉寬仁之治也。非保賊亂之黨也。徒律令無所處焉也。賞與罰如是。馳步帝皇之塗。而未底者。所以趣之之轍異也。或謂若之所贊者古也。今之所用者時也。若居今時而用古。殆不可與權矣。張選舉之程法。補調之品目。猶曰未也。況以堯舜之所病。與三代之明哲。而責有司。

哉。又若前主律後主令。附麗驗治。劾讞鍛成。猶曰未也。況以難明之狀。可惑之事。而亟致大戮哉。正爾如賞僭及淫人。刑僭及善人。何此大不然。且責君於難謂之恭。吾君不能謂之賊。彼曷獨不欲舉縣官于堯舜三代之隆乎。夫人之辭行技能。號爲搜索而真朝廷矣。才具器識。號爲量度而糜爵位矣。斯豈它術哉。視必得賢者而後任之。有司爾。眞賢實廉。不次求索。則有司之明也。上之察也。任人大姦。赫然誅殛。亦有司之明也。上之察也。豈它術哉。上如不察。有司不賢。雖區區於秩次。事事於律令。顧益資其窺測者。豈有補邪。但古用此亦治。今用此亦治。不能用。則皆末如之何也。又安在權不權。使今得一伊尹太公。而賞之天下。非乎不也。得一驩兜共工。而罰之天下。非乎不也。若賞伯夷。而問盜跖。罰窮奇。而諮饕餮。惡可。

議禦戎

仲訥

或曰西北二戎大與之結好。次寵以爵。賜予至厚。羈縻宜得。而兵未克弭。古稱禦戎無上策。良信哉。愚曰。斯之惑久矣。言乎禦者誠非也。秦以之亡。漢因而匱。尙有策哉。然則若何禦之。非足尙也。當用氣勝之耳。奚爲而言。夫天高而尊者陽也。地卑而濁者陰也。君子陽也。小人陰也。中國陽也。四夷陰也。取勝之道。存乎其類。堯舜禹湯之爲君。君子則舉。小人則誅。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氣由其類勝。天爲之清。日爲之明。至于鳥獸魚鼈咸若。夷狄其有不馴乎。是陽氣勝而陰不能好也。故二帝三王之世。夷狄之患無甚焉。秦漢而下。德衰而力雄。善有聞而不舉。舉有用而不終。惡有彰而不去。去有誅而不盡。君子之道不競。小人之勢日進。故日爲之蝕。地爲之震。殲草檟木。橫出妖孽。況四夷乎。是陰氣勝而陽不得立也。故夷狄之患始滋焉。西北二方。彼陰也。東方南方。我陽也。又以盟約之信要之。崇顯之號榮之。賀遺其福。慶弔恤其喪死。

可謂至仁至恩也。而戎心未懷，非策之不至，推其類，殆氣之未勝也。王者據正陽之尊，赫然而神聖之明，闢四門四目之視，大自三吏九卿，下至百執庶官，宜有姦回佞妄，雜居正人君子之列，使皇極之道壅而未行，陰淫之氣上應于天，故地震屋壞，殺人日食，正歲朔雨晦風霾，並歲而至，戎狄因之而狂，陰邪勝而然耳，非不懷也。爲之謀者，上當端然自立，拔方正之士與之共事，推善而誅惡，集賢而退不肖，材者使得效其用，智者使得進其謀，則上下之志一通，正道得立，必先天清地寧，日星風雨時序，如是則夷狄之患奚慮也。且將厥角而來庭，書曰：而難任人，蠻夷率服，斯正氣之勝乎。必斯之不務，而將廢天下之農，起天下之兵，大舉而從之，奈無策何，奈後悔何。

議水

王同

古者之治五行也，必有五行之官，其去民用尤近，而逆其理，則有敗害之端，莫甚於水。故官得其任，則不憂乎水之敗害，誠其勢也。是以舜命益作虞以掌山澤，周有川澤之禁，而後世脩之，未嘗廢也。由秦漢以來，使任其事而爲之水官，則莫若都水之職。其主灌溉陂池，保守河渠，自太常及三輔，皆有其官。至武帝之時，尤增重之。於是又有左右使者，使統其任，而居其事者，莫不明於禹貢之學，而習於知水之性，故劉向以治書爲三輔都水都尉，平當以明禹貢領護河隄，蓋其任職之人，未嘗不脩其事，而又有水工之徒，以佐知其利害，是以秦漢之際，言水事於書尤著，而魏晉已來，至於隋唐，其官亦未嘗廢。於魏則有都尉水衡之號，晉宋齊皆曰都水臺，或爲水衡令，及梁天監中，始改曰太舟卿，而主治舟航河隄。隋唐之時，又皆爲都水使者，或改曰監，而舟楫河渠二署隸之。然於水事，或領或否矣。故天下不喻於水，而失其水之

性。使以憂中國者起矣。國家比歲之間。水之爲害亦甚矣。自京城之中。民被其苦亦暴。而衍溢者。歷月不知。所以洩之。今國家懲前日之患。而求于秦漢之故。爲之都水之任。專其有司。欲以知水之性。此慮患之本也。夫以患而設備。求其功效而使之。不爲虛位。則天下宜有明于水性。若秦漢之間。所謂水工者出矣。苟得其水工。而又以知水者居其任。使之專其職。而行于天下。就視其水之利害。得以循其故而治之。不使數遷其任。責之課最。而信其黜陟。則官得其人而分定。則事益脩矣。故爲今之慮水。莫若如此。

渾儀議

沈括

五星之行有疾舒。日月之交有見匿。求其次舍經躔之會。其法一寓于日。冬至之日。日之端南者也。日行周天。而復集于表銳。凡三百六十有五。日四分日之幾一。而謂之歲。周天之體。日別之謂之度。度之離。其數有二。日行則舒。則疾會而均。別之曰赤道之度。日行自南北。升降四十有八度。而迤別之曰黃道之度。度不可見。其可見者星也。日月五星之所由。有星焉。當度之畫者。凡二十有八。而謂之舍。舍所以挈度。度所以生數也。度在天者也。爲之璣衡。則度在器。度在器。則日月五星可以搏乎器中。而天無所豫也。天無所豫。則在天者不爲難知也。自漢以前。爲歷者必有璣衡。以日驗跡。其後雖有璣衡。而不爲歷作。爲歷亦不復以器自考。氣朔星緯。而皆莫能知其必當之數。至唐歷僧一行。改步大衍歷法。始復用渾儀參貫。故其術所得。比諸家爲多。臣嘗歷考古今儀象之法。虞書所謂璿璣玉衡。唯鄭康成粗記其法。至洛下閭。製圓儀。賈逵又加黃道。其詳皆不存于書。其後張衡爲銅儀於密室中。以水轉之。蓋所謂渾象。非古之璣衡也。吳孫氏時。王蕃陸績皆嘗爲儀及象。其說以謂舊以二分爲一度。而患星辰稠穢。張衡改用四分。而復

推重難運。故蕃以三分爲度。周丈有九寸五分寸之三。而具黃赤道焉。續說以天形如鳥卵小楕。而黃赤道短長相害。不能應法。至劉曜時。南陽孔定製銅儀。有雙規。正距子午。以象天。有橫規。判儀之中。以象地。有持規。斜絡天腹。以候赤道。南北植幹。以法二極。其中乃爲游規。窺管。劉曜太史令晁崇斛蘭。皆嘗爲鐵儀。其規有六。四常定。一象地。一象赤道。其二象二極。乃定。所謂雙規者也。其制與定法大同焉。唯南北柱。曲抱雙規。下有縱衡。水平。以銀錯星度。小變舊法。而皆不言有黃道。疑其失傳也。唐李淳風別爲圓儀。三重。其外曰六合。有天經雙規。金渾緯規。金常規。次曰三辰。轉於六合之內。圓徑八。亦有璿璣規。月游規。所謂璿璣者。黃道屬焉。又次曰四游。南北爲天樞。中爲游筩。可以升降游轉。別爲月道。傍列二百四十九交。以攜月游。而一行以爲難用。而其法亦亡。其後率府兵曹梁令瓚。更以木爲游儀。因淳風之法。而稍附新意。詔與一行雜校得失。改鑄銅儀。古今稱其詳確。至道中。初鑄渾天儀于司天監。多因斛蘭晁崇之法。皇祐中。改鑄銅儀于天文院。始用令瓚一行之論。而去取交有失。得臣今歛古今之說。以求數象。有不合者。十有三事。其一。舊說以謂今中國於地爲東南。當令西北望極星。置天極不當中北。又曰天常傾西北。故極星不得居中。臣謂以中國觀之。天常北倚可也。謂極星偏西。則不然。所謂東西南北者。何從而定之。豈不以日之所出者爲東。而日之所入者爲西乎。臣觀古之候天者。自安南都護府。至浚儀大岳臺。纔六千里。而北極之差。凡十五度。稍北不已。庸詎知極星之不直人上也。臣嘗讀黃帝素問書。立於午而面子。立於子而面午。至于自卯而望西。自酉而望卯。皆曰北面。立於卯而負西。立于酉而負卯。至于自午而望南。自子而望北。則皆曰南面。臣始不諭其理。逮今思之。乃常以天中爲北也。常以天中爲北。則蓋以極星常

居天中也。素問尤爲善言天者。今南北纔五百里。則北極輒差一度以上。而東南西北數千里間。日分之時候之日未嘗不出於卯半。而入於酉半。則又知天樞既中。則日之所出者定爲東。日之所入者定爲西。天樞則常爲北無疑矣。以衡窺之日分之時。以渾儀抵極星。以候日之出沒。則在卯酉之半少北。此殆放乎四海而同者。何從而知中國之爲東南也。彼徒見中國東南皆際海。而爲是說也。臣以謂極星之果中果非中。皆無足論者。彼北極之出地千里之間。所差者已如是。又安知其茫昧幾千萬里之外邪。今直當據建邦之地。人目之所及。裁以爲法。不足以爲法者。宜置而勿議可也。其二曰絃。半設以象地體。今渾儀置于崇臺之上。下瞰日月之所出。則絃不與地際相當者。臣詳此說雖粗有理。然天地之廣大。不爲一臺之高下有所推遷。蓋渾儀考天地之體。有實數。有準數。所謂實者。此數卽彼數也。此移赤。彼亦移赤之謂也。所謂準者。以此準彼。此之一分。則準彼之幾千里之謂也。今臺之高下。乃所謂實數。一臺之高。不過數丈。彼之所差者。亦不過此。天地之大。豈數丈足累其高下。若衡之低昂。則所謂準數者也。衡移一分。則彼不知其幾千里。則衡之低昂當慎。而臺之高下。非所當卹也。其三。月行之道過交。則入黃道六度而稍卻。復交則出於黃道之南。亦如之。月行周于黃道。如繩之繞木。故月交而行日之陰。則日爲之虧。入蝕法而不虧者。行日之陽也。每月退交。二百四十九周有奇。然後復會。今月道既環繞黃道。又退交之漸。當每日差池。今必候月終。而頓移亦終。不能符會天度。當省去月環。其候月之出入。專以歷法步之。其四。衡上下二端。皆徑一度有半。用日之徑也。衡端不能全容日月之體。則無由審日月定次。欲日月正滿。上衡之端不可動移。此其所以用一度有半爲法也。下端亦一度有半。則不然。若人目迫下端之東。以窺上端之西。

則差幾三度。凡求星之法。必令所求之星。正當穿之中心。今兩端既等。則人目遊動。無因知其正中。今以鉤股法求之。下徑三分。上徑一度有半。則兩竅相覆。大小略等。人目不搖。則所察自正。其五。前世皆以極星爲天中。自祖亘以璣衡窺考。天極不動處。乃在極星之末。猶一度有餘。今銅儀天樞內徑一度有半。乃謬以衡端之度爲率。若璣衡端平。則極星常遊天樞之外。璣衡小偏。則極星乍入。令瓚舊法。天樞乃徑二度有半。蓋欲使極星遊於極中也。臣考驗極星更三月。而後知天中不動處。遠極星乃三度有餘。則祖亘窺考。猶爲未審。今當爲天極徑七度。使人目切南極望之。極星正循北極裏周。常見不隱。天體方正。其六。令瓚以辰刻。十干八卦皆刻於紘。然紘正平。而黃道斜連。當子午之間。則日徑度而道促。卯酉之際。則日逆行而道舒。如此辰刻不能無謬。新銅儀則移刻於緯。四遊均平。辰刻不失。然令瓚天中單環。直中國人頂之上。而新銅儀緯斜絡南北極之中。與赤道相直。舊法設之無用。新儀移之爲是。然當側規如車輪之牙。而不當衡規如鼓陶。其傍迫狹難賦辰刻。而又蔽映星度。其七。司天銅儀。黃赤道與紘合鑄。不可轉移。雖與天運不符。至於窺測之時。先以距度星考定三辰所舍。復運遊儀抵本宿度。乃求出入黃道。及去極度所得。無以異於令瓚之術。其法本於晁崇斛蘭之舊制。雖不甚精縟。而頗爲簡易。李淳風嘗謂斛蘭所作鐵儀。赤道不動。乃如膠柱。以考月日差。或至十七度。少不減十度。此正謂直以赤道候月行。其差如此。今黃道赤道。再運游儀。抵所舍宿度求之。而月行。則以月歷。每日去極度筭率之。則不可謂之膠也。新法定宿而變黃道。此定黃道而變宿。但可賦三百五十五度。而不能具餘分。此其爲略也。其八。令瓚舊法。黃道設於月道之上。赤道又次月道。而璣最處其下。每月移交。則黃赤道輒變。今當省去月道。徙璣于赤道。

之上。而黃道居赤道之下。而二道與衡端相迫。而星度易審。其九。舊法。規環一面刻周天度。一面加銀丁。所以施銀丁者。夜候天晦。不可目察。則以手切之也。古之人以璿爲之。璿者珠之屬也。今司天監三辰儀。設齒于環背。不與橫簫會。當移列兩旁。以便參察。其十。舊法。重璣。皆廣四寸。厚四分。其他規軸。重樸。拙不可旋運。今小損其制。使之輕利。其十一。古之人知黃道歲易。而不知赤道之因變也。黃道之度。與赤道不得獨膠。今當變赤道與黃道同法。其十二。舊法。黃赤道平設。正當天度。掩蔽人目。不可占察。其後乃別加鑽孔。尤爲拙謬。今當側置少偏。使天度出北際之外。自不凌蔽。其十三。舊法。地紘正給天經之半。凡候三辰出入。則地際正爲地紘所伏。今當徙紘稍下。使地際與紘之上際相值。候三辰伏見。專以紘際爲法。自當默與天合。

邊議四首

張載

清野

城中之民。旣得以依城。自郊外百姓。朝廷不豫爲之慮。非潰亡失生。則殺戮就死。縱或免焉。則其老幼孳畜。屋廬積聚。莫不爲之驅除蕩焚。與死亡均矣。欲爲之計。莫如選吏行邊。爲講族閭隣里之法。問其所謀。諭之休戚。使之樂羣以相聚。協力以相資。聽其依山林。據險阻。自爲免患之計。官不拘制。一從其宜。則積聚幼老。得以先自爲謀。而處之有素。寇雖深入。野無所資。而民免誅掠。此爲計之當先者也。

固守

師爲虜致。則喪陷之患多。城不自完。則應援之兵急。凡今近邊城邑。尤當募善守之人。計定兵力。度使勢。

可必全。不假外救。足以支持踰月。應援之師。不爲倉皇牽制。則守必力。而師不勞。此禦患之尤急者也。然所謂善守者。要以省兵爲能。假設一城之小。千夫可完。不才者。十倍之。而未必固。善守者。加損之。而尙可全。則守城乘障之人。必也力與之計。而省吾兵。厚賞其功。而示之信。

省戍

戍而費財。豈善戍之計。欲不費。必也計民以守。不足。然後益之以兵。如是。則爲守之力。在民居多。而用兵無幾。守旣在民。則今日守兵。凡城有餘。皆得以移用他所。或乘間出戰。以自解其圍矣。竊計關內。守餘之兵。無慮十萬。四塞之城。各餘萬人。爲備間其多少之羌。此其大略也。則舉中大數。有移使之卒。常不減六七萬人。義勇旣練。則六十萬人。從而省去。亦攻守爲有餘矣。兵省費輕。就使戎壘對峙。用日雖多。而吾計常足。顧朝廷未嘗資守於民。以兵多爲患耳。种世衡守環州。吏士有罪。射中則釋之。僧道飲酒犯禁。能射則縱之。百姓繫者。以能射則必免。糧稅逋負者。以能射必寬。當是時。環之內外。莫不人人樂射。一州之地。可不用一卒而守。以此觀之。省戍豈甚難之計哉。

因民

計民以守。必先相視城池大小。夫家衆寡。爲力難易。爲地緩急。周圍步尺。莫不盡知。然後括以保法。萃以什伯。形以圖繪。稽以文籍。便其居處。正其分位。平時使之知所守。識所向。習登降。時繕完。賊至。則授甲付兵。人各謹備。老幼供餉。婦女守室。如是。則民心素安。技藝素講。寇不能恐。吏不能侵。無倉卒之變。無顛亂之憂。民力不足。然後濟之以兵。此三代法制。雖萬世可行。不止利今日之民。

世守邊郡議

呂大鈞

中國之大戒。無急于邊防。自秦漢以來。禦戎之策。是非未能相遠。竊嘗求三代之法。宜于今日而推行之。乃知聖人封建之深意。不獨尚德。專治吾民而已。其禦邊之要。微妙深遠。固在術內。殆非衆人之智所可及已。蓋天下之勢。不得不。亦不得不。分而不一。則上無以制命。而爲下者肆。一而不分。則下無陳力。而爲上者勞。故古者分天下爲列國。統萬國于一王。使禮樂征伐。一出于天子。教治禁令。一委之諸侯。則是天子持威福之柄。優游于內。以專察國君之善惡。諸侯任功過之責。勤勞于外。以同體王室之休戚。如是則四方之警急。何以急天子之視聽哉。彼不任吾患者。吾得執而戮之。孰敢矣。吾所以待夷狄者。特招攜以禮。懷遠以德而已。在商之時。古公以皮幣犬馬珠玉事獯鬻。而商王不知。在周之時。晉國拜戎不暇。而周室不與。然則三代禦邊之略。蓋可知已。臣竊謂分割天下以爲列國。則未敢輕議。如使邊郡。略法古意。慎選仁勇之士。使得世守郡事。兵民措置。悉以委之。租調出入。一切不問。惟財用不足者。附以次邊支郡。以共其乏。其治以安靜不擾。敵人感服者爲上。富彊自守。彼不能犯者次之。戰勝攻取。無所退屈者。又次之。賞罰者增損其名位而已。甚者則升黜之。不使輕去其郡。若此則安危利害不離其身。勢不得不盡其力以從事。盡心以防患。所謂世守者。亦不得純如周制。父子相繼。必使選賢以自代。毋問親疎。天子加察焉。然後可之。遂使貳其郡事。以終舉者之身。然後命之。沒則祿其子孫以祀之。若有功德。則郡人世世祀之。仍爵其子孫。庶幾亦可以爲備邊之一術也。

選小臣宿衛議

呂大鈞

古者人主左右前後使令執事之小臣。乃所以朝夕起居出入。須臾不可離者也。其用之迹。雖主于給宿衛。備頤指。以共綴衣虎賁。執射執馭之職。其用之意。則亦使之獻可替否。拾遺補闕。以替疑丞保傅之事。主於給宿衛。備使令。則非恪勤謹重者。不可以當其任。使之獻可替否。拾遺補闕。則非開爽敏茂者。不足以充其位。此言猶未之盡。古之人君。不獨有師有友。又有受教於我者焉。故疾醫小藝者也。黃帝師奚伯。而教雷公。費國小邦也。惠公友顏般。而役長息。然則使令執事之小臣。雖在擇恪勤謹重。開爽敏茂之資。人主又當教誨養育。使臣成就其材。以補異時公卿大夫之闕。如此則朝廷常不乏材。而人主求之且不懈也。以漢唐之苟簡。其臣猶多出於宿衛供奉之官。豈非常在宮省。日侍帷幄。既已接聞廟堂之議。以廣其知識。間復親被德音。誨其所未至。則益知善惡向背之理。薰炙漸漬。久而不已。安有不化者哉。不徒其效如此。又可以自廣其聰明之德。記曰。教學相長也。又四教然後知困。彼既知向背。則必盡其心力。以承學于上。上之人既樂其自勉。亦必盡以教之。或因其善問。有以起吾志。或因其難進。有以勉吾業。傳曰。教不倦。仁也。又曰。有教無類。則不徒可以益吾之志業。又可以廣吾之德性也。記曰。善教者。知至學之難易。又知其美惡。則不徒廣吾之德性。又可以廣吾知人之明也。爲人君而乘政事之間。以教育執事之小臣。乃有志業德性。知人之益。豈小補哉。今朝廷雖有中書門下兩省官。以備侍從。又有翰林舍人院。及諸館閣之臣。以備顧問。非乏人也。充其選者。又皆美材敏行。非不賢也。既以待之。不爲綴衣虎賁射馭之冗。亦難復使從使令執事之賤。似宜略依漢制。郡國貢士。給宿衛之法。詔公卿牧守。如孔門四科之目。各使保任。三二人。不以仕與未仕限。年二十以上。三十以下。其人則分隸中書門下省。學士舍人院。及館閣諸司。

其職則參諸殿侍諸班之列。其祿秩則視三班使臣州縣掾屬而已。其間暇則各受學於其官長。退而以所學開諭其同列。仍不立遷擢廢置之格。其有功罪善惡一聽明主裁決而已。如此則素無行能者必不得舉。不安其分者必不願爲。自非朴茂有志之士不可得而與焉。試或行之。不過五七年。不徒得高才美行。可備器使。亦將資助盛德大業。必將日新而無窮。凡在位執事之小臣。亦當漸摩義理之益。相觀而善。可不務乎。

民議

呂大鈞

爲國之計。莫急於保民。保民之要在於存恤主戶。又招誘客戶。使之置田。以爲主戶。主戶苟衆。而邦本自固。今訪聞主戶之田少者。往往盡賣其田。以依有力之家。有力之家既利其田。又輕其力。而臣僕之。若此則主戶益耗。客戶日益多。客雖多而轉徙不定。終不爲官府之用。今欲將主戶之田少者。合衆戶共及二頃以上。方充一夫之役。其兼并之家人少而田多者。復計其田。每三頃。執一夫之役。主戶不足。以客戶足之。

皇族稱伯父叔父議

顏復

禮記大傳。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者。合族之時。族人不得以父兄之尊齒君之位。爲正尊卑之序而發也。儀禮。公子不得禰先君。謂別子之子。始以別子爲諸侯立廟而發也。二者無害。稱謂之厚。三代盛時。天子謂同姓諸侯曰伯父叔父。異姓諸侯曰伯舅叔舅。雖無定則。原此而論。不必于上下相接之際。皦皦區異遠近。以傷親親之意。唐德宗宣宗之世。有分從稱姓之令。亦緣其政苛刻寡恩。而然。國

朝祖宗敦睦九族。自有博大之制。遠符三代之風。若唐衰一時之令。不足稽攷。

議官

李清臣

原今之大敝。皆入仕之門雜而衆也。入仕之門雜而衆。故仕者日蕃。故有罷職而歸。幾及三歲。不得再調者。進未得祿。仕退失其田廬。故寒廉之人。身雖掛仕版。名雖榮聖世。而無資以繼其生。盼盼焉常不得其所。上急於父母。甘旨滯髓之養。下迫於妻孥。之饘粥。則節不篤者。或乘其間隙。賸乏之時。起而牟利。賈販江湖。干託郡邑。商筭盈縮。秤較毫釐。匿關市之征。逐舟車之動。以規什一之得。進則王官。退則爲市人。進則冕笏而治事。號爲民師。退則妄覬苟獲。不顧行義。故仕路汚辱。而廉恥之風大墜。朝廷患仕者之日蕃。無職以處之。且使罷者久不獲其所。故難棘其塗。以蹈藉來者。而有司苛爲之文。迂爲之格。張設難漏之密網。羅取非意之細罪。離合增廣其薦員。使其不得應條缺駁。遲其歲考。使其不得滿課。從是而仕者益難。故戰薄於得失。角逐於勢利。前者冒昧以進。後來競隘而夸馳。其輕僞佻淺之流。更相眇伺。迭相攻攘。相誅不操矛。相覆不設阱。而媮風熾。險濤作。恬讓靖默。真能實德之士。或羞與之偶。寧自卻於羈旅草野。而不入於其塗。有恥者上欲進之。而日益退。無恥者上欲退之。而日益進。徒歲爲一禁。時下一令。詳明深切。繩約而條責之。揭而示之。以義利之路。曰爾爲篤厚。無爲薄惡。如是將以復仁義革士風。臣竊以爲無益也。故臣謂天下之大敝。由仕者蕃。仕者蕃。由入仕之門雜而衆也。夫入仕之門。乃敝之原已。而議者不塞其原。徒止其流。不迹其本。欲救其末。不能清入仕之門。而束縛爬櫛。痛治其已仕者。入仕之時。如數兵徒。如積麻竹。不知名器之可惜。已仕之後。如障寇盜。如阬螟蝗。不知士心之愈離。臣愚以爲過矣。故願陛

下清入仕之門。入仕之門簡。則職有餘格。吏無冗員。而祿得以繼。污者反其廉。困者遂其節。爭者息其險。讓者策其高。仕路平夷。而風化易隆矣。

官制

畢仲游

國家承五季之後。典章制度。號令文采。雖未純于三代。蓋皆有三代之意。而髣髴焉。至於慎刑罰。息兵革。寬仁盡下。愛養元元。得天下之心。則有與三代比者。獨官名自宰相而下。至于百職執事。循用五季之舊。而不知改。天子臨朝歎息於上。而公卿大夫。咨嗟悼歎。發憤于下者。不知幾十年矣。及神宗皇帝。同人心。決大策。以階寄祿。而修復漢唐三省之制。宜其歎呼鼓舞。以慶朝廷之盛德。而行之五年。公卿大夫。猶有不懌於官制者。豈未改之前。嘗厭五代之無法。既改之後。復云漢唐之非是。則官名之所失。如何而可。蓋國朝雖循三省之舊。而二十四司之名。皆第之以待百官當選者。在省之官。及假他官以制之。如兵部爲樞密。吏部爲銓審。庫部金部爲三司。水部爲都水。刑部爲大理。名隸尙書。而事在他局者。不可以爲後世法。則先帝之改制。無可議者。而改制之中。有非漢唐之舊。而未合於今日之務。舊平章事。遷中書令。國朝以來。未有遷至中書人者。而令儀同三司一階。兼昔日宰相累遷之官。舊禮部尙書。遷戶部。工部。遷刑部。刑部。遷兵部。而今銀青光祿大夫一階。兼昔日尙書累遷之官。舊禮部侍郎。遷戶部。戶部。遷吏部。工部。侍郎。遷刑部。刑部。遷兵部。而今正議大夫一階。兼昔日侍郎累遷之官。卿寺亦然。昔之官品。難於進。今之階秩。易爲高。而又降七品爲八品。降五品爲六品。降三品爲四品。至其不可用也。則議請減蔭。反以舊品爲定。而章服之令。徒降五爲六。降三爲四。以遷就新品之失。而不知義理之所在。則所謂非漢唐之舊。而不

台今日之務者。可驗於此。然猶未有害也。舊尙書省不總天下之政。而中書門下合而爲一。則其治速。今尙書省總天下之政。而中書門下析而爲二。則其治緩。此理之固然者。至所謂畫黃錄符牒關刺。由上而下。復由下而上。近者浹旬。遠者累月。有夜半停印待報。而其務乃比於竹茹木屑之細。或者補衣貸食。未得其決。而事久失于期會。則非惟不合今日之務。而良有害。公卿大夫所以不懌於官制者。以此。亦在上之人損益之而已矣。蓋隋唐二十有九。而今寄祿階二十有五。如益其階。所與舊日之官品相對。無併三遷兩遷而爲一階。則階正矣。還舊日之品秩。凡議請減蔭服章之名。必合三五七九之數。無易前古之常。以就新品之失。則品正矣。事大而變。則由寺監而上臺省。或由臺省而下寺監。事速而小者。則許之專決。或專達。而不爲次第。上下之道久。則事正矣。階正。則朝廷尊。名器重。品正。則義理安。民志定。事正。則三省無滯務。而遠近之人皆不失于期會。修此三者。而官制立矣。豈以漢唐之官名不當復。而五代之季爲可循也。

宋文鑑卷第一百七

說

恠說上

石介

恠說下

石介

唐說

尹源

雜說

劉敞

進說

王安石

太極圖說

周敦頤

稼說送張琥

蘇軾

剛說

蘇軾

雜說

蘇軾

恠說上

石介

三才位焉。各有常道。反厥常道。則謂之恠矣。夫三光代明。四時代終。天之常道也。日月為薄蝕。五星為彗。李可恠也。夫五嶽安焉。四瀆流焉。地之常道也。山為之崩。川為之竭。可恠也。夫君南面。臣北面。君臣之道也。父坐子立。父子之道也。而臣抗於君。子敵於父。可恠也。夫中國聖人之常治也。四民之所常居也。衣冠

之所常聚也。而髡髮左衽。不士不農。不工不商。爲夷者半中國。可恠也。夫中國道德之所治也。禮樂之所施也。五常之所被也。而汗漫不經之教行焉。妖誕幻惑之說滿焉。可恠也。夫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庶人祭于寢。所以不忘孝也。而忘而祖廢而祭去。事夷狄之鬼。可恠也。夫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契能殖百穀。祀以爲稷。后土能平九州。祀以爲社。帝嚳堯舜禹湯文武有功烈於民者。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而老觀佛寺。徧滿天下。可恠也。人君見一日食一星縮一風雨不調順一草木不生。殖則能知其爲天地之恠也。乃避寢減膳徹樂。恐懼責己。修德以禳除焉。彼其滅君臣之道。絕父子之親。棄道德悖禮樂。裂五常。遷四民之常居。毀中國之衣冠。去祖宗而祀夷狄。汗漫不經之教行。妖誕幻惑之說滿。則反不知爲恠。旣不能禳除之。又崇奉焉。時人見一狐媚一鵲噪一梟鳴一雉入。則能知其爲人之恠也。乃啓咒祈祭以厭勝焉。彼其孫其子。其父其母。忘而宗祖去。而父母離。而常業裂。而常服習夷鬼。則反不知其恠。旣不能厭勝之。又尊奉焉。愈可恠也。甚矣中國之多恠也。人不爲恠者。幾少矣。噫。一日蝕一星縮。則天爲之不明。一山崩一川竭。則地爲之不寧。釋老之爲恠也。千有餘年矣。中國蠹壞。亦千有餘年矣。不知更千餘年。釋老之爲恠也。如何。中國之蠹壞也。如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不生。吁。

恠說下

石介

或曰。天下不謂之恠。子謂之恠。今有子不謂恠。而天下謂之恠。請爲子而言之。可乎。曰。奚其爲恠也。曰。昔楊翰林欲以文章爲宗於天下。憂天下未盡信己之道。於是盲天下人目。聾天下人耳。使天下人目盲。不

見有周公孔子孟軻楊雄文中子吏部之道。使天下人耳聾。不聞有周公孔子孟軻楊雄文中子吏部之道。俟周公孔子孟軻楊雄文中子吏部之道滅。乃發其盲。開其聾。使天下唯見己之道。唯聞己之道。莫知其佗。今天下有楊億之道四十年矣。今人欲反盲天下人目。聾天下人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見有楊億之道。使天下人耳聾。不聞有楊億之道。俟楊億之道滅。乃發其盲。開其聾。使目唯見周公孔子孟軻楊雄文中子吏部之道。耳唯聞周公孔子孟軻楊雄文中子吏部之道。周公孔子孟軻楊雄文中子吏部之道。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也。三才九疇五常之道也。反厥常。則爲恠矣。夫書則有堯舜典。皋陶益稷謨。禹貢。箕子之洪範。詩則有大小雅。周頌。商頌。春秋則有聖人之經。易則有文王之繇。周公之爻。夫子之十翼。今楊億窮妍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刊鏤聖人之經。破碎聖人之言。離析聖人之意。蠹傷聖人之道。使天下不爲書之典。謨禹貢。洪範。詩之雅頌。春秋之經。易之繇爻。十翼而爲楊億之窮妍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其爲恠大矣。是人欲去其恠。而就於無恠。今天下反謂之恠。而恠之。嗚呼。

唐說

尹源

世言唐所以亡。由諸侯之彊。此未極于理。夫弱唐者諸侯也。唐旣弱矣。而久不亡者。諸侯維之也。燕趙魏首亂。唐制專地而治。若古之建國。此諸侯之雄者。然皆恃唐爲輕重。何則。假王命以相制。則易而順。唐雖病之。亦不得而外焉。故民見順而聽命。則天下爲亂者不能遂其亂。河北不順而變。則姦雄或附而起。德宗世。朱泚李希烈始遂其僭。而終敗亡者。田悅叛于前。武俊順于後也。憲宗討蜀平夏。誅蔡夷鄆。兵連四方。而亂不生。卒成中興之功者。田氏秉命。王承宗歸國也。武宗將討劉稹之叛。先諭二鎮。絕其連衡之計。

而王誅以成。如是二百年。姦民逆堅。專國命者有之。夷將相者有之。而不敢窺神器。非力不足。畏諸侯之勢也。及廣明之後。關東無復唐有。方鎮相侵伐者。猶以王室爲名。及梁祖舉河南。劉仁恭輕戰而敗。羅氏內附。王鎔請盟于時。河北之事去矣。梁人一舉而代唐有國。諸侯莫能與之爭。其勢然也。向使以僖昭之弱。乘巢蔡之亂。而田承嗣守魏。王武俊朱滔據燕趙。彊相均地相屬。其勢宜莫敢先動。況非義舉乎。如此雖梁祖之暴。不過取霸于一方耳。安能彊禪天下。故唐之弱者。以河北之彊也。唐之亡者。以河北之弱也。或曰。諸侯強則分天子之勢。子何議之過乎。曰。秦隋之勢。無分于諸侯。而亡速于唐。何如哉。

雜說

劉敞

善治天下者。求之於其身而已矣。耳也者所以聽也。目也者所以眎也。口也者所以言也。心也者所以思也。手也者所以撝也。足也者所以走也。凡此數者相待而成。相須而生。廢之則病。缺之則喪。然而莫相易也。莫相德也。分定故也。聖人之治天下。能使百官萬物。如耳目心口手足之不可相易。亦不相德。濟之如一身。而天下安有不治哉。屠羊說者。楚之屠羊者也。當昭王之時。吳兵入郢。昭王奔走。屠羊說有功焉。王定而賞之。屠羊說曰。不可。王始失國。吾亦失屠羊。今王復國。吾亦復屠羊。吾職已足矣。又何賞乎。此其不相德也甚矣。所謂分定者。非名位有所極。人不敢問之者也。清濁中理。賢不肖中倫。人莫能問之者也。譬若足之不可爲手。耳之不可爲目也。故天子憂天下。諸侯憂其國。公卿大夫憂其家。所任大者憂亦大。所任小者憂亦小。非上獨逸而下獨苦也。古者以進爲役。以退爲休。勞力者安。勞心者憂。此其不以利私也已。故上下一體也。憂大者慮遠。憂小者慮短。故有天下者。其眎百歲猶旦暮也。有一國者。其眎一世猶

旦暮也。有一家者其眎一歲猶旦暮也。旦逸樂而暮憂患。人情所不爲。是故天子有百世之憂。諸侯有十世之憂。士庶人有終世之憂。

進說

王安石

古之時士之在下者無求于上。上之人日汲汲惟恐一士之失也。古者士之進有以德。有以才。有以言。有以曲藝。今徒不然。自茂才等而上之。至于明法。其進退之皆有法度。古之所謂德者才者無以爲也。古之所謂言者又未必應今之法度也。誠有豪傑不世出之士。不自進乎此。上之人弗舉也。誠進乎此而不應今之法度。有司弗取也。夫自進乎此。皆所謂枉己者也。孟子曰。未有枉己能正人者也。然而今之士不自進乎此者。未見也。豈皆不如古之士自重以有恥乎。古者井天下之地而授之氓。士之未命也。則授一廛而爲氓。其父母妻子裕如也。自家達國有塾。有庠。有學。觀游止處。師師友友。絃歌堯舜之道。自樂也。磨礱鑄切。沉浸灌養。行完而才備。則曰。上之人其舍我哉。上之人其亦莫之能舍也。今也地不井。國不學。黨不庠。遂不序。家不塾。士之未命也。則或無以裕。父母妻子無以處。行完而才備。上之人亦莫之舉也。士安得而不自進。嗚呼。使今之士不若古。非人則然。勢也。勢之異。聖賢之所以不得同也。孟子不見王公。而孔子爲季氏吏。夫不以勢乎哉。士之進退。不惟其德與才。而惟今之法度。而有司之好惡。未必今之法度也。是士之進不惟今之法度。而幾在有司之好惡耳。今之有司。非昔之有司也。後之有司。又非今日之有司也。有司之好惡豈常哉。是士之進退。果卒無所必而已矣。噫。以言取人。未免失也。取焉而又不得。其所謂言。是失之失也。況又重以有司之好惡。不可常哉。古之道。其卒不可見乎。士也有得已之勢。其得不已。

乎得已而不已。未見其爲有道也。楊叔明之兄弟。以父任皆京官。其勢非吾所謂無以處。無以裕。父母妻子。而有不得已焉者也。自枉而爲進士。而又枉於有司。而又若不釋然。二君固常自任以道。而且朋友我矣。懼其猶未寤也。爲進說與之。

太極圖說

周敦頤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而變化無窮焉。唯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而主靜。无欲故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稼說送張琥

蘇軾

曷常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斂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實。久藏而不腐。今五十口之家。而共百畝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鋤耨銍艾。相尋於其上者。如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斂之常不待其熟。此豈能復有美稼哉。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過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敢輕用。

以待其成者。閔閔焉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於剛。虛者養之以至於充。三十而後仕。五十而後爵。信於久屈之中。而用於至足之後。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於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早也。吾今雖欲自以爲不足。而衆且妄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子止于此矣。子歸過京師而問焉。有曰。轍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語之。

剛說

蘇軾

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又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所好夫剛者。非好其剛也。好其仁也。所惡夫佞者。非惡其佞也。惡其不仁也。吾平生多難。常以身試之。凡免我于厄者。皆平日可畏人也。擠我于險者。皆異時可喜人也。吾是以知剛者之必仁。佞者之必不仁也。建中靖國之初。吾歸自海南。見故人問存沒。追論平生所見。剛者或不幸死矣。若孫君介夫。諱立節者。真可謂剛者也。始吾弟子由爲條例司屬官。以議不合引去。王荊公謂君曰。吾條例司當得開敏如子者。君笑曰。公過矣。當求勝我者。若我輩人。則亦不肯爲條例司矣。公不答。徑起入戶。君亦趨出。君爲鎮江軍書記。吾時適守錢塘。往來常潤間。見君京口。方新法之初。監司皆新進少年。馭吏如束濕。不復以禮遇士大夫。而猶敬憚君曰。是抗丞相不肯爲條例司者。謝麟經制溪洞事宜。州守王奇與蠻戰死。君爲桂州節度判官。被旨鞠吏士有罪者。麟因收大小使臣十二人付君。并按且盡斬之。君持不可。麟以語侵君。君曰。獄當論情。吏當守法。逗撓不進。諸將罪也。旣伏其辜矣。餘人可盡戮乎。若必欲以非法斬人。則經制司自爲之。我何與焉。麟奏君抗拒。君亦奏麟侵獄事。刑部定如君

言十二人皆不死。或以遷官。吾以是益知剛者之必仁也。不仁而能以一言活十二人於必死乎。方孔子時。可謂多君子。而曰未見剛者。以明其難得如此。而世乃曰太剛則折。士患不剛耳。長養成就。猶恐不足。當憂其太剛。而懼之以折耶。折不折天也。非剛之罪。爲此論者。鄙夫患失者也。君平生可紀者甚多。獨書此二事。遺其子。勸勵明剛者之必仁。以信孔子之說。

雜說

蘇軾

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汨汨。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石山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雖吾亦不能知。鄒超雖爲桓溫腹心。以其父愔忠於王室。不知之。將死。出一箱付門生曰。本欲焚之。惡公年尊。必以相傷爲斃。我死後。公若大損眠食。可呈此箱。不爾便燒之。愔後果哀悼成疾。門生依指呈之。則悉與溫往反密計。愔大怒曰。小子死晚矣。更不復哭。若方回者。可謂忠臣矣。當與石碣比。然超謂之不孝可乎。使超知君子之孝。則不從溫矣。東坡先生曰。超小人之孝也。

梁史。劉凝之爲人認所著履。卽予之。此人後得所失履。送還。不肯復取。又沈麟士亦爲鄰人認所著履。麟士笑曰。是卿履耶。卽予之。鄰人得所失履。送還。麟士曰。非卿履邪。笑而受之。此雖小事。然處世當如麟士。不當如凝之也。

宋君奪民時以爲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其過也。子罕釋相而爲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三百。國人非之。管仲所爲三歸之臺。以掩桓公。此戰國策之言。蘇子曰。管仲仁人也。戰國策

之言庶幾是乎。然世未有以爲然者也。雖然，管仲之愛君亦陋矣。不諫其過，勿務分謗焉。或曰：管仲不可諫也。蘇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諫而不聽，則不用而已矣。故孔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桓溫之所成，殆過于劉越石，而區區慕之。昔英雄必自有以相伏，初不以成敗言耶。以此論之，光武之度，本不如元德。唐文□之英氣，未必過劉寄奴也。

人君不得與臣下爭善，同列爭善，猶以爲妬，可以君父而妬臣子乎。晉宋間，人主至與臣下爭作詩寫字，故鮑昭多累句，王僧虔用握筆以避禍。悲夫！一至于此哉。漢文言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乃不及，非獨無損于文帝，乃所以爲文帝之盛德也。而魏明乃不能堪，遂作漢文勝賈生之論，此非獨求勝其臣，乃與異代之臣爭善，惟無人君之度。正如妬婦，不獨禁忌其夫，乃妬他人之妾也。

漢仍秦法至重，高惠固非虛主，然習所見以爲常，不知其重也。至孝文始罷肉刑，與參夷之誅，景帝復孥戮晁錯，武帝罪戾有增無損，宣帝治尙嚴，因武之舊，至王嘉爲相，始輕減法律，遂至東京，因而不改。班固不記其事，事見梁統傳，固可謂踈略矣。嘉賢相也，輕刑又其盛德之事，可不記乎。統乃言高惠文帝以重法興，哀平以輕法衰，因上書乞增重法律，賴當時不從其議，此如人年少時，不節酒色而安，老後雖節而病見，此便謂酒可以延年可乎。統亦東京名臣，一出此言，遂獲罪于天，其子松竦皆以非命而死，冀卒滅族，嗚呼！悲夫！戒哉！踈而不漏，可不懼乎。

晉士浮虛無實用，然其間亦有不然者。如孟嘉平生無一事，然桓溫謂嘉曰：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馭卿。溫平生輕殷浩，豈妄許人者哉。乃知孟嘉若遇當作謝安，安不遇，不過如孟嘉。

眞宗時。或薦梅詢可用者。上曰。李沆嘗言其非君子。時沆之沒。蓋二十餘年矣。歐陽文忠公嘗問蘇子容曰。宰相沒二十年。能使人主追信其言。以何道。子容言。獨以無心故爾。軾因贊其語。且言陳執中俗吏爾。特至公。猶能取信主上。況如李公之才識。而濟之以無心耶。

脉之難明。古今所病也。至虛有盛候。太實有羸狀。差之毫釐。疑似之間。便有死生禍福之異。此古今所病也。疾不可不謁醫之明脉者。蓋天下一二騏驥。不時有。天下未嘗徒行。和扁不世出。病者終不徒死。亦因其長而護其短耳。士大夫多祕所患。求脉驗之靈否。使索病于冥漠之中。辨虛實冷熱于疑似之間。醫不幸而失。不肯自謂失也。則巧飾遂非。以全其名。至于不救。是固難治也。間有馴愿者。或用主人之言。亦須參以所見。兩存而雜治。以故藥不効。此世之通患而莫之悟也。吾平生求醫。必于平時默驗其工拙。至于有疾。必先盡告以所患。而後求診。使醫了然知患之所在。然後求之脉。虛實冷熱。先定於胸中。則脉之疑似不能亂也。故雖中醫治吾疾。常愈而已。豈以困醫爲事哉。

韓退之喜大顛。如喜澄觀文暢意耳。非信佛法也。而妄撰退之與大顛書。其詞凡鄙。退之家奴僕亦無此語。今一士人。又於其末妄題云。歐陽永叔謂此文非退之莫能作。此又誣永叔者。

永叔作醉翁亭記。其詞玩易。蓋戲云耳。不自謂奇特也。而妄庸者亦撰作永叔語云。平生爲文。此最得意。又云。吾不能作退之畫記。退之亦不能爲醉翁亭記。此大妄也。

宋文鑑卷第一百八

說

迂說

師說

葬說

史說

吊說

芻說

戒

治戒

福州五戒

行舟戒

毀戒

嫌戒

戒子孫

宋文鑑

卷第一百八

王令

王令

程頤

張舜民

呂大鈞

陳瓘

宋祁

蔡襄

江休復

王回

王回

邵雍

女戒

張載

迂說

王令

非禮之舉。非義之動。皆是也。以其非禮義而止者。蓋未之見也。以其非禮義而止之者。又未之見也。今有學聖人之道。而行聖人之義者。皆曰迂。以其迂而止之者。皆是也。以其迂而止者。又皆是也。何勇於爲彼。而惡乎適此也。止之者愛人耶。豈樂人之爲非禮義。而懼人之爲聖人也耶。

師說

王令

上古之書。旣已汨沒。其它治具。不可稽見。而五帝之學。求之傳說。間或見之。夏商之書。雖號殘缺。然學之名具存。周則大備。故其設施炳然彰白。若然帝王之於治。目它雖世有取舍。於學則未聞或廢也。豈非君師云者。兩立不可一缺耶。夫惟至治之世。其措民各有本。而次第之。以及其化。故地有井而自養。其業雖有士農工商之云。未嘗不力而食。因其資給。然後繩其游墮。澄其淫邪。勸其彊梗。其治略已定矣。然猶鄉遂有序序之教。家國有塾學之設。自世子以及卿大夫之子。皆入學。爲之師。以諭其道。爲之保。以詔其業。示之智仁聖義中和。使相充擴。孝友睦婣任恤。使相修飾。禮樂射御書數。使相開曉。故其左右之聞前後之觀。不仁義則禮樂。迨其淬磨漸浸之成。則入孝而出弟。尊尊而長長。然後取而置之民上。則君盡其所。以爲君。臣盡其所以爲臣。卒無一背戾者。其出於學而存於師也。道之衰微。迄於餘周。如擔石之將墜。其引綫未絕者。猶有一線髮。繼之。暴秦不扶而抑。遂至墮壞。漢興宜大更制。而財補縫之。故其俗無所防範。聽民所爲。卒於無所不至。然能郡縣創孔子祠。立五經博士。置弟子員。策賢良。求經術。以對當世得失。於

古雖未爲善。而其風俗遂號爲平。豈前世遺風餘化。漸漬深而未斬耶。抑民苦秦而效易見也。當此之時。士猶能相尊師。故終漢世。傳詩書禮易春秋而名家者。以百十計。晉魏而下。浸以沉涵。更數十氏。唯唐爲近古。大抵財追齊漢治。而未能遠過。嗚呼。何爲而止此也。夫天下之所以不治。患在不用儒。而唐漢以來。例嘗任儒矣。卒不甚治者。何也。有儒名。而不用儒術。而然爾。其弊在於學師不立。而立賢無方。聖人之道不講。不明。士無根源。而競放流。故不識所以治亂之本。而不知所以爲儒之任。又上取之不以實。而以言故也。夫人所以能自明而誠者。已非生知。則出於教導之明。而修習之至也。如其無師。則天下之士。雖有彊力向進之心。且何自明而誠也。夫天下之材力。訓導而懋勉之。且猶患其糝窳。故七十子親逢聖人而薰炙之。其聞與見不爲不至。猶且柴愚。參魯。師僻。由嘜。賜不受命而貨殖。冉求爲宰而賦粟倍。又況後聖人數千歲。其書殘缺訛蠹。又資才下於數子。而欲其自爲。而不立學與師。猶甚願穫而顧不耕也。如必待其自賢而取之。多見其希闊不可俟也。自周至唐。綿數千歲。其卓然取賢而自名。可以治寄者。孟軻抵韓愈纔三四人。是其力能提扶其道。而竟不知用者。所以歷年已遠。而人出甚少也。如其多。則或用之矣。苟患其少。無如廣師而立學。續其所不長。繼其所未高。使其所以救亂。然後名聞而實取之。則庶矣。天下之師絕久矣。今之名師者。徒使人組刺章句。希望科第而已。昔者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今賊人者皆是。是皆取戾於孔子者也。惡得爲人師。

葬說

程頤

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擁其根。而

枝葉茂。理固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一作草木一作之茂盛。乃其驗也。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甚者不以奉先爲計。而專以利後爲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慎。須使異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犁所及。一本所謂五患者溝渠。道路避村落遠井窰。五患旣慎。則又鑿地。必四五丈。遇石必更穿之。防水潤也。旣葬。則以松脂塗棺槨。石灰封墓門。此其大略也。若夫精畫。則又在審思慮矣。其各葬一作者。出不得已。後不可遷。就同葬一作矣。至於年祀寢遠。曾高不辨。亦在盡誠。各具棺槨葬之。不須假夢寐。善龜而決也。葬之穴。尊者居中。左昭右穆。而次後則或東或西。亦左右相對。而啓穴也。出母不合葬。亦不合祭。棄女還家。以殤穴葬之。

史說

張舜民

馬文淵有言。人貧當益堅。老當益壯。貧而堅者。雖市里小民尙有之。老而壯。雖士人未之見也。韓退之潮陽之行。齒髮衰矣。不若少時之志壯也。故以封禪之說迎憲宗。又曰。自今請改事陛下。觀此言傷哉。丈夫之操。始非不堅。誓於金石。凌於雪霜。旣而怵於死生。顧於妻孥。罕不回心低首。求免一時之難者。退之是也。退之非求富貴者也。畏死爾。故善爲國者如農圃然。初則養育其材。勿使之夭折。終則將就其美。勿使之摧折。君臣相成。同底于道。顧必使之至於盡歡竭忠之地。亦何有哉。唯樂天則不然。知其不可爲。而一舍之。危行而放其言。懷卷而同其塵。可謂晦而明。柔而立者也。故終其身而不辱。如劉夢得。柳子厚輩。舍文字語言之外。復何有哉。

劉蕢贊。史臣以蕢爲疏直。蕢於策中引襄公煞陽父。春秋罪漏言。而蕢既戒帝漏言。而身誦語于庭。又蕢不先以忠結上知。後爲謀之。若是殆非史家才識也。且蕢布衣也。出應詔。以何計先結主之知。而後言之哉。雖諫官御史。以在近列。儻先視人主之意。而方出言。是何人也。蕢輩造廷待問。有所及。不列之於廷。對何階而上達哉。唯其疏直。乃得敢言之士。儻使來者。皆三思後言之。朝廷何望哉。度斯人也。殆是惡直醜正之人。使惡直醜正之人。執史筆。以去取前人之事。則一代之人。若爲準的。蕢雖不第。同試如李邵輩。公言于朝。以爲己之不若。一時藩侯爭相辟置。如牛僧孺。令狐楚。不敢待以賓幙。皆以師禮資之。是何同時之人。其見重顧如此。數百年之後。獨不信於史臣之筆。亦可歎矣。

吊說

呂大鈞

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不謂死者可救而復生。謂生者或不救而死也。夫孝子之喪親。不能食者三日。其哭不絕聲。既病矣。杖而後起。問而後言。其惻怛之心。痛疾之意。不欲生。則思慮所及。雖其大事有不能周之者。而況於它哉。故親戚僚友鄉黨。聞之而往者。不徒吊哭而已。莫不爲之致力焉。始則致含。以周其急。朋友親戚。以進見。士喪禮。族三日。則共糜粥。以扶其羸。親始死。三日不舉火。隣里爲每奠。則執其禮。士之喪。朋友將葬。則助其事。儀志原壤。母死。孔子助沐椁。見檀弓。其從柩也。少者執紼。長者專進。止奠。主人也。四十者執紼。見雜記。孔子從老。助葬。於鄉黨。反。垣日食。其掩壙也。壯者盈坎。老者從。反哭。從主人也。四十者執紼。見雜記。孔子從老。助葬。於鄉黨。反。垣日食。其掩壙也。壯者盈坎。老者從。反哭。故曰。行而贈。不足。則賻焉。知生者。賻用車馬。所則止。羊並見。士喪禮。凡有事。則相焉。子游。環國。昭子之喪。孔子死。問位於子

禮弓強並見謂能救之矣。故適有喪者之詞。不曰願見。而曰。此雖國君之臨。亦曰寡君。承事他國之使者。曰寡

君使某毋敢視賓客。見少儀。禮弓。雜記三篇。主人見賓。不以尊卑貴賤。莫不拜之。明所以謝之。且自別於常主也。平日

相見或主人先拜。賓見主人。無有答某拜者。明所以助之。且自別於常賓也。見曲禮。自先王之禮壞。後世雖

傳其名數。而行之者。多失其義。喪主之待賓也。如常主。喪賓之見主人也。如常賓。如常賓。故止於弔哭。而

莫敢與其事。如常主。故舍其哀。而爲衣服飲食以奉之。其甚者。至於損奉終之禮。以謝賓之勤。廢吊哀之

儀。以寬主之費。由是則先王之禮意。其可以下而已乎。今欲行之者。雖未能盡得以禮。至於始喪則哭之。

有事則奠之。奠不必更自致。禮惟代主人之獻。爵是也。又能以力之所及。爲營喪具之未具者。以應其求。輟子弟僕隸之能幹

者。以助其役。易紙幣壺酒之奠。以爲禭。除供帳饋食之祭。以爲贈與。賻凡喪家之待已者。悉以他辭受焉。

必以他辭者。庶幾其可也。色異衆嫌。

芻說

陳瑾

武帝征伐之意。雖汲黯之言。在所不採。而主父偃以踈逖微賤。進言九事。乃以伐匈奴爲諫。引尉它章邯明秦之所以亡。嚴安亦曰靡敵國家。結怨匈奴。非所以子民而安邊也。夫偃安之所陳。與上異意。以秦法論之。是謂非上之建立。必誅無赦。武帝乃見而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夫言雖不用。而其人見收。則非特足以進天下之材。亦可以來天下之言。一語不當。從而廢之。則非特塞賢材之路。亦將鉗天下之口。武帝之異於始皇。其在斯乎。

晁錯爲國遠慮。身喪家覆。世哀其忠。然其學以申商刑名爲師。峭直刻深。不純乎道。論人主之所急。以臨

制臣下爲先。又曰：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于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然則聖主之務，所以尊顯而垂後者，果在於術數而已乎？唯其實不厚，而學非其師，故其論如此其荒唐也。

訪問於善，宜虛心而待之。主先入之言，懷決定之意，掠能問之美，無肯聽之實。如是而問者，君子之所不對也。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於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既而私於冉有曰：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於是乎三發而不對。孔子曰：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孔子豈固隱哉？爲其有決定之意，而無肯聽之實，則遂事不可以復諫，而空言適足以自咎。語默動靜，豈不度哉？

人主於聽納之際，尤當寬詳盡下，不當使進言之士，懷未畢之語。楚子革與王言如響，析父譏之。及其摩厲以須之，得間而諷焉，能使其饋不食，寢不寐，以思其言，使靈王有自克之仁，改過之勇，則子革之言豈小補哉？然方其言之如響，而其意有未盡，則謂之調諛可也。呂蒙正對太宗曰：君子小人之盛衰，繫之時運，讀其言者爲之驚駭。然至於論小人之害政，戒人主之不察，則言之發端固有所爲也。

君臣議論之際，言脫於口，而四方傳之，以警以勸，所以作天下之術，常在於此。堯舜三代，君臣相與之際，語言宣盡，何其坦然而無蔽隱也。蓋君欲舉事，興爲必謀乎下，而臣有嘉謀嘉猷，必告乎上。上有所未達，下有所未諭，亦必反覆論難，無失其和，以趣於正。是而後已。夫豈有不盡之情，未畢之語，而使利口諛言之士，可得而問之也哉？至唐之德宗，則不然。謀議之際，所詢乎下者，情有不盡，所告乎上者，語有未畢，疑貳之意，作而刻核之心，應固未嘗以本然之意告其大臣。豈不曰：所以密機事而固主權也。然而言脫於口，而盧杞無不知焉，惡君子之盡忠，而顯絕其言，甘小人之調邪，而陰授其柄。然則德宗之術，亦已疎矣。

戒

治戒

宋 祁

吾歿。稱家之有亡。以治喪。斂用濯澆之衣。鶴氅裘。紗帽。線履。三日棺。三月葬。謹無爲流俗陰陽拘忌也。棺用雜木。漆其四會。三塗卽止。使數十年。足以腊吾骸。朽衣巾而已。吾之焄然蒿然。皦皦有識者。還於造物。放之太虛。可腐敗者。合於黃壚。下付無窮。吾尙何患。掘冢深三丈。小爲冢室。劣取容棺。及明器。左置明水二盎。酒二缸。右置米麴二奩。朝服一稱。私服一稱。鞞履自副。左刻吾誌。右刻吾銘。卽掩壙。惟簡惟儉。無以金銅雜物置冢中。吾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不足垂後。爲吏在良二千石下。猶可容數人。無功于國。無惠于人。不可以請諡於有司。不可受贈典。又不宜求巨公作誌及碑。冢上植五株柏。墳高三尺。石翁仲。它獸不得用。蓋自標置者。非千載永安計爾。毋作道佛二家齋醮。此吾生平所志。若等不可違命作之。違命作之。是死吾也。是以吾爲遂無知也。葬之日。以繪布纏棺。四鬣引。毋作方相。俑人。陳列衣服器用。累吾之儉。吾平生語言無過人者。謹無妄編綴作集。使後世蚩詆吾也。吾侍上講勸。凡十七年。上頗記吾面目姓名。然身後不得丐恩澤。爲無厭事。若等兄弟十四人。惟二孺兒未仕。此以諉莒公。莒公在。若等爲不孤矣。若等兄弟雖有異母者。古人謂四海之內皆爲兄弟。況同父均氣乎。詩稱死喪之威。兄弟孔懷。不可不念也。兄弟之不懷。求合它人。人渠肯信哉。縱陽合之。彼應笑且憎也。若等視吾事莒公云何。莒公友吾云何。可以爲法矣。人不可以無學。至於奏議牋記。隨宜爲之。天分自有所稟。不可強也。要得數百卷書在胸中。則不爲人所輕誚矣。

觀今之俗爲父母者視己之子猶有厚薄。迨至娶婦多令異食。貧者困於日給。其勢不得不然。富者亦何爲之。蓋父母之心不能均於諸子。以至此。不可不戒。

人之子孝。本於養親以順其志。死生不違於禮。是孝誠之至也。觀今之俗。貧富之家。多於父母異財。兄弟分養。乃至纖悉無有不校。乃其亡也。破產賣宅以爲酒肴。設勞親知。施與浮圖。以求冥福。原其爲心不在於親。將以誇勝於人。是不知爲孝之本也。生則盡養。死不妄費。如此豈不善乎。

兄弟之愛出於天性。少小相從。其心歡欣。豈有間哉。迨因娶婦。或至臨財。憎惡一開。卽成怨隙。至有興訟。訟冒刑獄。至死而不息者。殊可哀也。蓋由聽婦言。貪財利。絕同胞之恩。友愛之情。遂及於此。

娶婦何謂欲以傳嗣。豈爲財也。觀今之俗。娶其妻。不顧門戶。直求資財。隨其貧富。未有婚姻之家。不爲怨怒。原其由。蓋婚禮之夕。廣糜費。已而校奩橐。朝索其一。暮索其二。夫虐其妻。求之不已。若不滿意。至有割男女之愛。輒相棄背。習俗日久。不以爲怪。此生民之大弊。人行最惡者也。

凡人情莫不欲富。至於農人商賈百工之家。莫不晝夜營度。以求其利。然農人兼并。商賈欺謾。大率刻剝貧民。罔昧神理。譬如百蟲聚居。強者食弱。曾不暫息。求而得之。廣爲施與。冀滅罪惡。其愚甚矣。今欲爲福。孰若減刻剝之心。以寬貧民。去欺謾之行。以畏神理。爲子孫之計。則亦久遠居鄉黨之間。則爲良善。其義至明。不可不志。

行舟戒

江休復

景祐丁丑歲夏六月浮汴而東將至驛名青陽者風甚不可行舟橫竹箭之中屢矣施者不能制其後櫂者無以翼其傍遽泊於上風多其紼纜以維之固其椽杙以繫之蕩動頓掣惴惴然慮飄於東岸責其人置舟危地對曰若據便地則乘流而止順風而過者有衝擊排蹙之患姑處此以避其銳焉於是斷者續之挺者楹之恐懼警戒卒以無患彼揚帆乘勢嚮我延頸而羨之者收溺不救摧撞相倚退而念曰今日之風我之患卒以全彼之利遂以傾利害不同而吉凶相詭時耶理耶或曰止者易爲工進者難爲巧彼知順風之可乘不知疾風之不可乘得勢者不戒臨危者能懼是以禍福殊焉因志之以爲行舟戒

毀戒

王回

傳毀者不可不戒也毀之來亦多原矣或以其迹疑或侮而爲疑或惡而加誣焉由小人者更身質之以斷信一傳焉則百千人斯傳之矣傳既廣而文致之益密其可信益牢此訊一人焉曰有之彼訊一人焉曰有之同異交執則何說而不若固有之也雖其所知者力不能救已若是則蒙垢陷污則終身無以自明焉夫所謂傳毀者惡惡而欲敗之云爾毀在君子則可不反而思耶察其所由辨其所以無使其漸而播也尙庶已乎傳曰流言止於智者謂其能禦其來也矧肯易而傳之耶

嫌疑

王回

禮謹於別嫌疑夫嫌疑者豈有其實然我以為嫌疑之謂也我以為嫌疑則人必有嫌疑之者然而世多忽焉而不戒者何也恃其情不至於是也情不至於是有人焉伺間躡其迹而議之則奚說而可辭與其亦受之而已矣夫人亦好多言矣完然者尙欲指其缺也況自投於嫌疑之地欲免得乎此君子所以貴

由禮也

戒子孫

邵雍

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後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不教而善，非聖而何？教而後善，非賢而何？教亦不善，非愚而何？是知善也者，吉之謂也。不善也者，凶之謂也。吉也者，目不觀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口不道非禮之言，足不踐非理之地，人非善不交，物非義不取，親賢如就芝蘭，避惡如畏蛇蝎，或曰：不謂之吉人，則吾不信也。凶也者，語言詭譎，動止陰險，好利飾非，貪淫樂禍，疾良善如讎隙，犯刑憲如飲食，小則殞身滅性，大則覆宗絕嗣，或曰：不謂之凶人，則吾不信也。傳有之曰：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汝等欲爲吉人乎？欲爲凶人乎？

女戒

張載

婦道之常，順惟厥正。婦正是曰天明。天之顯道是其帝命。命女使順嘉爾婉婉，克安爾親。往之爾家。呂氏汝家克施克勤。能行孝順爲勤爾順惟何，無違夫子。夫子無然皐皐。皐皐難與言也無然訛訛。訛訛難共事也彼是而違，爾焉作非。遠是非彼舊而革，爾焉作儀。改舊乃汝惟非惟儀，女生則戒。在毛詩王姬肅雍，酒食是議。周王之女亦然貽爾五物，以銘爾心。錫爾佩巾，墨子誨言。銅爾提匣，謹爾賓薦。賓客祭祀玉爾奩具，素爾藻絢。藻絢粧飾枕爾文竹，席爾吳筦。念爾書訓。因枕文思訓思爾退安。安爾退居之席彼實有室。男當有室爾勿從室。不得從而遜爾提提。遜謹退也爾生引逸。引長也

宋文鑑卷第一百九

制策

制科策

蘇軾

皇帝若曰。朕承祖宗之大統。先帝之休烈。深惟寡昧。未燭於理。志勤道遠。治不如進。夙興夜寐。于茲三紀。朕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尙多。和氣或愆。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徹。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皆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爲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爲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敎法寬濫。吏不知懼。纍纍者衆。愁歎者多。仍歲以來。災異數見。六月壬子。日食于朔。淫雨過節。燠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揅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古乎。京師諸夏之根本。則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古僭差不廣。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爲京師。政在擿姦。或曰。不撓獄市。推尋前世。探觀治迹。孝文尙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王政所由。形于詩道。周公豳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內史。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圖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

之義。富人彊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子大夫其悉意以陳。毋悼後害。

臣謹對曰。臣聞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有所不察。緩急之勢異也。方其無事也。雖齊桓之深信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手丁寧之間。將死深悲之言。而不能去其區區之三豎。及其有事且急也。雖唐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賤且踈。而一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疾。夫言之於無事之世者。足以有所改爲。而常患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世者。易以見信。而常患於不及改爲。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亂亡相尋。而世主之所以不悟也。今陛下處積安之時。乘不拔之勢。拱手垂裳。而天下嚮風。動容變色。而海內震恐。雖有一事之失常。一物之不獲。固未足以憂陛下也。所謂親策賢良之士者。以應故事而已。豈以臣言爲真。足以有感於陛下耶。雖然。君以名求之。臣以實應之。陛下爲是名也。臣敢不爲是實也。伏惟制策有念祖宗先帝大業之重。而自處於寡昧。以爲志勤道遠。治不加進。臣竊以爲陛下卽位以來。歲歷三紀。更於事變。審於情僞。不爲不熟矣。而治不加進。雖臣亦疑之。然以爲志勤道遠。則雖臣至愚。亦未敢以明詔爲然也。夫志有不勤。而道無或遠。陛下苟知勤矣。則天下之事。粲然無不畢舉。又安以訪臣爲哉。今也猶以道遠爲歎。則是陛下未知勤也。臣請言勤之說。夫天以日運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動。故無疾。器以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物也。久置而不用。則委靡廢放。日趨於弊而已矣。陛下深居法宮之中。其憂勤而不息邪。臣不得而知也。其宴安而無爲邪。臣不得而知也。然所以知道遠之歎。由陛下之不

勤者。臣竊見陛下以天下之大。欲輕賦稅。則財不足。欲威四夷。則兵不彊。欲興利除害。則無其人。欲敦世厲俗。則無其具。大臣不過遵用故事。小臣不過謹守簿書。上下相安。以苟歲月。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又竊聞之。自頃歲以來。大臣奏事。陛下無所詰問。直可之而已。臣始聞而大懼。以爲不信。及退而觀其效見。則臣亦不敢謂不信也。何則。人君之言與士庶不同。言脫於口。而四方傳之。捷於風雨。故太祖太宗之世。天下皆諷誦其言語。以爲聳勸之具。今陛下所震怒而賜譴者。何人也。合於聖意。誘而進之者。何人也。所謂朝夕論議。深言者。何人也。越次躡等。召而問訊之者。何人也。四者臣皆未之聞焉。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願陛下條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可用之人有幾。某事未治。某人未用。雞鳴而起。曰。吾今日爲某事。用某人。它日又曰。吾所爲某事。其事果濟矣乎。所用某人。其人果才矣乎。如是孜孜焉。不違於心。屏去聲色。放遠善柔。親近賢達。遠覽古今。凡此者。勤之實也。而道何遠乎。伏惟制策有夙興夜寐。于今三紀。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尙多。和氣或愆。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徹。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皆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爲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爲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敎法寬濫。吏不知懼。纍繫者衆。愁歎者多。凡此陛下之所憂。數十條者。臣皆能爲陛下歷數而備言之。然而未敢爲陛下道也。何者。陛下誠得御臣之術。而固執之。則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皆可以捐之大臣。而已不與。今陛下區區以嚮之數十條爲己憂者。則是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天下所謂賢者。陛下旣得而用之矣。方其未用也。常若有餘。而其旣用也。常若不足。是豈其才之有變乎。古之用人者。日夜提策之。武王用

太公其相與問答百餘萬言。今之六韜是也。桓公用管仲。其相與問答亦百餘萬言。今之管子是也。古之人君。其所以反覆窮究其臣者。若此。今陛下默默而聽其所爲。則夫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無時而舉矣。古之忠臣。其受任也。必先自度曰。吾能辦是矣乎。度能辦是也。則又曰。吾君能忘己而任我乎。能無以小人間我乎。度其能忘己而任我也。能無以小人間我也。然後受之。既已受之矣。則以身任天下之責而不辭。饗天下之利而不愧。今也內不度己。外不度君。而輕受之。受之而衆不與也。則引身而求去。陛下又爲美辭而遣之。加之重祿而慰之。夫引身而求退者。非果廉節而有讓也。是邀君以自固也。是自明其非我之欲留以逃謗也。是不能辦其事。而以其患遺後人也。陛下奈何聽之。臣故曰。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若夫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者。此實不至也。德之必有以著其德之之形。教之必有以顯其教之之狀。德之形。莫著於輕賦。教之之狀。莫顯於去殺。此二者。今皆未能焉。故曰。實不至也。夫以選舉之重。而不取才。行官吏之衆。而不行考課。農末之相傾。而平糴之法不立。貧富之相役。而占田之數無限。天下之闕政。則莫大乎此。而和氣安得不鑿乎。田野闕者。民之所以富足之道也。其所以亡聊。則吏政之過也。然臣聞天下之民。常偏聚而不均。吳蜀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荆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由此觀之。則田野亦未可謂盡闕也。夫以吳蜀荆襄之相形。而饑寒之民。終不能去狹而就寬者。世以爲懷土而重遷。非也。行者無以相羣。則不能行。居者無以相友。則不能居。若輩徙饑寒之民。則無有不聽矣。邊境已安。而兵不得徹者。有安之名。而無安之實也。臣欲小言之。則自以爲愧。大言之。則世俗以爲笑。臣請略言之。古之制北狄者。未始不通西域。今之所以不能通者。是夏人爲之障也。朝廷置靈武於度外。幾百年矣。議者以爲絕域。

異方。曾不敢近。而況於取之乎。然臣以爲事勢有不可不取者。不取靈武。則無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則契丹之疆未有艾也。然靈武之所以不可取者。非以數郡之能抗吾中國。吾中國自困而不能舉也。其所以自困而不能舉者。以不生不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塊然如巨人之病髓。非不枵然大矣。而手足不能以自舉。欲去是疾也。則莫若捐秦以委之。使秦人斷然如戰國之世。不待中國之援。而中國亦未始有秦者。有戰國之全利。而無戰國之患。則夏人舉矣。其便莫如稍徙緣邊之民。不能戰守者。於空閑之地。而以其地益募民爲屯田。屯田之兵稍益。則向之戍卒可以稍減。使數歲之後。緣邊之民盡爲耕戰之夫。然後數出兵以苦之。要使之厭戰。而不能支。則折而歸吾矣。如此而北狄始有可制之漸。中國始有息肩之所。不然將濟師之不暇。而又何徹乎。所謂利入已浚。而浮費彌廣者。臣竊以爲外有不得已之二虜。內有不得已而巳之後宮。後宮之費不下一敵國。金玉錦繡之工。日作而不息。朝成夕毀。務以相新。主帑之吏。日夜儲其精金良帛。而別異之。以待倉卒之命。其爲費豈可勝計哉。今不去此等。而欲廣求利之門。臣知所得之不如所喪也。軍冗而未練者。臣嘗論之曰。此將不足恃之過也。然以其不足恃之故。而擁之以多兵。不蒐去其無用。則多兵適所以爲敗也。官冗而未澄者。臣嘗論之曰。此審官吏部與職司無法之過也。夫審官吏部。是古者考績黜陟之所也。而特以日月爲斷。今縱未能復古。可略分其郡縣。不以遠近爲差。而以難易爲等。第其人之所堪。而別異之。才者常爲其難。而不才者常爲其易。及其當遷也。難者常速。而易者常久。然而爲此者。固有待也。吏部與外之職司。常相關通。而爲職司者。不惟舉有罪察有功而已。必使盡第其屬吏之所堪。以詔審官吏部。審官吏部。常從內等。其任使之難易。職司常從外第。其人之優劣。

才者常用。不才者常閑。則冗官可澄矣。庠序興而禮樂未具者。臣蓋以爲庠序者。禮樂旣興之所用。非所以興禮樂也。今禮樂鄙野而未完。則庠序不知所以爲教。又何以興禮樂乎。如此而求其可封責。其皆讓將以息訟而措刑者。是卻行而求前也。夫上之所嚮者。下之所趨也。而況從而賞之乎。上之所背者。下之所去也。而況從而罰之乎。今陛下責在位者不務教化。而治民者多拘文法。臣不知朝廷所以爲賞罰者何也。無乃或以教化得罪。而多以文法受賞歟。夫禁防未至於煩多。而民不知避者。吏以爲市也。鈇法不爲寬濫。而吏不知懼者。不論其能否。而論其久近也。纍繫者衆。愁歎者多。凡以此也。伏惟制策。有仍歲以來。災異數見。乃六月壬子。日食于朔。淫雨過節。燠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此豈非陛下厭聞諸儒牽合之論。而欲聞其自然之說乎。臣不敢復取洪範傳五行志以爲對。直以意推之。夫日食者。是陽氣不能履險也。何謂陽氣不能履險。臣聞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是爲對。直以意推之。夫日食者。是陽氣不能履險也。何謂陽氣不能履險。臣聞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是爲一交。交當朔則食。交者是行道之險者也。然而或食或不食。則陽氣有彊弱也。今有二人並行。而犯霧露。其疾者必其弱者也。其不疾者必其彊者也。道之險一也。而陽氣之彊弱異。故夫日之食。非食之日而後爲食。其虧也久矣。特遇險而見焉。陛下勿以其未食也爲無災。而其旣食而復也爲免咎。臣以爲未也。特出於險耳。夫淫雨大水者。是陽氣融液汗漫而不能收也。諸儒或以爲陰盛。臣謂得以理折之。夫陽動而外。其於人也。爲噓噓之氣。溫然而爲濕。陰動而內。其於人也。爲噏噏之氣。冷然而爲燥。以一人推天地。天地可見。故春夏者其一噓也。秋冬者其一噏也。夏則川澤洋溢。冬則水泉收縮。此燥濕之效也。是故陽氣汗漫融液而不能收。則常爲淫雨大水。猶人之噓而不能吸也。今陛下以至仁柔天下。兵驕而益厚。

其賜戎狄桀傲而益加其禮。蕩然與天下爲咻。响溫暖之政。萬事墮壞。而終無威刑以堅凝之。亦如人之噓而不能喻。此淫雨大水之所由作也。天地告戒之意。陰陽消伏之理。殆無以易此矣。而制策又有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揀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古乎。此陛下畏天恐懼求端之過。而流入於迂儒之說。此皆愚臣之所學於師。而不取者也。夫五行之相沴。本不至於六。六沴者起於諸儒。欲以六極分配五行。於是始以皇極附益而爲六。夫皇極者五事皆得。不極者五事皆失。非所以與五事並列。而別爲一者也是。故有眚而又有蒙。有極而無福。曰五福皆應。此亦自知其踈也。呂氏之時令。則柳宗元之論備矣。以爲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其可行者皆天事也。其不可行者皆人事也。若夫禁社伐鼓。本非有益於救災。特致其尊陽之意而已。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由此言之。則亦何必正陽之月。而後伐鼓揀變。如左氏之說乎。盛夏報囚。先儒固已論之。以爲仲尼誅齊優之月。固君子之所無疑也。伏惟制策有京師諸夏之表。則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此在陛下身率之耳。後宮有大練之飾。則天下以羅紈爲羞。大臣有脫粟之節。則四方以膏粱爲汙。雖無禁令。又何憂乎。伏惟制策有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爲京師。政在擿姦。或曰。不可撓獄市。此皆一偏之說。不可以不察也。夫見其一偏。而輒舉以爲說。則天下之說。不可以勝舉矣。自通人而言之。則曰。治內所以爲京師也。不撓獄市。所以爲擿姦也。如使不撓獄市。而害其爲擿姦。則夫曹參者是爲逋逃主也。伏惟制策有推尋前世。探觀治迹。孝文尙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臣竊以爲不然。孝文之所以爲得者。是儒術

略用也。其所以得而未盡者，是用儒之未純也。而所以爲失者，是用老也。何以言之？孝文得賈誼之說，然後待大臣有禮，御諸侯有術。而至于興禮樂，係單于，則曰未暇。故曰儒術略用而未純也。若夫用老之失，則有之矣。始以區區之仁，壞三代之肉刑，而易之以髡笞。髡笞不足懲中罪，則又從而殺之。用老之失，豈不過甚矣哉！且夫孝武亦不可謂用儒之主也。博延方士，而多興妖祠。大興宮室，而甘心遠略。此豈儒者教之？今夫有國者，徒知徇其名，而不考其實。見孝文之富殖，而以爲老子之功。見孝武之虛耗，而以爲儒者之罪。則過矣。此唐明皇之所以溺於宴安，徹去禁防，而爲天寶之亂也。伏惟制策有王政所由，形于詩道。周公、商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臣聞商詩言后稷、公劉，所以致王業之艱難者也。其後累世而至文王之時，則王業旣已大成矣。而其詩爲二南。二南之詩，猶列於國風。而至於商，獨何怪乎？昔季札觀周樂，以爲大雅曲而有直體，小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夫曲而有直體者，寬而不流也。思而不貳，怨而不言者，狹而不迫也。由此觀之，則大雅小雅之所以異者，取其辭之廣狹，非取其事之小大也。伏惟制策有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內史。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臣以爲宰相雖不親細務，至於錢穀兵師，固當制其虛贏利害。陳平所謂責之內史者，特以宰相不當治其簿書多少之數耳。昔唐之初，以郎官領度支，而職事以治。及兵興之後，始立使額，參佐旣衆，簿書益繁，百弊之源自此而始。其後裴延齡、皇甫鏞，皆以剝下媚上。至於希世用事，以宰相兼之。誠得防姦之要，而韋賢之議，特以其權過重歟。故李德裕以爲賤臣不當議令，臣常以爲有宰相之風矣。伏惟制策有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

禦之方。圖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此六者亦方今之所當論也。昔召穆公曰。民患輕。則多作重以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以行之。亦不廢重輕可改。而重不可廢。不幸而過。寧失於重。此制錢貨之本意也。命者。人君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秩者。民力之所供。取於府而有限。以無窮養有限。此虛實之相養也。水旱蓄積之備。則莫若復隋唐之義倉。邊陲守禦之方。則莫若依秦漢之更卒。周官有太府。天府。泉府。玉府。內府。外府。職內。職金。職幣。是謂九府。太公之所行以致富。古者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爲國均。則市不二價。四民常均。是謂五均。獻王之所致以爲法。皆所以均民而富國也。凡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大略如此。而於其末。復策之曰。富人彊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簿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此臣有以知陛下之聖意。以爲向之所以策臣者。各指其事。恐臣不得盡其辭。是以復舉其大體。而槩問焉。又恐其不能切至也。故又詔之曰。悉意以陳。而無悼後害。臣是以敢復進其猖狂之說。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陛下念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進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進。欲退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退。今者每進一人。則人相與誹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欲也。每退一人。則又相與誹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惡也。臣非敢以此爲舉信也。然而致此言者。則必有由矣。今無知之人。相與謗於道曰。聖人在上。而天下之所以不盡被其澤者。便嬖小人附於左右。而女謁盛於內也。爲此言者。固妄矣。然而天下或以爲信者何也。徒見諫官御史之言。屹屹乎難入。以爲必有間之者也。徒見蜀之美錦。越之奇器。不由方貢。而入於宮也。如此。而向之所謂急政要務者。陛下何暇行之。臣不勝憤懣。謹復列之於末。惟陛下寬其萬死。幸甚。幸甚。謹對。

